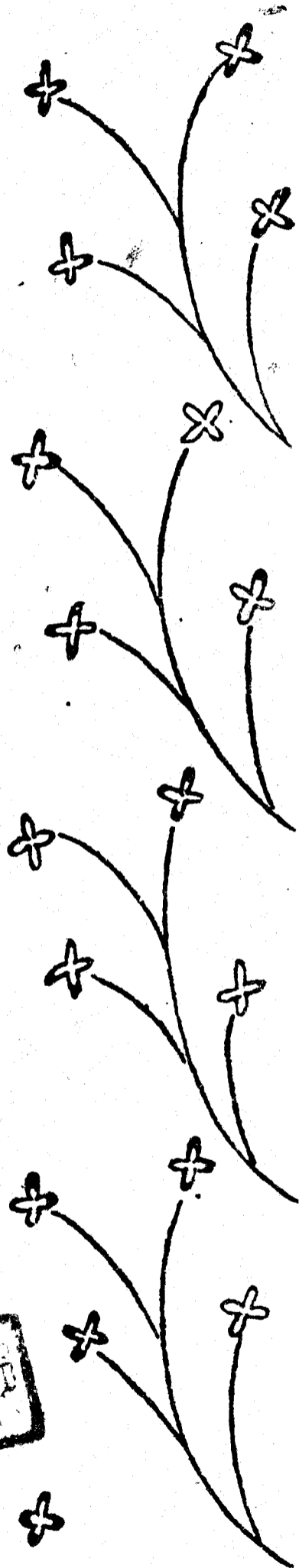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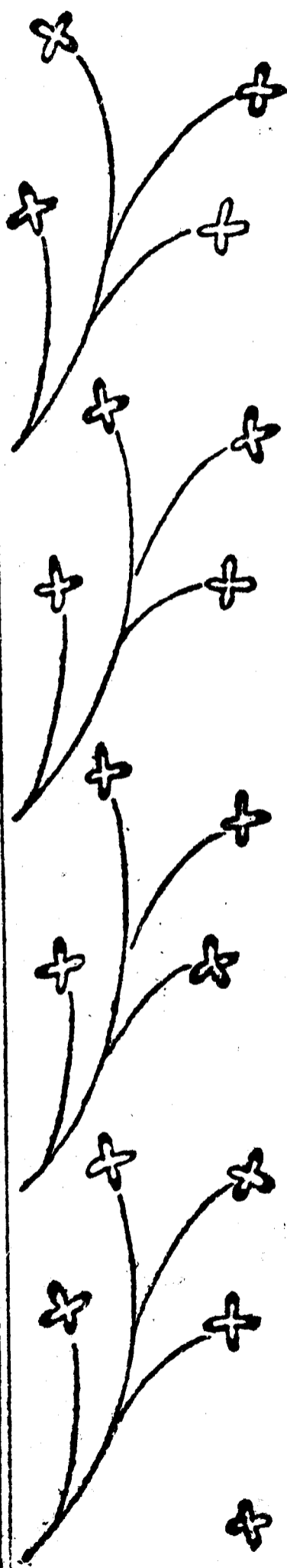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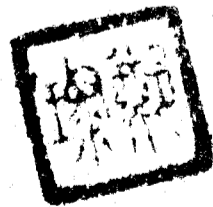


棋範日記文選

戴叔清編



題記

和其他的讀者一樣，日常讀書讀報，最足以引起自己注意的，是名作家的日記和書信；因為這是更易於使自己了解作家們的生活，思想，和行動，彷彿與作者們晤談於一室。

日記和書信，最易於表現一個人的思想和性格，發展的說，從有價值的日記和書信裏面，可以看到一代的社會生活的實際，社會變革的過程，以及學術思想的研究，不但包含了個人的史料，也具有着巨大的社會意義，日記和書信最頂點的作用是如此。

單就語體的日記說，十餘年來，收輯的就不下百種，而這些作者，都是過去與現在

在文壇上活躍的人物。現在，特先挑出七種，並精意的加以刪節，成一單行本，供給青年作家，大中學生，以及日記習作者們閱讀，使成爲最適宜的自修書，課外讀物。

希望：想探求日記作法門徑的青年們，能從這裏面獲得寫作的方法；已經從事日記寫作的，能因此使自己的技術向優秀方面發展；那想了解自己所欽仰的作家們的，能在這裏面把握得更深入的認識；研究社會史的人，也可以從裏面尋得若干的史料。

這是編者最主要的企圖。

編者 一九三一年十月

附記：爲着便於日記文的習作者起見，本書所收日記，全以月日標題的爲選輯對象；其他用隨筆書信體等等形式寫成的日記，未曾輯錄。

目次

題記……………編者「一」

*

遊山日記……………胡適「二」

馬上日記……………魯迅「一七」

訪日本新村記……………周作人「三七」

旅美日記……………冰心「五九」

新生活日記……………郭沫若「七五」

目次

模範日記文選

二

勞生日記……………郁達夫〔八三〕

東京紀遊……………張資平〔二〇九〕

日記……………田漢〔二六七〕

道上日記……………周全平〔一九三〕

不死日記……………沈從文〔二七〕

*

論日記文學……………編者〔二五五〕

遊
山
日
記

胡
適
作

空白页

四月三日的早晨，我走過沈崑三先生的門口，他見了我，便說，『適之，昨天晚上我同夢旦想來看你，我們想邀你逛廬山去。』我問何時去，崑三說，『明晚就行，船票都定好了，你去不去？』我問還有誰去。他說：『高夢旦，蔣作莊，你和我。』

我想，要我自動地去逛廬山，這是不容易做到的事。

我在北京九年，沒有遊過長城，我常常笑我自己。任叔永常說，『當趁我們腳力尚健時，多遊幾處山水。』我想起了叔永的話，便聯想到前十天我因脚上有一塊紅腫，竟有六天不能下樓。這雙腳從來沒有享過這樣清福，現在該讓他們鬆動鬆動了。

所以我便問崑三道，『我可以帶我的兒子去嗎？』他說，『帶他到船上再補票。明天晚上，太古碼頭，吳淞船上再見。』



十七，四，七。

船到九江，已一點一刻。

先到商務印書館，經理王少峯先生替我們招呼，僱人力車到汽車公司。九江表面情形同我兩年前所見沒有什麼不同；除了幾處青天白日旗之外，看不出什麼革命影響。路上見兩個剪了髮的女子，這是兩年前沒有的。

汽車到蓮花洞，即由汽車公司中人替我們僱藤轎上山，經過斗笠樹。踏水河，月弓塹，小天池等處，到牯嶺。踏水河以上，山路很陡峻，很不易行。小天池爲新闢地，幾年前志摩歆海都說此地很好，將來可以發展。我們今天不曾去看此地，但望見其一角而已。

到牯嶺住的是胡金芳旅館。主人胡君給我們計畫三天的遊玩路程如下：

八日（上午）御碑亭，仙人洞，大天池。

（下午）五老峯，三疊泉，海會寺。

九日由海會寺到白鹿洞，萬杉寺，秀峯寺，青玉峽，歸宗寺，溫泉。

十日由歸宗寺到觀音橋，金井，玉淵，棲賢寺，含鄱口，黃龍寺。

十七，四，八。

七點起程，因山志太繁，又借得陳雲章陳夏常合編的廬山指南作幫助。

到御碑亭。亭在白鹿昇仙台上，（此據舊志。今則另有一『白鹿昇仙台』，其實是捏造古跡也。）地勢高聳，可望見天池及西北諸山。亭內有碑，刻明太祖的周顛仙人傳全文。此文見廬山志二，頁三十六——四十一，敘周顛事最詳，說他在元末天下未亂時，到處說『告太平』，後來『深入匡廬，無知所之。』末又記赤腳僧代周顛及天眼尊者送藥治太祖的病事。此傳真是那位『流氓皇帝』欺騙世人的最下流的大文章。

御碑亭下爲佛手崖，更下爲仙人洞，有道士住在此，奉的是呂祖，神龕俗氣可厭。

由此往西，到天池寺，天池本在天池山頂，朱熹山北紀行所謂

天池寺在小峯絕頂，乃有小池，泉水不竭，（志二，頁七）

是也。今之天池寺似非舊址，寺中亦有池水；寺極簡陋；宋明諸人所游覽詠嘆的天池寺，今已不存片瓦。寺西有廬山老母亭，有鄉間小土地廟那麼大，時見鄉下人來跪拜。遙望山岡上有新起塔基，人說是舊日的天池塔，舊志說是韓侂胄建的，毀於洪楊之亂，僅存五級；去年唐生智最得意時，毀去舊塔，出資重建新塔，僅成塔基，而唐已下野了。朱和尚假借周顛的鬼話，裝點天池，遂使這一帶成爲鬼話中心。唐生智也想裝點天池，不幸鬼話未成立，而造塔的人已逃到海外。朱和尚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我們回到旅館吃午飯，飯後起程往遊山南。經過女兒城，大月山，恩德嶺等處，山路極崎嶇，山上新經野燒，無一草一木，使人厭倦。大月山以後，可望見五老峯之背，諸峯打成一片，形如大靈芝，又如大掌扇，聳向鄱陽湖的方面，遠望去使人生一種被壓

迫而向前傾倒的感覺。平常圖中所見五老峯皆其正面，氣象較平易，遠不如背景的雄渾逼人。

鄱陽湖也在望中，大孤山不很清楚，而鞋山一島很分明，望遠鏡中可見島上塔廟。湖水正淺，多淤地，氣象殊不偉大。

途中看三疊泉瀑布，源出大月山，在五老峯的背面。這時正當水少的時候，三疊泉並不見如何出色。這也許是因為我們在對山高處遠望，不能盡見此瀑布的好處，也許是因為我曾幾次看過尼格拉大瀑布(Niagara Falls)；但我看了此泉後，讀王世懋方以智諸人驚歎此瀑布的文字，終覺得他們的記載有點不實在，夢旦先生也說，此瀑大不如雁宕的瀑泉。

過山入南康境，樹木漸多，山花遍地，杜鵑尤盛開，景色絕異山北。將近海會寺時，萬松青青，微風已作松濤，松山五老峯崢嶸高矗，氣象渾穆偉大。一個下午的枯寂乾熱的心境，到此都掃盡了。

到海會寺過夜。

十七，四，九。

昨夜大雨，終夜聽見松濤聲與雨聲，初不能分別，聽久了才分得出有雨時的松濤與雨止時的松濤，聲勢皆很夠震動人心，使我終夜睡眠甚少。

早起雨已止了，我們就出發。從海會寺到白鹿洞的路上，樹木很多，雨後青翠可愛。滿山滿谷都是杜鵑花，有兩種顏色，紅的和輕紫的，後者更鮮豔可喜。去年過日本時，櫻花已過，正值杜鵑花盛開，顏色種類很多，但多在公園及私人家中見之，不如今日滿山滿谷的氣象更可愛。因作絕句記之：

長。松。鼓。吹。尋。常。事。最。喜。山。花。滿。眼。開。
嫩。紫。鮮。紅。都。可。愛。此。行。應。爲。杜。鵑。來。

到白鹿洞。書院舊址前清時用作江西高等農業學校，添有校舍，建築簡陋潦草，真不成個樣子。農校已遷去。現設習林事務所，附近大松樹都釘有木片，寫明保存古松第

幾號。此地建築雖極不堪，然洞外風景尚好。有小溪，淺水急流，錚淙可聽；溪名貫道溪，上有石橋，即貫道橋，皆朱子起的名字。橋上望見洞後諸松中一松有紫藤花直上到樹杪，藤花正盛開，豔麗可喜。

從白鹿洞到萬杉寺。古爲慶雲菴，爲『律』居，宋景德中有大超和尚手種杉樹萬株，天聖中賜名萬杉。後禪學盛行，遂成『禪寺』。

今所見杉樹，粗僅如瘦腕，皆近年種的。有幾株大樟樹，其一爲『五爪樟』大概有三四百年的生命了，指南說：『皆宋時物』，似無據。



從萬杉寺西行約二三里，到秀峯寺。寺中頽廢令人感嘆，然寺外風景絕佳，爲山南諸處的最好風景。寺址在鶴鳴峯下，其西爲龜背峯，又西爲黃石巖，又西爲雙劍峯，又西南爲香爐峯，都嶽奇可喜，鶴鳴與龜背之間有馬尾泉瀑布，雙劍之左有瀑布水；兩個瀑泉遙遙相對，平行齊下，下流入壑，匯合爲一水，迸出山峽中，遂成最著名的青玉峽。

奇。景。水。流。出。峽，入。於。龍。潭。崑三與祖望先到青玉峽，徘徊不肯去，叫人來催我們去看。我同夢旦到了那邊，也徘徊不肯離去。峽上石刻甚多。有米芾書『第一山』大字，今鈎摹作寺門題榜。



由秀峯往西約十二里，到歸宗寺。我們在此午餐，時已下午三點多鐘，饑的不得了。歸宗寺爲廬山大寺，也很衰落了。

我們吃了飯，往游溫泉。溫泉在柴桑橋附近，離歸宗寺約五六里，在一田溝裏，雨後溝水渾濁，微見有兩處起水泡，卽是溫泉。我們下手去試探，一處頗熱，一處稍減。向農家買得三個雞蛋，放在兩處，約七八分鐘，因天下雨了，取出雞蛋，內裏已溫而未熟。

此地離栗里不遠，但雨已來了，我們要趕回歸宗，不能去尋訪陶淵明的故里了。晚上在歸宗寺過夜。

十七，四，十。

從歸宗寺出發，往東行，再過香爐雙劍諸峯與馬尾瀑水諸瀑。天氣清明，與昨日陰雨中所見稍不同。

到觀音橋。此橋本名三峽橋，卽棲賢橋，觀音橋是俗名。橋建於宋祥符時。橋長約八十尺，跨高岩，臨深淵，建築甚堅壯。橋下卽宋人所謂『金井』，在橋下仰看橋身，始知其建築工程深合建築原理。橋石分七行，每行約二十餘石，每石兩頭刻作樁頭，互相銜接，漸灣作穹門，歷九百年不壞。崑三是學工程的，見此也很贊嘆。

金井是一深潭，上有急湍，至此穿石而下，成此深潭，形勢絕壯麗。

我們尋得小徑，走到上流，在石上久坐，方才離去。

由此更東北行，約二里，近棲賢寺，有『玉淵』，山勢較開朗，而奔湍穿石，怒濤飛沫，氣象不下于『金井』，石上有南宋詩人張孝祥石刻『玉淵』二大字。英國人 *Berkin* 對我說，十幾年前，有一隊英國遊人過此地，步行過澗石上，其一人臨流洗腳，餘人偶回

顧，忽不見此人，遍尋不得。大家猜爲失脚捲入潭中；有一人會泅水，下潭試探，也不復出來了。餘人走回牯嶺，取得撈尸繩具，復至此地，至次日兩尸撈得。此處急流直下，入潭成旋渦，故最善泅水的也無能爲力。現在潭上築有很長的石欄，即是防此種意外的事的。

金井與玉淵皆是山南的奇景，氣象不下于青玉峽。由玉淵稍往西，便是棲賢寺，也很衰落了。但寺僧招呼很敏捷，山南諸寺，招待以此處爲最好。我們在此午飯。

飯後啓行回牯嶺。過含鄱嶺，很陡峻，我同祖望都下轎步行。嶺上有石級，頗似徽州各嶺。共長八千四百七十英尺。陳氏指南說有三千五百餘級，長二萬五千二百二十一日。我們不曾考訂兩說的得失。

嶺上有息肩亭，再上爲歡喜亭，石上刻有『歡喜亭』三字，又小字『顧貞觀書』，大概是清初常州詞人顧貞觀。由此更上，到含鄱口，爲此嶺最高點，即南北山分水之嶺。此地有張伯烈建的屋。含鄱嶺上可望漢陽峯。鄱陽湖則被白雲遮了。

過含鄱口下山，經俄租界，到黃龍寺。黃龍寺也是破廟，我們不願在廟裏坐，出門看寺外的三株大樹，其一爲金果樹，葉似白果樹，據 *Born* 說，果較白果小的多，不可食。其二爲柳杉；相傳爲西域來的『寶樹』，真是山村和尚眼裏的寶呵！我們試量其一株，周圍共十八英尺。過大樹爲黃龍潭，是一處陰涼的溪瀨。我坐石上洗脚，水寒冷使人戰慄。

從此回牯嶺，仍住胡金芳旅社。三日之遊遂完了。牯嶺此時還不到時候，故我們此時不去遊覽只好留待將來。

我們本想明天下山時繞道去遊慧遠的東林寺，但因怕船到在上午，故決計直下山到九江，東西二林留待將來了。



『遊山日記』原名是『廬山遊記』，是胡適已發表的一部僅有的日記，收在『胡適文存』三集內，另有單行本，全文約二萬言。胡適，他是一個考據學者，在一切方面都反映了他的考據學者的精神，對於這部日記也是如此。

。他在遊覽之中，對於一寺一塔都在敘述景物本身而外，加以歷史的考證。爲着一個塔，在這裏面，他就寫了四千餘言的考證。因爲想便於初學者，編者把考據的部分全刪去了。這一部分的材料是佔了全文的五之一，所以，這裏只留下四千言。但雖然經過了刪節，大體的看來，依然是一篇很完整的日記體的遊記文字。

而在這整然的一篇遊記文字之中，也包含了許多優秀的小品，祇要讀者善於裁取，隨時都可發見。

如四月九日的這一則：

「昨夜大雨，終夜聽見松濤聲與雨聲，初不能分別，聽久了才分得出有雨時的松濤與雨止時的松濤，聲勢很能够震動人心，使我終夜睡眠甚少。

早起雨已止了，我們就出發。從海會寺到白鹿洞的路上，樹木很多，雨後青翠可愛。滿山滿谷都是杜鵑花，有兩種顏色，紅的和輕紫的，後者更鮮豔可喜。去年過日本時，櫻花已過，正值杜鵑花盛開，顏色種類很多，但多在公園及私人家中見之，不如今日滿山滿谷的氣象更可愛。因作絕句記之：

長松鼓吹尋常事，最喜山花滿眼開。

嫩紫鮮紅都可愛，此行應爲杜鵑來。

到白鹿洞。附近大松樹都釘有木片，寫明保存古松第幾號。此地建築雖極不堪，然洞外風景尙好。有小溪，淺水急流，鏗淙可聽；溪名貫道溪，上有石橋，即貫道橋，皆朱子起的名字。橋上望見洞後諸松中一松有紫藤花直上到樹杪，藤花正盛開，豔麗可喜。」

這就是一篇很優秀的小品文，寫景寫情，均到好處。作者除遊記外，所作讀書日記（用隸筆體寫成的）甚多，可作讀書日記範本，收在『胡適文存』內，讀者可以參讀。他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人物，白話文學的提倡者，文字極老鍊樸實，流暢可讀。生平著作極多，主要的有『胡適文存』三集，十二冊，『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戴東原的哲學』等書，安徽績溪人。

馬 上 日 記

魯 迅 作

豫序

在日記還未寫上一字之前，先做序文，謂之豫序。

我本來每天寫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大約天地間寫着這樣日記的人們很不少。假使寫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後便也會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為他寫的時候不像做『內感篇』，『外冒篇』似的須擺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來。我想，這是日記的正宗嫡派。

我的日記却不是那樣。寫的是信札往來，銀錢收付，無所謂面目，更無所謂真假。

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來。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元，覆D信。一行滿了，然而還有事，因為紙張也頗可惜，便將後來的事寫入前一天的空白中。總而言之：是不很可靠的。但我以為B來是在二月一，或者二月二，其實不甚有關係，即使不寫也無妨；而實際上，不寫的時候也常有。我的目的，只在記上誰有來信，以便答覆，或者何時答覆過，尤其是學校的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幾成幾了，零零星星，總是記不清楚，必須有一筆帳，以便檢查，庶幾乎兩不含胡，我也知道自己多少債放在外面，萬一將來收清之後，要成爲怎樣的一個小富翁。此外呢，什麼野心也沒有了。

吾鄉的李慈銘先生，是就以日記爲著述的，上自朝章，中至學問，下迄相罵，都記錄在那裏面。果然，現在已有人將那手迹用石印印出了，每部五十元，在這樣的年頭，不必說學生，就是先生也無從買起，那日記上就記着，當他每裝成一函的時候，早就有人借來借去的傳鈔了，正不必老遠的等待「身後」。這雖然不像日記的正脈，但若有志在立言，意存褒貶，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却不妨模仿着試試。什麼做了一點白話，便說

是要在一百年後發表的書裏面的一篇，真是其蠢臭爲不可及也。

我這回的日記，却不是那樣的「有厚望焉」的，也不是原先的很簡單的，現在還沒有，想要寫起來。四五天以前看見半農，說是要編『世界日報』的副刊去，你得寄一點稿。那自然是可以的嘍。然而稿子呢？這可着實爲難。看副刊的大抵是學生，都是過來人，做過什麼「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論」或「人心不古議」的，一定知道做文章是怎樣的味道。有人說我是「文學家」，其實並不是的，不要相信他們的話，那證據，就是我也最怕做文章。

然而既然答應了，總得想點法。想來想去，覺得感想倒偶爾也有一點的，平時接着一懶，便擱下，忘掉了。如果馬上寫出，恐怕倒也是雜感一類的東西。於是乎我就決計：一想到，就馬上寫下來，馬上寄出去，算作我的畫到簿。因爲這是開首就準備給第三者看的，所以恐怕也未必很有真面目，至少，不利於己的事，現在總還要藏起來。願讀者先明白這一點。

如果寫不出，或者不能寫了，馬上就收場。所以這日記要有多麼長，現在一點不知道。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記於東壁下。



六月二十六日

晴。

上午，得霽野從他家鄉寄來的信，話並不多，說家裏有病人，別的一切人也都在毫無防備的將被疾病襲擊的恐怖中；末尾還有幾句感慨。

午後，織芬從河南來，談了幾句，恩恩忙忙地就走了，放下兩個包，說這是「方糖」，送你喫的，怕不見得好。織芬這一回有點發胖，又這麼忙，又穿着方馬褂，我恐怕他將要做官了。

打開包來看時，何嘗是「方」的，却是圓圓的小薄片，黃棕色。喫起來又涼又細膩，

確是好東西。但我不明白織芬爲什麼叫牠「方糖」？但這也就可以作爲他將要做官的一證。

景宋說這是河南一處什麼地方的名產，是用柿霜做成的；性涼，如果嘴角上生些小瘡之類，用這一搽，便會好。怪不得有這麼細膩，原來是憑了造化的妙手，用柿皮來濾過的。可惜到他說明的時候，我已經喫了一大半了。連忙將所餘的收起，豫備將來嘴角上生瘡的時候，好用這來搽。

夜間，又將藏着的柿霜糖喫了一大半，因爲我忽而又以爲嘴角上生瘡的時候究竟不很多，還不如現在趁新鮮喫一點，不料一喫就又喫了一大半了。

★

★

★

★

六月二十八日

晴，大風。

上午出門，主意是在買藥，看見滿街掛着五色國旗；軍警林立。走到豐盛胡同中段

，被軍警驅入一條小胡同中。少頃，看見大路上黃塵滾滾，一輛摩托車馳過；少頃，又是一輛；少頃，又是一輛；又是一輛；又是一輛……車中人看不分明，但見金邊帽。車邊上掛着兵，有的背着紫紅綢的板刀；小胡同中人都肅然有敬畏之意。又少頃，摩托車沒有了，我們漸漸溜出，軍警也不作聲。

溜到西單牌樓大街，也是滿街掛着五色國旗，軍警林立。一羣破衣孩子，各各拿着一把小紙片，叫道：歡迎吳玉帥號外呀！一個來叫我買，我沒有買。

將近宣武門口，一個黃色制服，汗流滿面的漢子從外面走進來，忽而大聲道：草你媽！許多人都對他看，但他走過去了，許多也就不看了。走進宣武門城洞下，又是一個破衣孩子拿着一把小紙片，但却默默地將一張塞給我，接來一看，是石印的李國恆先生的傳單，內中大意，是說他的多年痔瘡，已蒙一個國手叫作什麼先生的醫好了。

到了目的地的藥房時，外面正有一羣人圍着看兩個人的口角；一柄淺藍色的舊洋傘正擋住藥房門。我推那洋傘時，斤量很不輕；終於傘底下回過一個頭來，問我「幹什麼

？」我答說進去買藥。他不作聲，又回頭去看口角去了，洋傘的位置依舊。我只好下了十二分的決心，猛力衝鋒；一衝，可就衝進去了。

藥房裏只有帳桌上坐着一個外國人，其餘的店夥都是年青的同胞，服飾乾淨漂亮。不知怎地，我忽而覺得十年以後，他們便都要變為高等華人，而自己却現在就有下等人之感。於是乎恭恭敬敬地將藥方和瓶子捧呈給一位分開頭髮的同胞。

「八毛五分。」他接了，一面走，一面說。

「喂！」我實在耐不住，下等脾氣又發作了。藥價八毛，瓶子錢照例五分，我是知道的。現在自己帶了瓶子，怎麼還要付五分錢呢？這一個「喂」字的功用就和國罵的「他媽的」相同，其中含有這麼多的意義。

「八毛！」他也立刻懂得，將五分錢讓去，真是「從善如流」，有正人君子的風度。

我付了八毛錢，等候一會，藥就拿出來了。我想，對付這一種同胞，有時是不宜於太客氣的。於是打開瓶塞，當面嘗了一嘗。

「沒有錯的。」他很聰明，知道我不信任他。

「唔。」我點頭表示贊成。其實是，還是不對，我的味覺不至於很麻木，這回覺得太酸了一點了，他連量杯也懶得用，那稀鹽酸分明已經過量。然而這於我倒毫無妨礙的，我可以每回少喝些，或者對上水，多喝牠幾回。所以說「唔」；「唔」者，介乎兩可之間，莫明其真意之所在之答話也。

「回見回見！」我取了瓶子，走着說。

「回見。不喝水麼？」

「不喝了。回見。」

我們究竟是禮教之邦的國民，歸根結蒂，還是禮讓。讓出了玻璃門之後，在大毒日頭底下的塵土中攢行，行到東長安街左近，又是軍警林立。我正想橫穿過去，一個巡警伸手攔住道：不成！我說只要走十幾步，到對面就好了。他的回答仍然是：不成！那結果，是從別的道路繞。

繞到L君的寓所前，便打門，打出一個小使來，說L君出去了，須得午飯時候纔回家。我說，也快到這個時候了，我在這裏等一等罷。他說：不成！你貴姓呀？這使我很狼狽，路既這麼遠，走路又這麼難，白走一遭，實在有些可惜。我想了十秒鐘，便從衣袋裏挖出一張名片來，叫他進去稟告太太，說有這麼一個人，要在這裏等一等，可以不約有半刻鐘，他出來了，結果是：也不成！先生要三點鐘纔回來哩，你三點鐘再來罷。

又想了十秒鐘，只好決計去訪C君，仍在大毒日頭底下的塵土中攢行，這回總算一路無阻，到了。打門一問，來開門的答道：去看一看可在家。我想：這一次是大有希望了。果然，即刻領我進客廳，C君也跑出來，我首先就要求他請我喫午飯。於是請我喫麵包，還有葡萄酒；主人自己却喫麵。那結果是一盤麵包被我喫得精光，雖然另有奶油，可是四碟菜也所餘無幾了。

喫飽了就講閒話，直到五點鐘。

客廳外是很大的一塊空地，種着許多樹。一株蘋果樹下常有孩子們徘徊；C君說，那是在等候蘋果落下來的。因為有定律：誰拾得就歸誰所有。我很笑孩子們耐心，肯做這樣的迂遠事。然而奇怪，到我辭別出去時，我看見三個孩子手裏已經各有一個蘋果了。

回家看日報，上面說：「……吳在長辛店留宿一宵。除上述原因外，尚有一事，係吳由保定啓程後，張其鏗曾爲吳卜一課。謂二十八日入京大利，必可平定西北。二十七日入京欠佳。吳頗以爲然。此亦吳氏遲一日入京之由來也。」因此又想起我今天「不成」了大半天，運氣殊屬欠佳，不如也卜一課，以覘晚上的休咎罷。但我不明卜法，又無筮龜，實在無從措手。後來發明了一種新法，就是隨便拉過一本書來，閉了眼睛，翻開，用手指指下去，然後張開眼，看指着的两句，就算是卜辭。

用的是『陶淵明集』，如法泡製，那兩句是：「寄意一言外，茲契誰能別。」詳了一會，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七月六日

晴。

午後，到前門外去買藥。配好之後，付過錢，就站在櫃臺前喝了一回份。其理由有三：一，已經停了一天了，應該早喝；二，嘗嘗味道，是否不錯的；三，天氣太熱，實在有點口渴了。

不料有一個買客却看得奇怪起來。我不解這有什麼可以奇怪的；然而他竟奇怪起來了，悄悄地向店伙道：

「那是戒煙藥水罷？」

「不是的！」店伙替我維持名譽。

「這是戒大煙的罷？」他于是直接地問我了。

我覺得倘不將這藥認作「戒煙藥水」，他大概是死不瞑目的。人生幾何，何必固執，

我便似點非點的將頭一動，同時請出我那「介乎兩可之間」的好回答來：

「唔唔……。」

這既不傷店伙的好意，又可以聊慰他熱烈的期望，該是一帖妙藥。果然，從此萬籟無聲，天下太平，我在安靜中塞好瓶塞，走到街上了。

到中央公園，徑向約定的一個僻靜處所，壽山已先到，略一休息，便開手對譯「小約翰」。這是一本好書，然而得來却是偶然的事。大約二十年前，我在日本東京的舊書店頭買到幾十本舊的德文文學雜誌，內中有着這書的介紹和作者的評傳，因為那時剛譯成德文。覺得有趣，便託丸善書店去買來了；想譯，沒有這力。後來也常常想到，但總為別的事情岔開；直到去年，纔決計在暑假中將牠譯好，並且登出廣告去，而不料那一暑假過得比別的時候還艱難。今年又記得起來，翻檢一過，疑難之處很不少，還是沒有這力。問壽山可肯同譯，他答應了，於是開手；並且約定，必須在這暑假期中譯完。

晚上回家，喫了一點飯，就坐在院子裏乘涼。田媽告訴我，今天下午，斜對門的誰

家的婆婆和兒媳大吵了一通嘴。據她看來，婆婆自然有些錯，但究竟是兒媳婦太不合道理了。問我的意思，以為何如。我先就沒有聽清吵嘴的是誰家，也不知道是怎樣地兩個婆媳，更沒有聽到她們的來言去語，明白她們的舊恨新讐。現在要我加以裁判，委實有點不敢自信，況且我又向來並不是批評家。我于是只得說：這事我無從斷定。

但是這句話的結果很壞。在昏暗中，雖然看不見臉色，耳朵中却聽到：一切聲音都寂然了。靜，沈悶的靜；後來還有人站起，走開。

我也無聊地慢慢地站起，走進自己的屋子裏，點了燈，躺在牀上看晚報：看了幾行，又無聊起來了，便碰到東壁下去寫日記。

院子裏又漸漸地有了談笑聲，讕論聲。

今天的運氣似乎很不佳：路人冤我喝「戒煙藥水」，田媽說我……。她怎麼說，我不知道。但願從明天起，不再這樣。



七月七日

晴。

每日的陰晴，實在寫得自己也有些不耐煩了，從此想不寫。好在北京的天氣，大概是晴的時候多；如果是梅雨期內，那就上午晴，午後陰，下午大雨一陣，聽到泥牆倒塌聲。不寫也罷，又好在我這日記，將來決不會有氣象學家拿去做參考資料的。

上午訪素園，談談閒天，他說俄國有名的文學者畢力涅克(Poris Pilinick)上月已經到過北京，現在是走了。

我單知道他會到日本，却不知道他也到中國來。

這兩年中，就我所聽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學家來到中國的有四個。第一個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爾即「竺震旦」，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塌胡塗，終於莫名其妙而去；後來病倒在意大利，還電召震旦「詩哲」前往，然而也不知道「後事如何」。現在聽說又有人要將甘地扛到中國來了，這堅苦卓絕的偉人，只在印度能生，在英國治下的

印度能活的偉人，又要在震旦印下他偉大的足迹。但當他精光的腳還未踏着華土時，恐怕烏雲已在出岫了。

其次是西班牙的伊本納茲 (Blanco IVanus) 中國倒也早有人介紹過；但他當歐戰時，是高唱人類愛和世界主義的，從今年全國教育聯合會的議案看來，他實在很不適宜於中國，當然誰也不理他，因為我們的教育家要提倡民族主義了。

還有兩個都是俄國人。一個是斯吉泰烈支 (Skitslag)，一個就是畢力涅克。兩個都是假名字。斯吉泰烈支是流亡在外的。畢力涅克却是蘇聯的作家，但據他自傳，從革命的第一年起，就為着買麵包粉忙了一年多。以後，便做小說，還吸過魚油，這種生活，在中國大概便是整日叫窮的文學家也未必夢想到。

他的名字，任國楨君輯譯的『蘇俄的文藝論戰』裏是出現過的，作品的譯本却一點也沒有。日本有一本『伊凡和馬理』(Ivan dr Maria)，格式很特別，單是這一點，在中國的眼睛——中庸的眼睛——裏就看不慣。文法有些歐化，有些人尚且如同眼睛裏著了玻璃

粉，何況體式更奇於歐化。悄悄地自來自去，實在要算是造化的。

還有，在中國，姓名僅僅一見於『蘇俄的文藝論戰』裏的里培進司基(U. Libetinsky)日本却也有他的小說譯出了，名曰『一週間』。他們的介紹之速而且多實在可駭。我們的武人以他們的武人爲祖師，我們的文人却毫不學他們文人的榜樣，這就可預卜中國將來一定比日本太平。

但據『伊凡和馬理』的譯者尾瀨敬止氏說，則作者的意思，是以爲「蘋果的花，在舊院落中也開放，大地存在間，總是開放」的。那麼，他還是不免於念舊。然而他眼見，身歷了革命了，知道這裏面有破壞，有流血，有矛盾，但也並非無創造，所以他決沒有絕望之心。這正是革命時代的活着的人的心。詩人勃洛克(Alexander Blok)也如此。他們自然是蘇聯的詩人，但若用了純馬克斯流的眼光來批評，當然也還是很有可議的處所。不過我覺得託羅茲基(Trotsky)的文藝批評，倒還不至於如此森嚴。

可惜我還沒有看過他們最新的作者的作品『一週間』。

革命時代總要有許多文藝家萎黃，有許多文藝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衝進去，乃仍被吞沒，或者受傷，被吞沒的消滅了；受傷的生活着，開拓着自己的生活，唱着苦痛和愉悅之歌。待到這些逝去了，於是現出一個較新的新時代，產出更新的文藝來。

中國自民元革命以來，所謂文藝家，沒有萎黃的，也沒有受傷的，自然更沒有消滅，也沒有苦痛和愉悅之歌。這就是因為沒有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也就是因為沒有革命。

七月八日



上午，往伊東醫士寓去補牙，等在客廳裏，有些無聊。四壁只掛着一幅織出的畫和兩副對，一副是江朝宗的，一副是王芝祥的。署名之下，各有兩顆印，一顆是姓名，一顆是頭銜；江的是「迪威將軍」，王的是「佛門弟子」。

午後，密斯高來，適值毫無點心，只得將寶藏着的搽嘴角生瘡有效的柿霜糖裝在碟

子裏拿出去，我時常有點心，有客來便請他喫點心；最初是「密斯」和「密斯得」一視同仁，但密斯得有時委實利害，往往喫得很徹底，一個不留，我自己倒反有「向隅」之感。如果想喫，又須出去買來。於是很有戒心了，只得改變方針，有萬不得已時，則以落花生代之。這一著很有效，總是喫得不多，既然喫不多，我便開始敦勸了，有時竟勸得怕喫落花生如織芳之流，至於因此逡巡逃走，從去年夏天發明了這一種花生政策以後，至今還在繼續厲行。但密斯們却不在此限，她們的胃似乎比他們要小五分之四，或者消化力要弱到十分之八，很小的一個點心，也大抵要留下一半，倘是一片糖，就剩下一角。拿出來陳列片時，喫去一點，於我的損失是極微的，「何必改作」？

密斯高是很少來的客人，有點難於執行花生政策。恰巧又沒有別的點心，只好獻出柿霜糖去了。這是遠道攜來的名糖，當然可以見得鄭重。

我想，這糖不大普通，應該先說明來源和功用。但是，密斯高却已經一目了然了。她說：這是出在河南汜水縣的，用柿霜做成。顏色最好是深黃，倘是淡黃，那便不是純

柿霜。這很涼，如果嘴角這些地方生瘡的時候，便含着，使牠漸漸從嘴角流出，瘡就好了。

她比我耳食所得的知道得更清楚，我只好不作聲，而且這時纔記起他是河南人。請河南人喫幾片柿霜糖，正如請我喝一小杯黃酒一樣，真可謂「其愚不可及也」。

菱白的心裏有黑點的，我們那裏稱爲灰菱，雖是鄉下人也不願意喫，北京却用在大酒店席上。捲心白菜在北京論斤車地賣，一到南邊。便根上繫着繩，倒掛在水果鋪子的門前了，買時論兩，或者半株，用處是放在闊氣的火鍋中，或者給魚翅墊底。但假如有誰在北京特地請我吃灰菱，或北京人到南邊時請他喫煮白菜，則即使不至於稱爲「笨伯」，也未免有些乖張罷。

但密斯高居然喫了一片，也許是聊以敷衍主人的面子的。到晚上我空口坐着，想：這應該請河南以外的別省人喫的，一面想，一面喫，不料這樣就喫完了。

凡物總是以稀爲貴，假如在歐美留學，畢業論文最好是講李太白，楊朱，張三；研

究蕭伯訥，威爾士就不大妥當，何況但丁之類。『但丁傳』的作者跋忒萊爾(A. J. Butler)就說關於但丁的文獻實在看不完。待到回了中國，可就可以講講蕭伯訥，威爾士，甚而至於莎士比亞了。何年何月自己曾在曼殊斐兒墓前痛哭，何月何日何時曾在何處和法蘭斯點頭，他還拍着自己的肩頭說道：你將來要有些像我的！至於『四書五經』之類，在本地似乎究以少談爲是。雖然夾些『流言』在內，也未必便於『學理和事實』有妨。



魯迅所作日記，發表在他的已刊行的著作中的，有『馬上日記』，及『馬上支日記』二種。前者曾發表於北京『世界日報』附刊，後者則是發表在『語絲』上，後收入『華蓋集』續編內。全文佔五十四面，兩萬餘言。現節出九千言。除日記外，並有『豫序』一篇。氏所作日記，和他的很多的雜感的作風類似，大都是諷刺的，旁敲側擊的，從日常的生活現象之中，抒寫出他自己對於現實社會生活的憤慨，僅就所節出的看去，他就是從政治當局一直諷刺到徐志摩詩哲，頭髮梳得光光的藥鋪店夥。在這兒，展開了他的性格。他隨時隨地的用着批判的精神，寫了他自己的日記。他，浙江人，現代中國的主要作家，著有『吶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書。

訪日本新村記

周作人作

今年四月中，我因自己的事，渡到日本，當初本想順路一看日向(Hiogo)的新村(Atarashiki Mura)但匆促之間竟不曾去。在東京只住了十幾天，便回北京，連極便當的上野(Deno)，尚且沒有到，不必說費事的遠處了。七月中又作第二次的『東游』，纔挪出半個月工夫，在新村本部住了四日，又訪了幾處支部，不但實見一切情形，並且略得體驗正當的人的生活的幸福，實是我平生極大的喜悅，所以寫這一篇記，當作記念。

七月二日

從北京趁早車出發，下午到塘沽，趁郵船會社的小汽船，上了大汽船，於六時出帆

。四日大霧，在朝鮮海面停了一天，因此六日早上纔到門司(Moji)便乘火車往吉松(Yoshimatsu)當日從基隆來的汽船也正到港，所以火車非常雜沓，行李房的門口，有幾個肥大波羅蜜，在衆人脚下亂滾，也不知誰掉的；這一個印象，已很可見當日情形了，從門司至吉松，約二百英里，大半是山林，風景非常美妙，八代(Yatsuhiro)至人吉(Hito-yoshi)，這三十英里間，真是『千峯競秀，萬壑爭流，』白石(Shiroishi)與一勝地(Isshochi)兩處，尤其佳勝，火車沿著溪流，團團迴轉，左右兩邊車窗，交互受着日光，又不知經過若干隧道，令人將窗戶開閉不迭。下望谷間，茅舍點點，幾個半裸體的小兒，看火車過去，指手畫腳的亂叫。明知道生活的實際上，一定十分辛苦，但對此景色，總不免引起一種因襲的感情的詩思，彷彿離開塵俗了，據實說在別一義上，他們的生活，或真比我們更真實更幸福，也未可知。但這話又與盧梭所說的自然生活，略有不同；我所羨慕的便在良心的平安，這是我們營非生產的生活的人所不能得的。過人吉十二英里到嶽矢(Yadake)，據地圖指示，是海拔四十尺，再走十英里，便到吉松，已是七時半，暫寓

驛前的田中旅館，這旅館雖然簡陋，却還舒服；到屋後洗過浴，去了髮上粒粒的煤煙，頓覺通身輕快，將連日行旅的困倦也都忘了。

吉松是鹿兒島(Kigoshima)縣下的一個小站，在重山之中，極其僻靜；因為鹿兒島線與宮崎(Miyazaki)線兩路在此換車，所以上下的人，也頗不少。但市面很小，我想買一件現成浴衣，問過幾家，都說沒有，而且也沒有專門布店，只在稍大雜貨店頭放着幾匹布類罷了。鹿兒島方言原極難懂，在火車或旅館裏，雖然通用東京語，本地人却仍用方言；向商店買物，須用心問過一兩遍，纔能明白他說有或沒有，或多少錢，雜貨店的女人見顧客用東京話，却不很懂伊的語言，便如鄉下人遇見城裏人一般，頗有忸怩之色；其實這是錯的，只要有一種國語通用，以便交通，此外方言也各有特具的美，儘可聽他自由發展，形式的統一主義，已成過去的迷夢，現在更無議論的價值了，將來因時勢的需要，可以在國語上更加一種人類通用的世界語，此外種種國語方言，都任其自然，纔是正當辦法；而且不僅言語如此，許多事情也應該如此的。

七日。

早晨忽晴忽雨，頗不能決定行止，但昨日在博多（*Hakata*）驛已經發電通知新村，約了日期，所以很難耽擱，便於九時半離吉松，下午二時到福島町（*Fukushima-machi*）計七十八英里，從此地買票乘公共馬車往高鍋（*Takanabe*）計程日本三里餘，合中國約二十里，足足走了兩時間。到此已是日向國，屬宮崎縣，在九州東南部，一面臨海，一面是山林，馬車在這中間，沿着縣道前進。我到這未知的土地，却如曾經認識一般，發生一種愉悅的感情。因為我們都是『地之子』，所以無論何處，只要是平和美麗的土地，便都有些認識。到了高鍋，天又下雨了，我站在馬車行門口的棚下，正想換車往高城（*Takejo*），忽見一個勞動服裝的人近前問道：『你可是北京來的周君麼？』我答說：『是』他便說：『我是新村的兄弟們差來接你的』，旁邊一個做衣少年，也前來握手說：『我是橫井』，這就是橫井國三郎（*K. Yokoi*）君，那一個是齋藤德三郎（*T. Saito*）君，我自從進了日向已經很興奮，此時更覺感動欣喜，不知怎麼說纔好，似乎平日夢想的世界，已經

到來，這兩人便是首先來通告的。現在雖然仍在舊世界居住，但即此部分的奇蹟。已能夠使我信念更加堅固，相信將來必有全體成功的一日。我們常感着同胞之愛，却多未感到同類之愛；這同類之愛的理論，在我雖也常常想到，至於經驗，却是初次。新村的空氣中，便只充滿這愛，所以令人融醉，幾於忘返，這真可謂不奇的奇蹟了。

齋藤橫井兩君同我在高鍋僱了一輛馬車，向高城出發，將橫井君所乘的腳踏車，縛在馬車右邊。原來在博多發出的至急電報，經過二十四時間纔到村裏，大家急忙出來；橫井君先乘腳踏車到福島町驛時，火車早到，馬車也出發了，於是重回高鍋恰好遇着。

我們的車去高鍋不遠，又見武者小路實篤(S. Mushakoji)先生同松本長十郎(O. Matsumoto)福永友治(T. Fukunaga)兩君來接，便同坐了馬車，直到高城，計程二里餘，(約中國十二三里)先在深水旅館暫息。這旅館主人深水桑一(K. Fukumidzu)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人，本業薪炭，兼營旅宿；當時新村的人在日向尋求土地，曾在此耽擱月餘，他聽這計畫，很表同情，所以對於新村往來的人，都懷厚意，極肯招待。我們閒談一會，

吃過飯，橫井君到屋後的大溪裏去捕魚，一總捕到十尾鱮魚一匹蝦，非常高興，便將木條編成的涼帽除下，當作魚籠，用繩紮了口。六時半一齊出發，各擎燈籠一盞，因為高城至新村所在的石河內 (Ishikawuchi) 村，計程三里，(中國十八里強) 須盤過一座嶺，平常總費三時間，到村時不免暗了。雨後的山路，經馬蹄踐踏，已有幾處極難行走，幸而上山的路不甚險峻，六個人談笑着，也還不覺困難；只是雨又下了，草帽邊上點點的滴水來，洋服大半濡溼，如松本君的單小衫更早濕透了。八時頃盤過山頂，天色也漸漸昏黑，在路旁一家小店裏暫息，喝了幾杯汽水與泉水，點起蠟燭，重復上路。可是燈籠被雨打溼，紙都酥化了，齋藤君的燭盤，中途脫落，武者先生的竹絲與紙分離，不能提了，只好用兩手棒著走，我的當初還好，後來也是如此。其先大家還笑說，這許多燈籠很像提燈行列；現在却只剩一半，連照路都不夠了。下山的路，本有一條遠繞的坦道，因為時候已遲，決計從小路走。這路既甚峻急，許多處又非道路，只是山水流過的地方加以雨後，愈加犖確難行，脚又已疲乏，連跌帶走，竭力前進，終於先後相失。前面的

一隊，有時站住，高聲叫喊，招呼我們。山下「村」裏的人，望見火光，聽到呼聲，也大聲叫道○，這些聲音的主人，我當時無一認識，但聞山上山下的呼聲，很使我增加勇氣，能自支持。將到山脚，「村」裏的人多在暗中來迎，匆促中不辨是誰，只記得拏傘來的是武者小路房子(Fusako)夫人，給我披上外套的似是川島傳吉(D. Kawashima)君罷了。到石河內時，已經九時半，便住武者先生家中；借了衣服，換去溼衣，在樓上聚談。這屋本是武者先生夫婦和養女喜久子(Kikuko)松本君和春子(Haruko)夫人，杉本千枝子(Sugimoto Chieko)君五人同住。當時從「村」裏來會的，還有荻原中(W. Hagiwara)弓野征矢太(S. Kiuno)松本和郎(K. Matsumoto)諸君。大家喝茶閒話，吃小饅頭和我從北京帶去的葡萄乾，轉瞬已是十二時，纔各散去。這一日身體很疲勞，精神卻極舒服，所以睡得非常安穩，一覺醒來，問壁田家的婦女，已都戴上圓笠，將要出坂工作去了。

八日

上午，只在樓上借 Van Gogh 和 Cézanne 的畫集看；午飯後，同武者先生往「村」裏

去。出門向左走去，又右折，循著田塍一直到河邊。這河名叫小丸川(Komarugawa)，曲曲折折的流着，水勢頗急，有幾處水石相搏，變成很險的灘。新村所在，本是舊城的遺址，所以本地人就稱作城(ト)；彷彿一個半島，川水如蹄鐵形，三面圍住，只有中間一帶水流稍緩，可以過渡。河面不過四五丈寬，然而很深，水色青黑，用竹篙點去，不能到底，過河循山腳上去，便是中城村的住屋就在此，右手是馬廐豬圈，左手下面遠有一所住屋，尙未竣工。我們先在屋裏暫坐，遇見的人，除前日見過的以外，又有佐後屋(Sagoya)十郎(Doh)次郎(Tsuji)辰田(Kawada)宮下昌子(Miyashiat Machiko)今西京子(Imanishi Keiko)諸君。這屋本是近村田家的舊草舍，買來改造的，總共十張席大的三間，作為公共住室，別有廚房與圖書館兩間；女人因新築未成，都暫住在馬廐的樓上，這屋的前面，有一條新造大路，直到水邊，以便洗濯淘汲。再向右走，是一片沙灘，有名的Podin岩便在這里，水淺時徒涉可到，現在却浸在水中，宛然一隻蝦蟆，真可稱天然的雕刻。從屋後拾級而上，到了上城，都是旱田，種些豆麥玉蜀黍茄子甘薯之類；右

手有一座舊茅蓬，是齋藤君住宿兼用功的所在。看過一遍，復回石河內翻閱 Goya 的畫，有關於那頗命時法西戰爭和鬪牛的兩卷，很是驚心動魄，對於人的運命，不禁引起種種感想，失了心的平和。晚間川島荻原諸君又從村裏來，在樓上閒談，至十二時散去。

新村的土地，總共約八千五百坪，（中國四十五畝地餘）；住在村裏的人，這時共十九人，別有幾人，因為省親或養病，暫時出去了。畜牧一面，有母馬一匹，山羊三頭，豬兩隻，狗兩隻，一叫 Michi，一叫 Bebi。（babyz）是一種牛犬；此外還有家雞數種。那狗都很可愛，第二次見我，已經熟識，一齊撲來，將我的浴衣弄得都是泥汗了。就是那兩隻豬，也很知人意，見人近前，即從柵間拱出嘴來討食吃，我們雖然還未能斷絕肉食，但看了他，也就不忍殺他吃他的肉了。現在村中的出產，只有雞卵，却仍然不夠供給，須向石河內田家添買；當初每個一錢五釐，後來逐漸漲價，已到四錢，這一半固然是物價增加的影響，但大半也因為本地人的誤解，以為他們是有錢人，聊以種田當作娛樂，不妨多賺幾文的。此地風俗本好，不必說新村便是石河內村，已經『夜不閉戶』，甚

可稱歎；只有因襲的偏見，却終不能免，更無怪那些官吏和批評家了。石河的區長也有幾分田地在下城新村，想要收買，區長說非照時價加倍不可，其實他錢也夠多了，何必更斤斤較量，無非借此刁難罷了。耶穌說富人。要。進。天。國。比。駱。駝。鑽。過。針。孔。還。難。這。話。確。有。道。理。可。惜。他。們。依。然。沒。有。悟。

新村的農作物，雖然略有出產，還不夠自用，只能作副食物的補助。預計再過三五年，土地更加擴充，農事也更有經驗，可以希望自活，成爲獨立的生活；這幾年中，却須仗外邊的寄贈，纔能支持。每人每月米麥費六圓（約中國銀三元半），副食物一圓，零用一圓，加上一切別的雜費，全部預算每月銀二百五十圓，這項經常費，有各地新村支部的寄贈金，大略出入可以相抵；至於土地建築農具等臨時費，便須待特捐及武者先生著作的收入等款項了。我在村時，聽說武者先生的我孫子（ADINO）新築住屋，將要賣去，雖然也覺可惜，但這款項能有更好的用途，也沒有什麼遺憾，新村本部更在日向（詳細地名是日向國兒湯郡木城局區內），其餘東京大阪京都以至福岡北海道各地，都有支

部，協力爲新村謀發達。會員分兩種，凡願入村協力工作，依本會精神而生活者，爲第一種會員；真心贊成本會精神，而因事情未能實行此種生活者，爲第二種會員。第一種會員的義務權利，一律平等，共同勞動；平時衣食住及病時醫藥等費，均由公共負擔。第二種會員除爲會務盡力之外，應每月捐金五十錢以上，『以懺除自己的生活不正當的惡』。這是現行會則的大要。照目下情形看來，這第一新村經濟上勉強可以支持，世間的同情也頗不少；可是千百年來的舊制度舊思想，深入人心，一時改不過來，所以一般的冷淡與誤解也未能免，但我深信那新村的精神決無錯誤，即使萬一失敗，其過並不在這理想的不充實，卻在人間理性的不成熟。『要求的事，總是要來』，不過豫備不同，結果也就大異。新村的人，要將從來非用暴力不能做到的事；用平和方法得來，在一般人看來。似乎未免太如意了，可是他們的苦心也正在此；中國人生活的不正當，或者也只是同別國彷彿；未必更甚；但看社會情形與歷史事跡，危險極大；暴力絕對不可利用，所以我對於新村運動，爲中國的一部分人類計，更是全心贊成。

九日

上午，橫井君來訪，并將自作的詩『自然』及『小兒』二章見贈。他的話多很對，但以中國爲最自然最自在的國，却未免過譽。午前同武者先生松本君等渡河至中城，剛有熊本(Kumamoto)的第五高等學校學生五人來訪新村，便同吃了飯。飯是純麥，初喫倒也甘美；副食物是味噌(Miso)一種豆製的醬，煮昆布一碗，煮豆一碟。食畢，大家都去做事，各隨自己的力量，並無一定限制，但沒有人肯偷懶不做的。新村的生活，一面是極自由，一面却又極嚴格。村人的言動作息，都自負責任，並無規程條律，只要與別人無礙，便可一切自由；但良心自發的制裁，要比法律嚴重百倍，所以人人獨立，却又在同一軌道上走，造成協同的生活。日常勞動，既不是爲個人的利益，也不是將勞力賣錢，替別人做事，只是當作對於自己和人類的一種義務做去；所以作工時候，並無私利的計畫與豫期，也沒有厭倦。他的單純的目的。只在作工：便在這作工上，得到一種滿足與愉樂。我想工廠的工人，勞作十幾小時之後，出門回家，想必也有一種愉快，但這種心情

，無異監禁期滿的囚人得出獄門光景，萬分可憐。義務勞動，乃是自己的生活的一部分；這勞動途行的愉快，可以比生理需要的滿足，但這要求又以愛與理性爲本，超越本能以上，——也不與人性衝突，——所以身體雖然勞苦，却能得良心的慰安。這精神上的愉快，實非經驗者不能知道的。新村的人，真多幸福！我願世人也能夠分享這幸福！

當日他們多赴上城工作，我也隨同前往。種過小麥的地，已經種下許多甘薯；未種的還有三分之二，各人脫去外衣，單留襯衫及短褲布襪，各自開掘。我和第五高等的學生，也學掘地，但覺得鋤頭很重，盡力掘去，吃土仍然不深，不到半時間，腰已痛了，右掌上又起了兩個水泡，只得放下，到豆田拔草。恰好松本君擎了一籃甘薯苗走來，叫我幫著種植。先將薯苗切成六七寸長，橫放地上，用手掘土埋好，只留萌芽二寸餘露出地面。這事很容易，十餘人從三時到六時，或掘或種，將所賸空地全已種滿，都到下城 Rodin 岩邊，洗了手臉，坐在石上，看 Bob 鑽下水去揀起石子來。我也在水濱拾了兩顆石子，一個綠色，一個灰色，中間夾着一條白線；後來到高城時，又在山中拾得一顆

層疊花紋的，現在都藏在我的提包裹，記念我這次日向的快游。回到中城在草地上同吃了麥飯，回到寓所，雖然很困倦，但精神却極愉快，覺得三十餘年來未曾經過充實的生活，只有半日纔算能超越世間善惡，略識『人的生活』的幸福，真是一件極大的喜悅。

還有一種理想，平時多被人笑爲夢想，不能實現；就經驗上說，却並非『不可能』；這就是人類同胞的思想。我們平常專講自利，又抱着謬見，以爲非損人不能利己，遇見別人，——別姓別縣別省的人，都是如此，別國的人更無論了，——若不是心中圖謀如何損害他，便猜忌怨恨，防自己被損。所以彼此都『劍拔弩張』，互相疾視。倘能明白人類共同存在的道理，獨樂與孤立是人間最大的不幸，以同類的互助，與異類爭存，（我常想如能聯合人類知力抵抗徽茵的侵略實在比什麼幾個國聯盟幾國協約尤爲合理尤爲重要）纔是正當的辦法，並耕合作，苦樂相共，無論那一處的人，即此便是鄰人，便是兄弟。武者先生曾說：『無論何處，國家與國家縱使交情不好，人與人的交情，仍然可以好的，我們當爲『人』的緣故，互相扶助而作事。』（新村第二年七月號）這話甚爲有理，並非不可能的空想。我在村中，

雖然已沒有『敵國貴邦』的應酬，但終被當作客人，加以優待，這也就是歧視；若到田間工作，便覺如在故鄉園中掘地種花，他們也認我爲村中一個工人，更無區別。這種渾融的感情，要非實驗不能知道；雖然還沒有達到『汝卽我』的境地，但因這經驗，略得證明這理想的可能與實現的幸福，那又是我的極大喜悅與光榮了。

我當初的計畫本擬十日出村，因爲脚力未復只得展緩一日，而且入村以來，精神很覺愉快，頗想多留幾日，倘沒有非早到東京不可的事，大約連十一日也未必出村了。武者先生本要我在村中種樹一株，當作紀念，約定明日去種；到了晚間，忽然大風大雨，次日也沒有住，終於不能實行。武者先生便拏一捲白布，教我寫幾個字，以代種樹；我的法書的位置，在學校時是倒數第二，後來也沒有臨帖，決不配寫橫幅單條的，但現在當作紀念，也就可以不論了。村裏的一張是『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武者先生的一張是，『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這兩節的文句，都是武者先生選定的；他本教我寫愛讀的詩，我雖然偶看陶詩，却記不起稍成片段的了，武者先生現在正

研究耶穌和孔子，有『論語』在手頭，便選了這兩節。房子夫人的一塊綾上，寫了『新青年』中所載的『北風』一首，又將這詩的和譯爲松本君寫了一張。村裏的川島荻原諸君，冒雨走來，在樓上閒話；到下午雨更大了，小丸川的水勢增漲，過渡很難，他們便趕緊回村去了。晚間同松本君商定路程，他本要回家一走，因我適值也往東京便約定同行，由他介紹，順路訪問各地的新村支部，預定大阪 (Osaka) 京都 (Kyoto) 濱松 (Hamamatsus) 東京 (Tokyo) 四處；照路線所經，還有福岡 (Fukuoka) 神戶 (Kobe) 橫濱 (Yokohama) 三處，因爲時間不足，只好作罷了。

十一日

仍舊下雨，上午八時，同松本君出發，各着單衣布襪，背了提包；我的洋服和皮鞋，別裝一包，武者先生替我背了。房子夫人春子夫人喜久子千枝子二君，也同行，送至高城。村裏的諸君，因爲川水暴漲，過來不得；我們走上山坡，望見那蝦蟆形的 *Redin* 岩已經全沒水中，只露出一點嘴尖了。山上的人與村中的人，彼此呼應，一如日前到村

時情景，但時間既然局促，山路又遠，我們不得不離遠了揮手送別的村人，趕快走路。竭力攀上山嶺，路稍平易，但雨後積水很多，幾處竟深到一尺，泥濘的地方，更不必說了。十一時到高城，在深水旅館暫息，却見昨日動身的佐後屋君也還未走，聽說高城高鍋間與高鍋福島町間的木橋都被山水沖失了橋柱，交通隔絕了，所以我們沒法也只得在高城暫住，從樓上望去，高城的橋便在右手，缺了一堵柱脚，橋從中間折斷，幸而中途抵住，所以行人還能往來，只是要乘車馬，必須過橋。十二日早晨松本君往問車馬行人，纔知道高鍋福島町間的橋並未沖壞，於是決計出發。我同松本佐後屋二君，僱了一臺馬車，武者先生千枝子君也同乘了，到了高鍋，纔是十時半。在店裏吃過加非果物，到街上閒走，心想買幾本書籍，當作火車中的消遣，但村中書店只有一家，也揀不出什麼好書，縮印本夏日漱石(K. Natsume)的『哥兒』(Botchan)之類，要算最上品了，七月號的『我等』(Warewa)却已寄到，其中有武者先生的劇本『新浦島的夢』(Shin Urashima no Yume)一篇，便買取一冊，在宮崎線車中看完，是說明新村的理想的，與『改造』(K.

size)中的一篇『異樣的草稿』(Henna Genkō)反對戰爭的小說，都是很有價值的『人的文學』。十二時別了武者先生諸人，換坐馬車，下午二時到福島町驛。四時火車出發，九時至吉松換車，夜三時到大牟田(Omuda)，佐後屋君別去。

十三日

晨到門司過渡至下關(Shimonoseki)乘急行車，晚十一時到大阪，茶谷半次郎(H. C. Hatani)君到車站來迎，便在其家寄宿。十四日上午開發(Kaihatsu)福島(Fukushima)奧村(Okumura)諸君來訪，下午往京都，茶谷君同行，至內藤(Naito)君家，見村田(M. Urata)喜多川(Kitakawa)小島(Kojima)諸君，晚飯後同游丸山(Maruyama)公園。京都地方雖然也很繁盛，但別有一種閒靜之趣，與東京不同，覺得甚可人意；東京的日比谷(Hibiya)固然像暴發戶花園，上野雖稍好，但比丸山便不如了。回寓之後，東京的永見(Nagami)君也來了。十二時半離京都，茶谷君也回大阪，將富田(Tomidate)氏譯的Whitman 詩集『草之葉』(Leaves of Grass)第一卷見贈。十五日上午七時到濱松，住竹村啓介

(K. Takemura) 君外家見河采 (Kawakatsu) 君。晚十時出發。十六日晨六時半抵東京驛，長島豐太郎 (T. Nagajima) 佐佐木秀光 (H. Sasaki) 今田謹吾 (K. Imada) 諸君來迎，在休憩室稍坐，約定下午六時在支部相聚。我先到巢鴨 (Sugamo) 寓居，傍晚乘電車至神田太和町 (Kanda Yamatocho) 訪新村的東京支部，到者除上列諸人以外，有木村 (K. Imura) 西島 (Nishijima) 宮阪 (Miyazaka) 平田 (Hirata) 新良 (Nera) 諸君共十二人，九時散歸。統計十日間，將新村本部與幾處支部歷訪一遍，雖然很草草，或者也可以略得大概。Bahantlah 說：『一切和合的根本，在於相知』，這話真實不虛。新村的理想，本極充滿優美，令人自然嚮往，但如更到這地方，見這住民，即不十分考察，也能自覺的互相了解，這不但本懷好意的人羣如此，即使在種種意義的敵對間，倘能互相知識，知道同是住在各地的人類的一部分，各有人間的好處與短處，也未嘗不可諒解，省去許多無謂的罪惡與災禍。我此次旅行，雖不能說有什麼所得，但思想上因此稍稍掃除了陰暗的影子，對於自己的理想，增加若干勇氣，都是所受的利益，應該感謝的。所以在個人方面

，已很滿足，寫這一篇，以為記念，但自愧表現力不充足，或不能將我的印象完全傳達，這都是我的責任，不可因此誤解了新村的真想。

一九一九年七月三十日在東京巢鴨村記



『訪日本新村記』是一種新的生活的考察的日記，是作者周作人訪問日本武者小路實篤所創立的新村的考察的記錄。他遊『新村』時，除日記外，尚作有『遊新村雜感』一篇，收在論文集『藝術與生活』內。

周作人的文字，以平淡自然勝。在『雨天的書』的自序裏，他自己曾經加以說明。他說：『我近來作文極慕平淡自然的境地。但是看古代或外國文學纔有此種作品，自己還想不到有能做的一天，因為這有氣質境地與年齡的關係，不可勉強，像我這樣偏急的脾氣的人，生在中國這個時代，實在難望能夠從容鎮靜地做出平和沖淡的文章來。我只希望，祈禱，我的心境不要再粗糙下去，荒蕪下去，這就是我的大願望。』這是研究他的散文作品應有的基本的認識；『雨天的書』就是他的散文的最好的收穫。

即如『訪日本新村記』這一篇，也是同樣的反映了這樣的優秀之點。可以挑出一節，如：『我和第五高等的

學生，也學掘地，但覺得鋤頭很重，盡力掘去，吃土仍然不深，不到半時間，腰已痛了，右掌上又起了兩個水泡，只得放下，到豆田拔草，恰好松本君拿了一籃甘薯苗走來，叫我幫着種植，先將薯苗切成六七寸長，橫放地上，用手掘土埋好，只留萌芽二寸餘露出地面。這事很容易，十餘人從三時到六時，或掘或種，將所賸空地全已種滿，都到下城Podin岩邊，洗了手臉，坐在石上，看Pedi鑽下水去揀起石子來，我也在水濱拾了兩顆石子，一個綠色，一個灰色，中間夾着一條白線。『這雖是隨意寫的日記，但作者的自描的技術的手腕，是充分的顯示了他的修養。讀他的散文日記，應該在這些地方特加注意。』

周作人，浙江人，與魯迅爲兄弟，現代中國的主要散文家。

模範日記文選

旅
美
日
記

謝
冰
心
作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日 神戶。

二十早晨就同許多人上岸去，遠遠地看見錨山上那個青草栽成的大錨，壓在山半，青得非常的好看。

神戶街市和中國的差不多，兩旁的店鋪，却比較的矮小。窗戶間陳列的玩具和兒童的書，五光十色，極其奪目，許多小朋友圍着看。日本小孩子的衣服，比我們的華燦，比較的引人注意。他們的圓白的小臉，烏黑的眼珠，濃厚的黑髮，襯映着十分可愛。

幾個山下的人家，十分幽雅，木牆竹窗。繁花露出牆頭，牆外有小橋流水。——我

們本想上山去看雌雄兩瀧，——是兩處瀑布。往上走的時候，遇見奔走下山的船上的同伴說時候已逼了，我們恐怕船開，只得回到船上來。

上岸時大家紛紛到郵局買郵票寄信，神戶郵局被中國學生塞滿了。牽不斷的離情！去國剛三日，便有這許多話要同家人朋友說麼？

回來有人戲笑着說：『白話有什麼好處？我們同日本人言語不通，說英文有的人又不懂。寫字罷，問他們「那裏最熱鬧？」他們瞠目莫知所答，問他們「何處最繁華？」却都恍惚大悟，便指點我們以熱鬧的去處，你看！』我不覺笑了。

二十一日 橫濱

黃昏時已近橫濱，落日被白雲上下遮住，竟是朱紅的顏色，如同一盞日本的紅紙燈籠，——這原是聯想的關係。

不斷的山，倚欄看着也很美。此時我會用幾個盛快鏡膠片的錫筒，裝了幾張小紙條，封了口，投下海去，任他飄浮。紙上我寫着『不論是那個漁人檢着，都祝你幸運。我

以東方人的至誠祈神祝福你東方水上的漁人！」以及：『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等等的話。

到了橫濱，只算是一個過站，因為我們一直便坐電車到東京去。我們先到中國青年會，以後到一個日本飯店吃日本飯。那店名彷彿是『天香館』，也記不清了。脫鞋進門，我最不慣，大家都笑個不住。侍女們都赤足，和她們說話又不懂，只能相視一笑。席地而坐，仰視牆壁窗戶，都是木板的，光滑如拭，窗外陰沉，潔淨幽雅得很。我們只吃白米飯，牛肉，乾粉，小菜，很簡單的。飯菜都很硬，我只吃一點就放下了。

飯後就下了很大的雨，但我們的遊覽，并不因此中止。却也不能從容，只汽車從雨中飛馳，如日比谷公園，靖國神社，博物館等處，匆匆一過，只覺得遊了六七個地方，都是上樓下樓，入門出門，一點印象也留不下。走馬看花，霧裏看花，都是看不清的，何況是雨中馳車，更不必說了。我又有點發熱，冒雨更不可支，沒有心力去流覽，只有兩處，我記得很真切。

一是二重橋皇宮，隆然的小橋，白石的欄干，一帶河流之後，立着宮牆。忙中的腦筋忽覺清醒，我走出車來拍照，遠遠看見警察走來，知要干涉，便連忙按一按機，又走上車去。——可惜是雨中照的，洗不出風景來，但我還將這膠片留下，聽說地震後皇宮也頽壞了，我竟得於災前一瞥眼，可憐焦土！

還有是遊就館中的中日戰勝紀念品和壁上的戰爭的圖畫，周視之下，我心中軍人之血如泉怒沸。小朋友，我是個弱者，從不會抑制我自己感情之波動。我是沒有主義的人，更顯然的不是國家主義者，我雖那時竟血沸頭昏，不由自主的坐了下去。但在同伴紛紛歎恨之中，我仍沒有說一句話。

我十分歉仄，因為我對你們述說這一件事。我心中雖豐富的帶着軍人之血，而我常是喜愛日本人，我從來不存着什麼屈辱與仇視。只是爲着『正義』，我對於以人類欺壓人類的，我似乎不能忍受！

我自然愛我的弟弟，我們原是同氣連枝的。假如我有吃不了的一塊糖餅，他和我索

要時，我一定含笑的遞給他，但他若逞強，不由分說的和我爭奪；爲着『正義』，爲着要引導他走『公理』的道路，我就要奮然的，懷着滿腔的熱愛來抵禦，並碎此餅而不惜！

請你們饒恕我，對你們說這些神經興奮的話！讓這話在你們心中旋轉一周罷，說與別人我擔着驚怕，說與你們，我却千放心萬放心，因爲你們自有最天真最聖潔的斷定。五點鐘的電車，我們又回到橫濱舟上。

二十三日 舟中

發燒中又冒雨，今天覺得不舒服，同船的人大半都上岸去，我自己坐着守船甲板上獨坐，無頭緒的想起昨天車站上的繁雜的木屐聲，和前天船上禮拜他們唱的『上帝保佑我母親』之曲，心緒很雜亂不寧。日光又熱，下看碼頭上各種小小的貿易，人聲嘈雜，覺得頭暈。

同伴們都回來了，下午船又啓碇。從此漸漸的不見東方的陸地了，走到海的盡頭，

再見陸地時，人情風土都不同了，爲之悵然。

曾在此時，匆匆的寫了一封信，要寄與你們，寫完匆匆的拿着走出艙來，船已徐徐離岸。『此誤又是十餘日了！』我黯然的將此信投在海裏。

那夜夢見母親來，摸我的前額，說，『熱得很，——吃幾口藥罷。』她手裏端着藥杯叫我喝，我看那藥是黃色的水，一口氣的喝完了，夢中覺得是橘汁的味兒，醒來只聽得圓窗外海風如吼，翻身又睡着了。第二天熱便退盡。



二十四日以後——舟中

四圍是海的舟島生活，很迷糊恍惚的，不能按日記事了，只略略說些罷。

同行二等三等艙中，有許多自俄赴美的難民，男女老幼約有一百多人。俄國人是天然的音樂家，每天夜裏，在最高層上，靜聽着他們在底下彈着琴兒，在海波聲中，那琴調更是淒清錯雜，如泣如訴。同是離家去國的人呵，縱使我們不同文字，不同言語，不

同思想，在這淒美的快感裏，戀別的情緒，已深深的交流了！

那夜月明，又聽這着琴聲，我遲遲不忍下艙去，披着氈子在肩上，聊禦那泱泱的海風。船兒只管乘風破浪的一直的走，走向那素不相識的他鄉，琴聲中的哀怨，已問着我們這般辛苦的載着萬斛離愁，同去，同逝！爲名？爲利？爲着何來？『問君何事輕離別，一年能幾團圓月？』我自問已無話可答了！若不是人聲笑語從最高層上下來，攪碎了我的情緒，恐怕那夜我要獨立到天明！

同伴中有人發起聚斂食物果品，贈給那些難民的孩子。我們從中國學生及別的乘客之中，收聚了好些，遂下二等艙去。他們中間小孩子很多，女伴們有時抱幾個小的上來玩，極其可愛。但有一次，因此我又感到哀戚與不平。

有一個孩子，還不到兩歲光景，最爲嬌小乖覺。他原不肯叫我抱，好容易用糖和餅和發響的玩具，慢慢的哄了過來。他和我熟識了，放下來在地下走，他從軟椅中間，慢慢走去，又回來撲到我的膝上，我們正在嬉笑，一抬頭他父親站在廣廳的門邊。想他不

能過五十歲，而他的白髮和臉上的皺紋，歷歷的寫出了他生命的顛頓與不幸，看去似乎不止六十歲了。他注視着他的兒子，那雙慈憐的眼光中，竟若含着眼淚。小朋友，從至情中流出的眼淚，是世界上最神聖的東西。晶瑩的含淚的眼，是最莊嚴尊貴的畫圖！每次看見處女或兒童，悲哀或義憤的眼，婦人或老人慈祥和憐憫的眼，兩顆瑩瑩欲墜的淚珠之後，竟要射出凜然的神聖的光！小朋友，我最敬畏這個，見此時往往使我不敢抬頭！

這一次也不是例外，我只低頭扶着這小孩子走，頭等艙中的女看護——是看護暈船的人們的——忽然也在門邊發見了。她冷酷的目光，看着那俄國人，說『是誰讓你到頭等艙裏來的，走，走，快下去！』

這可憐的老人踉蹌了，無主倉皇的臉，勉強含笑，從我手中接過小孩子來，以屈辱抱歉的目光，看一看那看護，便抱着孩子，疲緩的從扶梯下去。

是誰讓他來的？任何一個慈愛的父親，都不肯將愛子交付一個陌生人，他是來照着

他的兒子的。我抱上這孩子來，却不能護庇他的父親！我心中忽然非常的抑塞不平，只注視着那個胖大的看護，我臉上定不是一種怡悅的表情，而她却服罪的看我一笑。我四顧這廳中還有許多人，都像不在意似的。我下艙去，晚餐桌上，我終席未曾說一句話！

中國學生開了兩次的遊藝會，都曾向船主商量要請這些俄國人上來和我們同樂，都被船主拒絕了。可敬的中國青年，不願以金錢為享受快樂的界限，動機是神聖的，結果雖毫不似預想，而大同的世界，原是從無數的嘗試和奮鬥中來的！

約克遜船中的侍者，完全是中國廣東人。這次船中頭等乘客十分之九是中國青年，足予他們以很大的喜悅。最可敬的是他們很關心於船上美國人對於中國學生的輿論。船抵西雅圖之前一兩天，他們曾用全體名義，寫一篇勉勵中國學生為國家爭氣的話，揭帖在甲板上，文字不十分通順，而詞意真摯異常，我只記得一句，是什麼：『飄洋過海廣東佬』，是訴說他們自己的飄流，和西人的輕視。中國青年自然也很懇摯的回了他們一封封信。

海上看不見什麼，看落日其實也設有有趣的了，不過這很難描寫。我看見飛魚，背上兩隻蝗蟲似的翅膀。我看見兩隻大鯨魚，看不見魚身，只遠遠看見他們噴水，

此外還有什麼可說的呢，船上生活，只像聚什麼冬令會，夏令會一般，許多同伴在一起，走來走去，總走不出船的範圍。除了幾個遊藝會演說會之外，談談話，看看海，寫寫信，一天一天的也漸漸過盡了。

橫渡太平洋之間，平空多出一日，就是有兩個八月二十八日，自此以後。我們所度的白日和故國的不同了！鄉夢中的鄉魂，飛回故國的時候，我們的家人骨肉，正在光天化日之下，忙忙碌碌。別離的人！連魂來魂往，都不能相遇麼？



九月一日之後

早晨抵維多利亞 (Victoria)，又看見陸地了，感想紛起！那日早晨的海上日出，美到極處。沙鷗羣飛，自小島邊，綠波之上，輕輕的蕩出小舟來，一夜不會睡好，海風一

吹，覺得微微悵惘。船上已來了攝影的人，逼我們在烈日下坐了許久，又是國旗，又是國歌的鬧了半日，到了大陸上，就又有這許多世事！

船徐徐泛入西雅圖(Seattle)，碼頭上許多金髮的人，來回奔走，和登岸之日，真是不同了，大家匆匆的下得船來，到扶橋邊，回頭一望，約克遜號郵船凝默的泊在岸旁，我無端黯然！從此一百六十九個青年男女，都成了飄泊的風萍，也是一番小小的酒闌人散！

西雅圖是三山兩湖圍繞點綴的城市，連街衢的首尾。都起伏不平，而景物極清幽。這城五十年前還是荒野，如今竟修整得美好異常，可覘國民元氣之充足。

匆匆遊覽了湖山，赴了幾個歡迎會，三號的夜車，便向芝加哥進發。

這串車是專為中國學生預備的，車上沒有一個外人，只聽得處處鄉音。



九月三日以後

最有意思的是火車經過落基山，走了一日，四面高聳的亂山，火車如同一條長蛇，在山半徐徐蜿蜒，這時車後掛着一輛敞車，供我們坐眺，看着巍然的四圍青鬱的崖石，使人感到自己的渺小。我總覺得看山比看水滯澀些，情緒很抑鬱的。

途中無可記，一站一站風馳電掣的過去，更留不下印象。只是過米西西比（Mississippi）河橋時，微月下覺得很玲瓏偉大。

七日早到芝加哥（Chicago），從車站上就乘車出遊，那天陰雨，只覺得滿街汽油的氣味。街市繁盛處多見黑人。經過幾個公園和花屋，是較清雅之處，綠意迎人。我終覺得芝加哥不如西雅圖。而芝加哥的空曠處，比北京還多些青草！

夜住女青年會幹事舍，夜中微雨，落葉打窗，令我惘然。寄家一片，我說：

『幾片落葉，報告我以芝加哥城裏的秋風！今夜曾到電影場去，燈光驟明時，大家紛紛立起，我也想回家去，猛覺一身萬里，家還在東流的太平洋水之外呢！』

八日晨又匆匆登車，往波司頓進發，這時才感到離羣。這輛車上除了我們三個中國

女生外，都是美國人了。

仍是一站一站匆匆的過去，不過此時窗外多平原，有時看見山畔的流泉，穿過山石野樹之間，其聲潺潺。

九日近午，到了春野(Springfield)時，連那兩個女伴也握手下車去。小朋友，從太平洋西岸，繞到大西洋西岸的路程之末，女伴中只剩我一人了！



九月九日以後

九日午到了所謂美國文化中心的波司頓(Boston)，半個多月的旅行，才略告休息。

在威爾斯利大學(Wellesley College)開學以前，我還旅行了三天，到了綠野(Greenfield)春野等處。參觀了幾個男女大學，如侯立歐女子大學(Holyoke College)斯密司女子大學(Smith College)依默和司德大學(Amherst College)等，假期中看不見什麼，只看了幾座偉大的學校建築。

途中我讚美了美國繁密的樹林，和平坦的道路。

麻撒出色省(Massachusetts)多湖，我尤喜在湖畔馳車，樹影中湖光掩映，極其明媚。又有一天到了大西洋岸，看見了沙灘上遊戲的孩子和海鷗，回來做了一夜的童年的夢。的確底，上海登舟，不見沙岸，神戶橫濱停泊，不見沙岸，西雅圖終止，也不見沙岸，這次的海上，對我終是陌生的，反不如大西洋岸旁之一瞬，層層捲蕩的海波，予我以最深的回憶與傷神！



九月十七日以後——威爾斯利

從此過起了異鄉的學校生活，雖只過了兩個多月，而慰冰湖及新的環境和我靜中常起的鄉愁，將我兩個多月的生涯，裝點得十分浪漫。

說也湊巧，我住在閉壁樓(Beebe Hall)，閉壁樓和海竟有因緣！這座樓是閉壁約翰船主(Captain John Beebe)捐款所築，因此廳中及招待室，甬道等處，都懸掛的是海的

圖畫。初到時久不得家書，上下樓之傾，往往呆立在平時堆積信件的桌旁，望了無風起浪的畫中的海波，聊以慰安自己。

學校如同一座花園，一個個學生便是花朵，美國女生的打扮，確比中國的美麗，衣服顏色異常的鮮豔，在我這是很新穎的，她們的性情也活潑好交，不過交情更浮泛一些，這些天然是『西方的』！



『旅美日記』是謝冰心的遊美紀程，敘述她從上海到美國的途中的經過。原收在作者的通信集『寄小讀者』內。這一篇日記，不僅文字優美自然，就是所敘述的生活，在材料的選擇上，也簡略有致，可以說是日記文習作者最典型的日記範本。

謝冰心，她是現代中國的主要女作家，曾經在中國文壇上建立了非常廣大的影響。作為她的主要的創作的題材的，是：母親，孩子，與海，作為她的創作哲學的，是偉大的人間愛。

她的著作：短篇小說集有『超人』，『往事』，及中篇『南歸』。詩歌有『繁星』，『春水』。散文集有『寄小讀者』

譯著有『先知』二種。本篇——『旅美日記』——所依據的『寄小讀者』，係北新書局版。

新生活日記

郭沫若作

十月一日

晨六時起床，赴溫泉，泉在川上江邊，男女同浴。

浴場對岸山木葱蘢，耳畔湍聲怒吼。

七時朝食。

食後出遊，由旅舍東走乘拉索船渡川上江，沿江北行，紅蕖，白芒，石蒜，敗蘖，
薊團，紅蔦之類開滿溪澗。

山路甚平坦，惟臨溪一面全無欄干，溪邊古木森森，甚形險巖。

兒輩皆大歡喜，佛兒尤異常態，在途時跑時跌，頑不聽命，伊母解帶繫其腰，兒殊大不愉懌，小小嬰兒不該多此傲骨。

秋陽杲杲，曬頭作痛。曉芙脫佛兒絨衣覆頭蔽日，狀如埃及婦人，沿川行可二里許，遇一側溪，由間道穿入，樹枝障人，大磐石在澗中零亂。水清見底，聲澈如翡翠，石潔而平瑩，脫衣裸臥其上，身被日光爆射，又倒臥水中。

澗中閑遊可二小時，曉芙腰痛催歸。歸時在路旁小店中用茶，買鮮柿十二枚，佛兒思睡，負之行，未幾，在背上睡去矣。

傍晚入浴時，有二少女同池，一粉白可愛，着浴衣，乳峯墳起。

是日無爲，得紀行詩二十韻。

解脫衣履，仰臥大石，水聲琤琤，青天一碧。

頭上秋陽，爆我過熾，妻戴兒衣，女古埃及。

涉足入水，涼意徹骨，倒臥水中，冷不可敵。

妻兒與我，石上追逐，如此樂土，悔來未速。
溪邊有柿，金黃已熟，攀折一枝，澀不可食。
緬懷柳州，愚溪古蹟，如在當年，與之面矚。
山水惠人，原無厚薄，柳州被謫，未爲非福。
我若有資，買山築屋，長老此間，不念塵濁。
奈何秋老，子多樹弱，枝已萎垂，葉將腐落。
烈烈陽威，猛不可避，樂意難淳，水聲轉咽。

——游小副川歸路中作此——

十月二日

晨起一人赴浴。

曉芙仍提議分居，以諸兒相擾，不能作文故也。十時頃沿川上江北上，至古湯溫泉

，爲時已一點過矣。

去湯溫泉在屋中，無甚幽趣。附近地勢散漫，人家亦繁，遠不逮熊川之雅靜，分居之議作罷。

是日無爲。

十月三日

朝浴，午前讀 Syngé 戲曲三篇。

午後二時出游，登山拾栗，得『採栗謠』三首：

(一) 上。山。採。栗。栗。熟。茨。深。栗。刺。手。指。茨。刺。足。心。一。滴。一。粒。血。染。刺。針。
(二) 下。山。數。栗。栗。不。盈。斗。欲。食。不。可。秋。風。怒。吼。兒。尙。無。衣。安。能。顧。口。
(三) 衣。不。厭。暖。食。不。厭。甘。富。也。食。栗。猶。慊。肉。單。焉。知。貧。賤。血。以。禦。寒？

晚飯後抱佛兒至渡頭，坐食聽水。未幾，曉芙偕和博二兒來，二兒在石上追逐，指

十月四日

朝來腹瀉，告曉芙，曉芙亦爾，食生魚過多之故耶？素不喜食生魚，自入山中來，兼食倍常，殊可怪也。

久未閱報。今日定『A新聞』一分，國內戰事仍未終結，來月恐仍無歸國希望。

午後三時頃出游，渡江南上，田中見一水臼，用粗大橫木作槓竿，一端置杵臼，一端鑿成匙形，引山泉入匙腹中，腹滿則匙下，傾水入田中，水傾後匙歸原狀，則他端木杵在臼中椿擊一回，如此一上一下，運動甚形迂緩，無錶，爰數脈搏以計時刻。上下一次當脈搏二十六次，一分鐘間尙不能椿擊三次也。

田園生活萬事都如此悠閑，生活之慾望不奢則物質之要求自薄。……在我自身如果最低生活得所保證，我亦可以力盡我能以貢獻於社會。在我並無奢求，若有村醪，何須醉酒？

此意與曉芙談及，伊亦贊予，惟此最低生活之保證不易得耳。

歸途摘白茶數枝。

十月五日

倦怠，倦怠，倦怠！

倦怠病又來相擾矣。數日來毫無作文興趣，每日三千字之規定迄未實行，長此下去，豈能久持耶？

清晨曉芙在枕畔以移家事相告，伊欲移住『貸間』，自炊時可以節減。伊欺我不能作文耳！

前有餓鬼臨門，後有牛刀架頸，如此狀態，誰能作文？況復腦如是冥冥，耳如是蕩蕩，情感如是焦涸，心緒如是不寧，我縱使是架造文機器，已頹圯如斯，寧可不稍加休潤耶？

今日未赴浴，以後將永不赴浴，每日如此亦可節省兩角小洋。

節省，節省，節省！萬事都是錢，錢就是命！



郭沫若，四川嘉定人，現代中國主要作家。著譯書籍甚多，最主要的作品，有『沫若詩全集』，『沫若小說戲劇集』，『文藝論集』，及自敘傳『我的幼年』，『反正前後』二種；最近著作有『甲骨文研究』，『青銅器銘文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是顯示了他的工作的新方向……

『新生活日記』是他流浪時代的生活日記之一，是他的小說『行路難』中的插曲。這日記篇幅雖短，可是已具體的反映了他過去生活的全部——反映了過去的詩人生活精神的全部；同時，他的掙扎生活的情形，經濟的苦悶，也深刻的被表現了。插入的詩歌『拾栗謠』，尤其沉痛，讀之令人淚下。

作者的日記，除小說的插曲『新生活日記』外，在『沫若小說戲曲集』內還有『到宜興去』一篇，文長不錄。『新生活日記』的文字，簡明流暢，是它的特色——也是作者所有的著作的共通的特色。

勞
生
日
記

郁
達
夫
作

一九二六年

十一月初三，自從五月底邊起，一直到現在，因為往反於北京廣州之間，心緒沒有定著的時候，所以日記好久不記了。記得六月初由廣州動身返京，於舊歷端午節到上海，在上海住了兩夜，做了一篇全集的序文；因為接到了龍兒的病電，便匆匆換船北上。到天津是陰歷五月初十的午前，趕到北京，龍兒已經埋葬了四天多了。暑假中的三個月，完全沈浸在悲哀裏。陰歷的八月半後遷了居，十數天後出京南下，在上海耽延了兩星期之久，其間編了一期第五期的『創造月刊』，做了一篇『一個人在途上』的雜文，倉皇趕

到廣州，學校裏又起了風潮，我的幾文薄俸，又被那些政客們搶去了。

在文科學院悶住了十餘天，昨日始搬來天官里法科學院居住，把上半年寄存在學校裏的書箱打開來一看，天呀天呀，你何以播弄得我如此的厲害，竟把我這貧文士的最寶貴的財產糟塌盡了。啊啊！兒子死了，女人病了，薪金被人家搶了，最後連我頂愛的這幾箱書都不能保存，我真不曉得這世上真的有沒有天帝的，我真不知道做人的餘味，還存在那裏？我想哭，我想咒詛，我想殺人。

今天是禮拜三，到廣州是前禮拜的星期五，腳踏廣州地後，又是十二三天了。我這一回真悔來此，真悔來這一個百越文身的蠻地。北京的女人前幾天有信來，悲傷得很，我看了也不能不爲她落淚，今天又作了兩封信去安慰她去了。

天氣晴朗，好個秋天的風色，可惜我日暮途窮，不能細玩嶺表的秋景，愧煞恨煞。

搬來此地，本也爲窮愁所逼，想著譯一點新書，弄幾個錢寄回家去，想不到遠遁到此，還依舊有俗人來襲，托我修書作薦。唉唉！我是何人？我那有這樣的權力？真教人

氣死，真教人憤死！

是舊歷的九月廿八，離北京已經有一個多月了，我真不曉得荃君是如何的在那裏度日，我更不知道今年三月裏新生的熊兒亦安好否？

晚上讀谷崎潤一郎氏小說『癡人之愛』。



四日

星期四，舊歷九月廿九。

午前在床上，感覺得涼冷，醒後在被窩裏看了半天『癡人之愛』。早餐後做『迷羊』，寫到午後，寫了三千字的光景，頭寫暈了，就出去上茶樓飲茶。一出屋外，看看碧落，真覺得秋天的可愛。三點多鐘去中山大學會計課，領到了一月薪水，回來作信與荃君，打算明早就去匯一百六十塊錢寄北京。唉唉！貧賤夫妻相思千里，我和她究竟不識要那一年那一日纔能合住在一塊兒。

晚上上東山去。『迷羊』作成後，想寫一篇『喀拉衣兒和他的批評態度』。寄給『東方雜誌』，去賣幾個錢。作上海鄭心南的信。



初五日

今天是舊歷的十月初一，星期五。

昨天晚上因爲領到了一月薪水，心裏很是不安，怕匯到了北京，又要使荃君失望，說：『只有這一點錢。』實在我所受的社會的報酬，也太微薄了。上床之後，看了半天書，一直到十二點鐘才睡着，所以今天一早醒來，覺得有點頭痛。天氣很晴爽，出去出恭的時候，太陽剛從東方小屋頂上起來，一陣北風，吹得我打了兩個冷瘧。

九點鐘的時候，去郵局匯錢。十二點前後去教會書館看書，遇見了一位嶺南大學的學生，同他向海珠公園，先施天台逛了兩個鐘頭。回來想睡一覺午睡，但又睡不着。

午後三點去學校出版部看了報，四點鐘到家吃晚飯。

晚餐後出去散了一次步，回來寫了兩張小說，『迷羊』的第一回已經寫完，積有五千多字了，作寄上海出版部的信，要他們爲我去買兩本外國書寄來。

★

★

★

★

六日

星期六，舊歷十月初二日。

午前起床後，見天日晴和，忽想到郊外去散步，小說又做不下去了。到學校辦事處去看了報，更從學校坐車到了西堤，晚上和同事們去飲茶，到十點鐘纔回來。

★

★

★

★

七日

日曜，晴爽。

午前起來，覺得奔頭無路，走到天日的底下，搔首問天，亦無法想。昨天晚上接到了一位同鄉來告貸的苦信，義不容辭，便親自送了十塊錢去，順便去訪石君蘅青，談到中

午十二點，至創造社分部，遇見了仿吾，王獨清諸人。在茶樓飲後，同訪湖南劉某，吃了夜飯，纔回寓來。

★

★

★

★

八日

月曜，晴。

天氣很好，而精神不快，一天沒有做什麼事情。『迷羊』祇寫了兩頁，千字而已，午
前把 Turgeneff's *Clara Militch* 讀了，不甚佳。我從前想做『人妖』，後來沒有做完，就
被晨報館拿去了，若做出來，恐怕要比杜葛納夫的這篇好些。午後睡了一個多鐘頭，是
到廣東後第一次的午睡。

午後在家看 A. Wilbrandt 的小說 *Der Saenger* 看了三十餘頁，亦感不出他的好處
來。晚飯後，無聊之極，上大街去跑了半天，洗了一回澡。明天起，要緊張些纔好，近
兩三年來，實在太頹喪了，可憐可惜。

九日

火曜，舊歷十月初五日。

今晨學校內有考試，午前九時，出去監考。吃中飯的時候，和戴季陶氏談了些關於出版部的事情，想於一禮拜內，弄一個編輯部的組織法出來。

午後無事忙，在太陽底下走得熱得很，想找仿吾又找不見，所以上西關大新公司屋頂去玩了半天。晚上在聚豐園飲酒，和仿吾他們談到夜半纔回來。今天上東山去，知沫若的小女病了，曾去博愛病院看了一次病。

★

★

★

★

十日

水曜，晴朗，不過太熱，似五月天氣。

午前去監考，一直到午後四點鐘。到創造社分部去坐了一忽，回來想起北京的荃君和小孩，又哭了一陣。晚上入浴，好像傷了風。作北京的家信。



十一日

木曜，晴，熱，舊曆十月初七日。

早晨又頭痛不可耐，勉強去學校看試卷，看到午後二時纔回來。一種孤冷的情懷，籠罩着我，很想脫離這個污濁吐不出氣來的廣州，在街上閑步，看見了一對從前我認識的新結婚的夫婦。啊啊！以後我不知道自家更有沒有什麼作爲了，我很想振作。

晚上月亮很好，可惜人太倦了，不能出去逛。看我在過去一禮拜內所做的文字，覺得很不滿意，然而無論如何。我總要寫完牠（迷羊）來。

仿吾獨清兩人爲『洪水』續出，時來逼我的稿子，我因爲胆小，有許多牢騷不敢發。可憐我也老了，胆量縮小了。

明天中午，有人邀我去吃飯，我打算於明日起，再來努力，再來繼續我兩三年前奮鬥的精神。

喝了一杯酒，又與同鄉的某某輩談了半天廢話，今天是倦了，倦極了，打算從明天起，再發憤用功。



十二日

金曜，晴，舊曆十月初八日。

我自離家後，已有一個半月，這七八天內，沒有接到荃君的來信，心裏很是不快。

午前讀普須金的小說 *Die Pique Dame* 一篇，雖則像一短篇，然而牠的地位很重要。德文譯者說，這一篇東西，在俄國實開寫實派，心理派之先路。男主人公之 *Hermann* 象徵德國影響，為 *Dostoiéfsky* 之小說『罪與罰』之主人公 *Rodion Raskolnikow* 之模形，或者也許不錯，*Pushkin* 的撰此小說，在一八三四年。

中午去東山吳某處午膳，膳後同他去訪徐小姐，伊新結婚，和她的男人不大和睦，陪她和他們玩了半天，在南園吃晚飯，回來後，已經十一點多了。

晚上睡不著，看日本小說『望鄉』。

★

★

★

★

十三日

土曜，晴，（十月初九日）。

今天一早就醒了，作了一封北京的家信。赴學校監考，一直到下午四點半止。就和仿吾到分部去坐了一忽。

洗澡，在陸園飲茶當夜膳。

★

★

★

★

十四日

日曜，雨，（十月初十日）。涼冷。

到廣州後，今天總算第一次下雨，天氣也涼起來了，頗有些秋意。昨晨接到楊振聲一信，說『現代評論』二週年紀念冊上，非要我做一篇文章不可，我想爲他們寫一點去。

午前上東山去，見了一位姓蔡的女孩，係中山大學的文預科學生。
晚上，在大雨之下，在昏暗的道上，我一個人走回家來。到家的時候，已經是十點多了，燈下對鏡，一種落魄的樣子，自家看了，也有點憐惜。就取出『水雲樓詞』來讀了幾闕。



十五日

月曜，今天又雨，天奇冷，舊歷十月十一日也。

午前起來，換上綿衣，又想起了荃君和熊兒，兒時故鄉的寒宵景狀，也在腦裏縈迴了好久，唉，我是有家歸未得！

午前本要去看試卷的，但一則因爲天雨，二則因爲頭痛人倦，所以不去。在雨天之下，往長街上走了一轉，身上的綿衣，盡被雨淋濕了，在學校的宿舍裏，遇見伯奇，他告訴我說：白薇來廣州了。

午後在家裏睡覺，讀小說『望鄉』。

★

★

★

★

十六日

陰雨，火曜，舊曆十月十二日也。

午前在家中不出，讀小說『望鄉』，午後赴分部晤仿吾，見了白薇女士。她瘦得很，說話的時候，帶着鼻音，憔悴的樣子，寫在她的身上臉上。在公園的黃昏細雨裏，和她及獨清仿吾走了半天。

★

★

★

★

十七日

陰晴，水曜，(舊曆十月十三日)也。

昨天發了三封信，一封給武昌張資平，一封給天津玄背社，一封給上海徐葆炎。盼北京的信不來，心裏頗爲焦急。早晨到學校去看報，想把中山大學內的編輯委員會組織

案來考慮一下，終於沒有寫成功。

仿吾要我去上海，專辦出版部的事情，我心裏還沒有決定，大約總須先向學校方面交涉款子，要他們付清我的欠薪之後，才能決定。接上海蔣光赤來信，他也是和仿吾一個意見，要我在上海專編『創造』，作文學生涯，然而我心裏却很怕，怕又要弄得精窮。

午後和戴季陶氏談出版部事，他有意要我辦一種小叢書，我本想辭職，他一定不肯讓我辭。領了八九兩月份的殘餘薪水，合計起來，祇有一百餘元而已。



十八日

木曜，(十月十四)日晴了。

早晨就跑到西關郵政局去匯了一百塊錢給北京的荃君，午前就在市上跑來跑去跑了半天。

午後遇見王獨清穆木天。當夕陽下山的時候，登粵秀山的殘壘，看四野的風光。晚

上月亮很大，和木天白薇去遊河，又在陸園飲茶胸中不快，真悶死人了。

★

★

★

★

十九日

金曜，（舊曆十月十五日）晴。

早晨起來，就覺得頭昏，好像是沒有睡足似的，大約是幾日來荒唐的結果罷。寫了一封給北京女人的信。去西關清一色吃了午飯，午後就在創造社分部樓上遇見了獨清，他要我和白薇女士上東山去。我因為中山大學開會的原因，沒有答應他，和他們在馬路上分別了。

學校開會，一直開到了午後六時，坐車到東山，他們都已經不在了。在東山吃了夜飯，就回來睡覺。今天接到了五六封信。

★

★

★

★

二十日

土曜，晴，（十月十六日）。

午前起來，頭還是昏昏然不清醒，作了兩封信寄北京。一封寫給荃君，一封係給皮皓白，慰他的失明之痛的。

十點鐘前後去夷乘那裏，和他一道去亞洲旅館看有壬，托他買三十元錢的燕窩，帶回北京去，請他們兩個在六榕寺吃飯，一直到午後三時纔回來。

洗了一個澡，換了一身衣服，打算從今天起，再振作一番，過去的一個禮拜，實在太頹廢，太不成話了。

晚上同白薇上劉家去，見了一位新結婚的L太太，說是軍長T的女兒。走回家來，天又蕭蕭地下起雨來了。



二十一日

日曜，陰晴，（十月十七日）。

午前仿吾自黃埔來。要我上東山王獨清那裏去等他。等到十一點鐘，他來了，大家談了一些改組創造社內部的事情。創造社本來是我和資平沫若仿吾諸人慘澹經營的，現在被他們弄得聲名狼藉了。大家會議的結果，決定由我去擔當總務理事，在最短的時間內去上海一次，算清存賬，整理內部。我打算於二禮拜後，到上海去一趟。

午後在夷乘的岳家吃飯，三點多鐘，送仿吾進了病院，又到沙面外國地去走了一陣。我到廣州以後，沙面還沒有去過，這一次是頭一趟。聽說有日本店前田洋行，代賣日本新聞雜誌等物，今朝並沒有看見，打算隔日再去。

現在我的思想，已經瀕於一個危機了，此後若不自振作，恐怕要成一個時代的落伍者。我以後想在思想的方面，修養修養。年紀到了中年，身體也日就衰老，若再醉生夢死的過去一二年，則從前的努力，將等於零，老殘之軀，恐歸無用。振作的事情。當自戒酒戒烟，保養身體做起。

午前寫了一封信給北京的荃君，告訴伊已有二十餘元錢的燕窩，托唐有壬帶上了。

自搬到法科學院住後，已有二十天左右，發回去的家信，還沒有覆書，不曉得究竟亦已送達了沒有。

今天見到了婀娜夫人，她忠告我許多事情。要我也和她男人一樣，能夠做一點事業，我聽了心裏感著異樣的淒涼。

晚上頭痛，大約是午後吃酒過度的緣故。十一時就寢，把日文小說『望鄉』讀完了。

★

★

★

★

二十二日

月曜，晴，（舊曆十月十八日）。

晨甫起床，就有一個四川的青年來訪，被他苦勸不已，好容易把他送走，纔同一位同鄉，緩步至北門外去散步，就在北園吃了中飯。天上滿是微雲，時有青天透露，日光也遮留不住，斑斕照晒在樹林間。在水亭上坐著吃茶，靜得可人，引領西北望，則白雲山之岩石，黃紫蒼灰，無色不備，真是一個很閒適的早晨。

吃完了早午膳。從城牆缺處，走回學校裏來，身上的綿袍，已經覺得太熱了。

赴學校看報後，就和木天等到沙面的日本人開的店裏去定了十二月份明年正月份的兩本『改造雜誌』。在沙面的外國地界走了一圈，去榕樹陰裏，休息了好半天，纔走回學校來。

三點鐘時開了一個應付印刷工人的預備會，決定於本禮拜四下午二點和他們工人代表及工會代表會商條件，大約此事是容易解決的。

晚上在學校裏吃飯。七點前後，到分部去坐了一忽，同仿吾去飲茶，十點前後，才回到法科的宿舍來。

做了一半中山大學小叢書的計劃書，十二點上床就寢。



二十三日

火曜，晴，（十月十九日）。

早晨把小叢書的計劃書弄妥，到學校裏看了幾份報，飯後又遇見了一位江蘇的學生，和他在舊書店裏走了幾個鐘頭。買了一冊 Edna Lyall 的小說，A Hardy Norseman (1889)，讀了幾頁，覺得描寫的手腕，實在不高明，我從前已經讀過這一個著者的一冊小說 Donovan 了，覺得現在的這一本她晚年的作品，還趕不上她的少作。按此小說家本名 Ada Ellen Bayley，卒於一九〇三年，小說都不甚好，當是英國第三四流的女作家。午後三四點鐘，洗了澡，去會季陶，沒有會到，就把計劃書擱下，走了。上第二醫院去看仿吾，見他縛了脚，橫躺在白色床裏，坐了十幾分鐘。今天接了荃君的一封信，說初次寄的一百六十元，已接到了，作回信，教她好好的保養身體。

★ ★ ★ ★ ★
二十四日

水曜，(十月二十日)晴。

午前起床後，覺得天空海闊，應出外去翱翔。從法科學院後面的山上，沿了環城馬路，一直的走上粵秀山的廢墟去弔了半天的古。太陽晒得很烈，綿襖覺得穿不住了，便從一條小道，經過女師門前，走向公園旁的飯館。

獨酌獨飲，吃了個痛快，可是又被幾個認識的人捉住了，稍覺得頭痛。午後在學校開會，遇見了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

晚上在大鐘樓聚餐，因為多喝了幾杯酒，覺得很頭痛。今天一天，總算把不快活的事情經驗盡了；朋友的事情，多言的失著，創造社的分裂，無良心的青年的凶謀。

★

★

★

★

二十五日

木曜（十月廿一日）晴。

午前又有數人來訪，談到十一點鐘，我纔出去。午後上學校去和工人談判。等了半個多鐘頭，印刷工人不來，就同黃女士上東山去玩了半天，回寓居，已經是晚上十點鐘

了。

今天氣力疏懈無聊之至，想寫信至北京，又不果。



二十六日

金曜(二十二日)晴。

午前九時半至學校看報。有A. F. Housman's (27) Last Poems一冊，已爲水所浸爛，我拿往學校，教女打字員爲我重打一本。這好烏斯曼的詩，實在清新可愛，有閑暇的時候，當介紹他一下。

接到上海寄來Eugene O'Neill's Dramatic Works (The moon of Caribees and other 6 plays.) (Beyond the Horizon.) 二冊，看了一篇，覺有可譯的價值。

飯後到創造社分部，晤仿吾，決定於五日後啓行，到上海去整理出版部的事情，廣州是不來了，再也不來了。見了周某罵我的信，氣得不得了，就寫了一封快信去北京，告

訴家中，於五日後動身的事情。

★

★

★

★

二十七日

土曜（十月二十三日）晴，熱。

今天天氣祇能穿單衫，早晨起，猶着綿襖，中午吃飯的時候，真熱得不得了。去沙面看書，『改造』十一月號還沒有來，途中遇仿吾，就同他上清一色去吃午飯。席間談創造社出版部的事情，真想得沒有辦法。人心不良，處處多是陰謀詭計，實在中國是沒有希望了。這一批青年，這一批下劣的青年。真不曉得如何纔能改善他們。

我決定於二三天之內啓行，到上海去一趟。不過整理的事情，真一時不知道從何處說起，午後譯書三四頁係 Eugene O'Neill 的一幕劇。

晚上見了周某的信，心裏又氣得不得了，他要這樣的詆毀我，不曉他的用意何在。

★

★

★

★

二十八日

日曜，(二十四日)陰晴，熱。

午前有同鄉某來，和他談了些天，想去看幾個同鄉在充軍人者，訪了幾處，都沒有見到。又到創造社分部去談到午後。

午後天氣轉晴了，但是很熱，跑到東山，找朋友多沒有遇見，和潘懷素跑了一個午後，終於吃了夜飯纔回。大家在今天午後，感到了一種孤獨。

又遇見了王獨清，談了些創造社內幕的天，總算胸中痛快了一點。九點鐘入浴，晚上睡不安穩，因為蚊子太多的緣故。



二十九日

日曜，(二十五日)陰晴。

今天怕要下雨，天上浮雲飛滿，但時有一點兩點的青天出露，或者也會晴爽起來的

無聊之至，便跑上理髮館去理髮。一年將盡，又是殘冬的急景了，我南北奔跑，一年之內毫無半點成績，祇贏得許多悲憤，啊想起來，做人真是沒趣。

午後去學校，向戴季陶及其他諸委員辭去中大教授及出版部主任之職。明日當去算清積欠。夜和白薇及其他諸人去逛公園，飲茶，到十一點鐘纔回來，天悶熱。



十二月三十日

火曜，(舊歷十月二十六日)雨。

早晨醒來，就覺得窗外在蕭蕭下雨。午前作正式辭職書兩封，因恐委員等前來勸阻，所以想了一個很好的方法。十點鐘的時候，去訪夷乘，托了他一點瑣事，他約我禮拜六午前去候回音。

中午在經致淵處吃午飯，午後無聊之極，幸遇梁某，因即與共訪薛姑娘，約她去吃

茶，直到三時。回來睡到五時餘，出去買酒飲，并與阿梁去洗澡，又回到芳草街吃半夜飯，十一時才回到法校宿舍來睡覺，醉了，大醉了。

十一月日記盡於此，從明日起，我已無職業，當努力於著作翻譯，後半生的事業，全看今後的意志力能否堅強保持。總之，有志者事竟成，此話不錯。

記於廣州之法科學院



『日記九種』一書，凡十餘萬言，是郁達夫已刊行的一本日記專冊，裏面所記是他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至二七年七月末的生活，包括了他和王映霞戀愛的全部經過。其間，除『勞生日記』專記廣州生活，『客杭日記』專記杭州生活外，其他七種，主要的是敘述上海生活。這一部日記的主要材料，是所謂『身邊瑣事』，但它所涉及的範圍，也可說非常的廣博——他的日常生活，戀愛事件，讀書日記，著作日記，創造社事件，上海四一二前後事件，全都包括着在，是稍稍的具有社會的價值的。而且全書都是簡略樸實的記載，可說是並不是原先預備發表的文章，這一種寫作的方法，對於初學日記寫作的青年們，是最為適宜的。現節錄『勞生日記』一部分於此，約

一萬二千言。作者，浙江人，現代中國主要創作家，著有『遜夫全集』，（已刊六冊）及『迷羊』，『日記九種』等書。翻譯有小說集『小家之伍』，高爾基的『托爾斯泰回憶』，及辛克萊的『拜金藝術』，（載北新半月刊，未譯完）盧梭的『一個孤獨者的漫步』等。

東京紀遊

張資平作

十月十六日，星期二，晴。

近一星期來，因為工作太忙，又恢復了從前在武漢時的惡習慣，——晚睡晚起，這是因為日間小孩子們太糟的厲害了，一點不能寫。

前晚在學藝社事務所開會，決定搭乘本日的上海丸輪船赴長崎。船票由鄭心南兄處領來了，行裝也整好了，只怕自己起遲了床，誤了時刻，所以一早——在夜裏二點鐘前後——就起了床。洗漱之後，把答應了『樂羣』的譯稿『地主』譯完，天已大亮了，再無時間修改，匆匆將譯稿塞進衣箱裏去，打算帶到船上或日本去修改，然後寄回來。

六點鐘了，妻也起來了，弄好了一碗米粉要我喫，我把它喫完了。妻再出去弄堂口叫了一輛黃包車，我便叫車夫把我的一件 *Flannel* 裝上，自己坐上，叮囑妻，我走後要多留心小孩子。妻隻手按着門扉的把手，眼皮紅紅地一句話不說，望着坐在黃包車上的我，我很覺可笑。但是車子轉了灣，走到馬路上來時，我也覺得有幾分悽惻，尤其是想像到小孩子們醒了來時，問他們的母親『爸爸』呢？

前晚和龔學遂兄約好了，他措市政府的油，坐公安局的汽車到碼頭上去，要我去措他的油，一路上船去。我走到 S 里來時，黃君和龔君還沒有起床。黃旦初兄任公安局第二科科長，闊得很，用兩三個跟人。

我把他們嘈起來了。他們才慢慢地穿衣服，慢慢地洗漱，然後慢慢地來和我談。我真不好意思，覺得自己太性急了，來得太早了，尤恐他們暗笑我想措油坐汽車，便這樣虔誠的。

在黃旦初兄的書房裏坐了一點多鐘，快要響八點了，才聽他的跟人來說，汽車來了

。黃君每天都乘這汽車到公安局去的，今天讓它先送我們到碼頭上去。

八點半鐘，他們都到齊了。同行，龔君之外，還有三個人。陳文祥兄最老，於民國六年卒業于日本東京帝大冶金科，此次東行，做我們的視察團團長。其次有天文科的沈君，化學科的曹君。這三位和我都是初次識面。至龔君爲留日熊本大學預科時代的同學，他的專門是礦山，現在改學鐵路了。

上海九于九點展輪，學藝社的周頌久譚勤餘兩兄都來碼頭送行。還有一位日本友人田代君，昨夜到我家裏來話別，今早又特別到碼頭上來看我，盛情可感。

日本水上警察派有人在船上盤查得很嚴，幸喜我們是以團體的名義到日本去的，並且都是習理工科的人，所以水上警察的檢查員終允許我們 *Pass* 了。

鄭心南兄和張元濟先生也同舟東渡，他們的任務是替商務印書館到日本去查閱古書籍，並擬向日人借來翻印。

離國愈遠，風浪愈惡，到夜裏輪船更翻簸得厲害。可憐我喫一個 *Chicken Outlet* 的

口福都沒有，到了九點多鐘，吃下去的飯菜全數嘔出來了。

我和陳龔兩兄共住 127 號的 Cabin。陳兄勸我喫了兩粒 Mothersill (.) 的暈船藥。但不見有什麼效驗。

大概是暈夠了，不知在什麼時候睡着了。



十七日，星期三，晴。

早六時醒了過來，覺得有點頭痛，我想到甲板上去呼吸海上的新鮮空氣，坐了起來，看見陳龔兩兄仍在熟睡，又覺得自己太醒早了，想倒下去再睡一忽。我平日做事都患此種毛病，不能堅決照自己的主張做下去，所以常常喫人的虧。對於起床這件小事都遲疑不決，因他人的行狀而變了自己固有的意思，這是很不好的。于是我決意起來了，準備洗漱。

船仍在簸動，不過不如昨夜裏之甚。我匆匆洗漱了後，即把衣服穿好。看見我的皮

鞋不在 Cabin 內了，我忙着找。這時候陳君也醒了。

『你找鞋子麼？boy 拿出去擦油了吧。你看看外面有沒有。』

我走出 Cabin，看見三雙皮鞋擦得光亮亮地擺在門脚下。

『舊鞋給他擦得新鞋一樣了。』

『頭等位到底不同。』陳君笑着說。

『看錢的面子呢。』

『可惜暈船，喫不下大餐，糟蹋了。』

我穿好了鞋，覺得船身又激振起來了，不敢出去，便穿着鞋子和衣臥倒在床上，胸口又作惡起來。有種氣味衝進鼻孔裏來，十分難受。

閉着眼睛靜默了數分鐘，boy 跑了來說，八點早餐，請各位先生準備到食堂裏去。

『幾點鐘可到長崎？』

『十二點半。』

於是陳襲兩兄也起來了。

喫了一盤Sop, 一片麵包，倒不覺什麼不快。後來喝了一盅咖啡，胸頭就發悶了，幸得沒有吐。

早餐後，到圖書室看見有上海丸的 Picture Post card，於是將昨天寫好的信撕掉，重新寫四張明信片，一寄S兒，一寄T兒，一寄『樂羣』諸同事，一寄新宇宙區黃兩先生。另用郵船的信箋和信封，寫封信寄上海日友田中和田代兩君。

寫完了信後，海波也平復了。張元濟先生也到圖書室裏來，由鄭心南兄的介紹，得認識這位溫厚長者。

十二點半，到了長崎，才由船上陸，好奇而多疑的日本新聞記者即來查問我們爲何事來日本。襲君給了他們一張團體的名片，並略加說明，但他們還是分向我和陳君查根究底，看他們質問如此之多，筆錄如此之忙，我真怕他們質問及我在那一點鐘睡覺，那一點鐘起床，那一點鐘喫飯，和那一點鐘大小便呢。因爲這些時刻我是不能把它呆板

規定的。

離稅關後，伴張元濟先生一同乘汽車至四海樓午餐。因趕火車的時刻太迫，各人只喫了一碗麵。就匆匆赴長崎車站。

日本真多狗，而且比中國狗忠實，令人十分佩服。不論在馬路上，在車站上，在火車上，都看得見許多狗跳來跳去。

天文學專家沈君是快要孵化的博士，所以我們稱他爲博士卵，（如果卵字不好聽，就改稱博士蛋吧。）

博士卵告訴我，車門外擠着的都是狗。並且他說，他在學生時代受夠了狗的麻煩，若不是他告訴我，我決不會留心及狗的。

隔着玻璃屏果然看見許多黑影。博士卵又說這羣狗定是跟我們來的。狗看見陌生的來客，總是跟着吠，這也難怪。

六時半到了博多車站。在長崎出發時打了一個電報給九州大學的當局，下車之後，

果然見有兩位穿 Morning Coat 的紳士在頭等車窗口探望車裏。我想，他們定是學術協會的幹事來車站迎我們的。他們都沒有意料到由二等車箱裏卸下來的一羣小孩子，——左脅挾傘，右手提包的小孩子們，——就是他們所期待着的來賓。他們看見沒有穿 Morning Coat 的客由頭等車下來，火車又開始展輪了，於是才過來招呼在月台上守着幾件行李的小孩子們。

他們兩位不單穿着 Morning Coat，而且鼻子下面都蓄着一叢鬍子。我想，這一定是大學教授了。我忙由我們陣中把最年老的，鼻子下也蓄着幾根黃鬍子的陳團長推出去，向那兩位紳士答禮。

九州大學當局已替我們先租定了旅館『榮屋』，一同乘汽車至旅館後，彼此自己介紹，我們才知道來接我們的一位是物理學教授桑木博士，一位是醫科教授石原博士。我們約定明日即赴九州大學參觀各科教室。

桑木博士指導我們的態度頗誠懇，令人感激。他的態度也很溫和，有書生本色，沒

有半點虛飾。第二天，當我們參觀他的物理教室時，他把他的最近研究告訴我們，並將他寫的短篇論文散見於各種通俗雜誌的相示，他還告訴我們，在某雜誌署名X生的就是他。他的這種態度給了我一種快感。

我們久在船車中，疲倦極了，晚飯後入浴，有八九年之久不進日本式的澡堂了。入浴後，十一時就寢。



十八日，星期四，快晴。

……我來福岡這回算第四次了，第一次是民國六年，我和一位同鄉在這海岸洗海水澡。暑假快要滿了，我打算回熊本去，恰好K兄由岡山搬到這裏來進醫科大學。我們就在這時候初次談論文藝。那時候K兄的詩興很強。我回熊本去後，還寄了許多詩來給我，我都把它保留着，直到他的詩集出來後。這時候或許可以說是創造社的萌芽期。

第二次是民國十年暑假，我在山口於福銅礦山中實習，偷空到福岡來頑，是和日本

同學鈴木君同來的，到福岡後，才知K兄赴上海去了，他的家還留在福岡。我就在一位舊同學周君處寄宿，周君曾有意介紹我去看神經病科教室，（裏面關起有許多神經病者），但終被拒絕了。故我這回來福岡更急於想看。

第三次是畢業後，民國十一年五月杪回國，船泊門司兩天，我便乘車趕到福岡來會K兄。那時候創造季刊第一期出來了，叢書也出至四五種了。K兄和晶孫都在福岡。他們第二天還乘車至門司，並叫小划子送我回到輪船上來。

這次是第四次，距第三次也有七八年之久了。但街路風景一如昔日，無何等的變化。會衰老變化的只是重遊舊地的人。

在創造社的歷史上，福岡是很可紀念的地點。

對於創造社，我的確是過於自私自利了。締造艱難的責任多由K和C兩兄負擔。Y君也比我多盡了點力。只有我蓄長頭髮，擺文學大家，藝術大家的架子，由海外回來，坐享其成，向社拿錢用吧了。我想到這點，我真慚愧，暗暗地自己打了幾個嘴巴。不過

天下多虛偽的人，也多言行不一致的人，尤多坐享其成的人，我只好這樣想來安慰我自己。然而畢竟太無聊了，自己太不中用了，今後我要獨創我自己的事業。不要去依賴或篡奪由他人汗血所得來的結果。今後要深刻地做點有意義的工作，不要再淺薄無聊地徒慕虛名了。所謂詩人，所謂藝術家，所謂小說家，都是空的無聊的。

五點半回寓。



十九日，星期五，快晴。

早飯後，陳龔曹三君赴大牟田參觀製鋅工場。博士卯再赴數理教室去查閱數理學書。我本來也想到市立圖書館去走一趟的，後來想，答應了『樂羣半月刊』的稿件還沒有弄好，於是改變了方針，等他們走了後，將帶來的譯稿拿出來刪改。費了半天工夫，才把它整理好。

凡。是。譯。品。文。句。定。很。生。強。不。流。暢。你。想。說。是。你。自。己。的。作。品。但。文。句。本。身。已。經。告。訴。了。

讀者，它是從外國書抄譯過來的。故我們從事文字工作的人，如果是從那一部外國書抄譯來的，最好寫明是譯的或翻案的，最少也該表明根據那一部外國書寫的，以明責任。又借用外國作家的圖表也須表示明白，不可欺讀者一時未購到原本，便據原著者的材料為己有。我從前翻案了一二篇外國小說，當時沒有聲明，及今想來，不單暗暗地臉紅，並且在良心上也感着最大痛苦。今後我立意忠實地翻譯些外國書籍以補前缺。

研究學問是應該的，但動機若是想得博士頭銜，那就千錯萬錯了。研究什麼理論都可以，但動機若是欺秦無人，假學問只能騙世人於一時，並不是永久弄不穿的把戲。

十二點半出外散步，並到各家舊書店尋覓自己想買的舊書。

有點餓了，吃了六角錢的西菜。

兩點回榮屋旅館，博士卯已經先我回來了。他說，他也在丸善買了好些書。

寫了一封信寄家，寫了兩張明信片寄東京，一給R兄，請他示知他的寓所的略圖，一寄同鄉黃君，告知他我廿五六日可以到東京來。

明天學術協會開會，我們的團體要貢獻一篇祝詞。因爲這篇祝詞，我們鬧了兩天三夜了。吃過了晚飯，他們又在討論祝詞如何做法，我覺得有點滑稽。到後來還是陳團長能幹，他參酌博士卯和龔局長（龔君曾代理過南潯鐵路局長，所以我們稱他做局長）的意見，終寫成了一篇祝詞。寫好了後，很珍重地摺疊起來，和鈔票一起塞進荷包裏了。我當時假想，明天陳團長走上講壇上去，才發見那個荷包掉了，或忘記帶在身上時，他定臉紅耳熱站在數百聽衆的面前發癡吧。能夠看得見陳團長那樣的窘狀，才好笑呢。

★
★
★
★
廿日，星期六，快晴，有風。

學術協會開會時刻定九點鐘。

日本人真是勢利鬼。前天我們坐汽車出，坐汽車回，旅館的番頭（帳房）和下女都走出來迎送。今天早上我們決意坐電車去，都步行由旅館出來，旅館的人們看見我們不叫汽車了，便也懶得出來送了。

九州大學當局派一名書記，名叫清水邦夫的來專門招待我們。他曾囑旅館要叫汽車送我們到會場去。但我們拒絕了。雖然說是由學術協會招待，但有許多大學教授都搭電車去，我們年輕人儘坐汽車來往，實在太難看了。我的意見，博士卯也表示贊成，大家一同步行到馬路上來。

今天陳團長和博士卯特別穿了 *Morning Coat* 出來，在街路搖搖擺擺地走着，煞是好看。他們真像電映戲裏面的滑稽 *Stars*。博士卯大概是記顧着自己穿着 *Morning Coat* 在街路上走不甚好看，忽然又埋怨我們說不該不叫汽車，萬一誤了開會的時刻，就太醜態了。

『剛才才是你贊成不叫汽車的。』我指摘他。

博士卯脾氣的確比我好，也很講體面，怕我和他在電車路上吵起來，他忙認錯，急急地走向電車站去。我也很失悔我太認真了。博士卯實在是很可愛的學者格，有點可惜的是 *Japoni Cization* 的程度太過了一點，但比漢文一句不通，完全和日本學生沒有兩

樣的就強得多了。

有些從少就到日本留學的一住十五六年至二十餘年不等的學生。他們的 *Japoni Oration* 的程度是十足的。他們只恨馬上不能變成日本人。甚至於凡是日本人放的屁都說是香的。論到中國菜就痛罵污穢，油膩不堪喫，看見日本的豆醬湯或醃蘿菔便大呼好喫。這種心理可以說是變態的。

日本人對於中國人的態度只有兩種，一是明火打劫，一是笑裏藏刀，前者我們可由濟南慘案及往年之廿一條款等證明，後者可由一般在中國的滑頭日僑證明，不過程度有深淺之別吧了。我從日本回來後，差不多完全和日本絕了緣，除託在日本的友人買些書籍外，對於日本的事我都不大理會。總之，我以為要解中日間的糾紛必要取一種特別的方法，——使中日兩國的大多數民衆能開誠相見的方法。單靠上層階級或幾個智識分子的表面敷衍，口頭上講親善，心裏互相輕蔑，是無由解決的。

近來日本方面有些智識分子（當然是屬 *Bourgeois* 階級的，）和在中國刮削夠了的資

本家（如大倉組等爲其代表），在提倡中日親善。當然，他們知道儘用帝國主義的高壓手段對付中國民衆是對付不了的，這是原因之一。但是輕視中國人淺薄，以爲可以愚弄，也是他們的計策。換句話說，就是先高壓一回，看見高壓手段不能行了，便又用軟繩子來籠絡。本來在中國也有些像曹汝霖陸宗輿這些人實在不少。譬如上述的 *Japponi Cizari* 程度高點的人就很容易受這種麻醉。但我相信，這種人是很少很少的，這是日本方面看錯了。縱令少數的 *Burgeois* 和 *Intelligentsia* 的親善能成功，還是不能根本解決中日兩國間的糾紛。

這次到福岡來，許多大學教授對我們表示歡迎，招待極其慇懃。我又何能神經過敏的誤解爲笑裏藏刀呢。譬如桑木彥雄，新城新藏，中村清二，矢部長克諸博士的招待我們，最少可以說是，因爲我們是日本出身的，這次又遠道由中國來參加學術大會，對我們不得不表示點懇親的意思。我對諸先生的好意應當表示感謝。不過諸博士從事科學的研究過深，離社會太遠了，且生於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日本，無意識地和那班資產階

級（如日華學會一班人及大倉組之流），取了同一樣的方式對我們了，此我個人頗引以爲遺憾的。當山崎直方，中村清二，新城新藏，矢部長克諸先生招待我們的時候，我的希望是，諸先生仍能以師長的資格誠懇地給我們一點研究學問的指導，那就比請我們喫清燉鷄，談些無聊的笑話有益數十倍了。對諸先生的招待我雖然表示感謝，同時我也有點失望，因爲過於形式敷衍了，在兩國民衆間的理解上是絲毫無裨益的。

九點開會，先由九州大學校長大工原銀次郎報告開會理由和學術協會的經過及現狀。開會後有日本文部省各大學校長的祝詞，福岡縣知事福岡市長的祝詞，最後是我們的陳團長代表中華學藝社讀祝詞。最初我很擔心我們的團長會雙頰通紅，雙足打抖，不能把準備了兩三天的祝詞念下去。但到後來真是喜出望外，陳團長不單態度鎮靜，念起祝詞來也從容不迫，聲音雖然低小些，但無傷於大雅。

開會完後，十一點鐘了。

由十一點至十二點，中村清二博士講演結晶學與數學，頗有趣。

十二點，由清水君招待我們至屋頂休憩室午餐。

下午，閱演題之 Programme，沒有我喜歡聽的。只有京都大學野滿隆治博士的『海軍戰鬥原理』想聽聽，但到後來還是把頭聽痛了。其實瞻瞻野滿博士是如何的風采，也是我欲聽講的一原因。因為我和蔡源明君曾翻譯他著的『海洋之科學』，有些疑點，寫信去問他，他很詳細地答覆了我們。

由教室裏逃出來，吸了些新清空氣，頭腦稍為清醒了些，我們都乘電車回旅館。山崎中村兩博士和我們同車。我們如何好再乘汽車出入呢。

晚赴福岡市長之招待會。散會後尚有島津標本製作所之招待會。因太疲倦了，都沒有去。赴福岡市長招待會的亦只陳，龔和我三人。沈曹兩兄因事未赴會。

★
★
★
★
念一日，星期日，快晴。

九點赴學術大會，知應在明天開講之『飛行機發展近況』，已改於十二點半至一點半

間講演，講員田中館愛橘博士已趕到福岡來了，因老博士不能久留福岡，故提前先講。

上午聽矢部長克博士之鹽原火山與地體構造之關係，下午聽田中館博士的講演後，又由清水介紹我們到香椎宮遊玩，約費一小時，回福岡市赴島津標本製作所參觀。五點回旅館，略事休息。六點半再赴學術大會懇親會。七點半再赴新三浦酒店，應山崎，中村，新城，矢部等博士之招待。十時回寓。



念二日，星期一，快晴。

由清水氏之介紹，參觀朝日麥酒工場。技師某氏（惜忘其名）特爲我們懇切說明。據云由麥造成酒，需費四個月之久，工人所費勞力很大，啤酒固不容易喝也。參觀製酒瓶工場，尤有趣。

十二時，赴九州大學校長之午餐招待，用日本餐。下午聽新城博士之『變光星問題』及山崎博士之『地塊運動之緩急』。兩博士之講演完後，遂舉行閉會式。時已四點半了。

清水氏仍要我們去遊大宰府，汽車雖以加速度前進，到大宰府時已近黃昏了。大宰府賣有紙製的筆筒，很美觀，我買了一個，擬帶回家去，贈……贈S兒，他學寫字了，有幾枝鉛筆沒有盒子裝，他看見這個筆筒，一定很歡喜的。

由大宰府回至旅館，六點半鐘了，休息半點鐘後，再赴新三浦學藝社福岡支部之懇親會。幾天來的集會都是很踴躍的，今晚是純中國學生的懇親會，用不到什麼客氣，我大嚼特嚼，吃至流汗了，再脫去外衣，繼續大嚼，我們直鬧到十一點鐘。自來日本，一星期了，沒有像今晚這樣歡快的。因為明早就要離開福岡，過了十一點了，不能不早點回去睡。



念三日，星期二，快晴，天氣甚暖。

……下午四點，大體參觀完了。我們向引率者井上克巳（九州大學鐵冶金學教授）辭謝，即在枝光驛搭四點餘之火車赴門司。在門司晚飯後即過海赴下關。

到下關時才六點半，我們要搭的特別急行車是九點二十分，須在下關等三個多點鐘頭。我們就在市內散步。龔君打了一個電報給日華學會的幹事，要他替我們準備房間。向例學藝社到東京時，都是在日華學會寄宿。

我們在福岡時已託博多車站買了寢台票，所以上車略把行李收拾，各人都解衣就寢，因為我們大半天在八幡工廠裏實在弄得神疲力倦了。

前面我既述過，日本很多狗，受過訓練的耐苦耐勞的狗，我想在這火車裏也定有的。因為太疲倦了，沒有去留意他們了。

約摸是十二點前後，忽然有一個人蹲在我的寢台前，把我驚醒了。我以為是扒手，忙摸枕畔的荷包還在不在。但那個人還不跑開。我想這個扒手胆子真大極了。

『在熟睡中把你驚醒了，很對不起。我是由警視廳那邊來的。請問你，到那一處去的。』那個人很客氣地說了一篇話。

『到東京去。』他說話雖很客氣，但我有點討厭，因為我正在好睡的時候給他叫醒

了。

『貴姓名？』

我真想不睬他，但在上海時就聽見日本友人說，十一月十日是日皇舉行加冕禮的日子，對於外國來的客調查得很嚴密。聽說日本當局尤怕高麗的青年。我怕那個偵探疑我是高麗人，我只好告訴他我是由中國來的學術團體的一員。這個偵探的程度太差了，我明明白白地告訴了他是弓長張，資本的資，平和的平，但他還是寫不出來。結果還是我拿他的筆來填上了。

『你的專門是什麼？』

『地質。』看他的樣子，好似不懂地質是怎麼樣的一種學問。但他又不情願再請教我，只含含糊糊地不住地說『呵，呵，呵。』

『從前在日本那一個學校畢業？』

『赤門』。『赤門』是東京大學的綽號。

『那一年畢業的？』

我想他問得這樣詳細，真有意思，他的意思我完全懂了。

『十一年。』

『那一科畢業的？』

這是證明他不懂『地質』兩個字了。

『剛才不是說了地質科麼？』

『東大也有地質科麼？』

我想他或許把『地質』聽作『知識』，在日本這兩者的發音差不多。

『怎麼沒有地質科呢？理科的地質科！』

『呵！理科！理科！』他笑了，不再問了。他像聽見理科後就放心了。於是他就到對面的寢台去嘈陳團長了。

他和陳團長問的會話像比較簡單些，但他要檢查陳團長的小籐籠子。陳團長不答應

，向他要名片。他說，個個都要名片，他沒有印許多名片。一面說，他一面拿出一枚銅徽章給陳團長看。陳團長只好把小籐籠打開來給他看。我有一本英美名家短篇小說集，寄放在那個籐籠裏，他特別拿出來查看。

『你買了許多禮品呢，』他笑着向陳團長說，『對不起了，在熟睡中驚醒了你呢。』
『什麼事，陳團長？』我看見那個偵探走了後，故意笑着問陳團長。

『真討人厭，那條狗！』

第二天起來，知道他先問曹君，次問龔君，其次問我，最後問陳團長。他還問龔君喜歡看改造雜誌不。

我們給他嘈醒了後，都眼睜睜地過了二三個鐘頭才再睡下去。

他要在夢中驚醒我們是特別給面子給我們的。他本來可以早點來，但是同車乘客還沒有睡之前，走來查問我們，不是使我們太難堪了麼？他的意思，——其實日本的 *Intelligentsia* 都有這個意思：

Intelligentsia 都有這個意思：

『支那人儘管侮辱，不過在可能的範圍內還是留點虛體面給他們。』
至於北四川路虹口一帶的日本阿金啄（Aki-do。賤商人之意）之對支那人是連虛體面都不留的。我還是歡迎日本阿金啄的態度。



廿六日，星期五，晴。

……在K站下了車，很容易就找到了R兄的住家。因為門首沒有標札，我在門首躊躇不敢進去，祇一忽，就聽見R夫人的聲音。

『啊啊，有客來了。』她像告訴他的丈夫，一面出來開門。

我一進門就除鞋子，很快地走進來了。近視眼的R還沒有看見我，他坐在蓆子上儘伸出首來望門首，他不曉得我已經笑着坐在他的背後了。

『啊，你麼？』他還是和從前一樣的率直無表情。

我這時候真不知要向他說什麼話好。問他的生活狀況嗎？他的生活樣子已經擺在我

的。面。前。問。他。的。身。體。好。嗎。太。不。能。免。俗。了。想。來。想。去。我。想。不。出。什。麼。話。來。說。我。只。好。等。他。來。問。我。我。便。回。答。他。我。儘。在。看。他。屋。裏。的。陳。設。總。之。一。句。話。P。o。o。得。很。他。只。蜷。伏。在。大。不。滿。二。方。尺。的。矮。桌。子。前。在。寫。原。稿。

『我。在。日。日。新。聞。上。看。見。你。們。的。名。字。知。道。你。們。要。到。來。了。他。們。寫。你。是。武。昌。大。學。教。授。哈。哈。哈。哈。』

『也。不。錯。加。一。個。『前』。字。就。好。些。』

『你。來。這。裏。沒。有。人。跟。着。你。來。麼？』

『不。沒。有。』

R。點。了。點。頭。

R。在。研。究。文。字。學。他。發。見。殷。朝。是。初。創。制。文。字。的。時。代。殷。以。上。的。歷。史。是。靠。不。住。的。而。象。形。文。字。多。由。於。生。殖。器。崇。拜。古。文。字。象。形。男。女。生。殖。器。的。很。多。他。還。問。我。殷。朝。在。地。質。學。上。是。什。麼。時。代。我。覺。這。是。很。不。通。的。質。問。於。是。問。他。是。什。麼。意。思。他。說。地。質。學。上。能。夠。調。

查出殷朝是石器時代或銅時代麼？我說這是考古學者和人類學者的責任，在地質學上說有歷史以後都是沖積期了。R太不以為然，他還責備我，研究地質不該對於這些問題都不曉得。我只好笑，真是有冤莫訴，可見得不同道的人，是很難得互相了解的。

R像被充軍到這荒村裏來，在物質上和精神上雙方的生活都很苦，較之我們在上海做銜學的事業，暇時便挾着情人的臂膀出入於映戲院，跳舞場，和茶樓酒店者，其苦樂何啻霄壤耶？

六點半由R君家裏出來，乘電車回東京O站。因為約了C君，我忙叫一輛街車，叫車夫趕快駛向神田方面去。我的態度太匆忙了，其實並沒有什麼要緊事待做，我只怕對C兄失了信。車夫又是個尷尬貨，駛着汽車瞎跑，該經過的路不走，他只揀幽僻的街路跑。大概是因為他的駕車技術不熟練，不敢在多人來往的馬路上駛，免發生危險吧。第三，距我的旅館只差兩站，汽車停了，在黑暗的橫街裏停住了，車夫說，沒有Gasoline了，沒奈何，我只好下來步行。我那裏知道有人跟着我呢。

回到旅館裏，看見C兄坐在我的房裏等我，我看時鐘，我遲了半小時的約。於是我和陳文祥兄再伴C兄出來在街上散步。走了一趟，我們就到中華第一樓，叫了幾樣菜和四兩紹興酒，一直坐到十一點半鐘。

R兄和C兄在日本的生活都很苦，尤其是精神的生活R兄像受流刑被流到荒島上，C兄也說他在這裏十個月了，完全過孤獨的生活。他們一天到晚，只是寫，除讀和寫以外，沒有事。他們近來生產力如此之強，就是這個緣故。



廿七日，星期六，晴。

天還沒有亮，就聽見犬吠。我想何以今天犬吠得特別厲害呢。這是因為前兩天事忙，沒有注意的緣故吧。其實犬是天天在吠。

我才洗漱完，打算到食堂去喫早點，因為我們昨天約定了今天要一同去參觀市政調查會和理化研究所。

我正要進食堂，龔君來對我說，大概因為你昨天去看了R君，警視廳派有四名偵探要會你，他們在會客室裏。

我雖然沒有犯法，但我生平怕狗，也討厭公家的偵探。我便走出會客室裏來問他們有什麼事。

日本是階級非常明瞭的國家，他們第一人稱，第二人稱，第三人稱的代名詞都有貴賤中等的三種。他們對我雖然不是用最賤的稱呼，但是用最不客氣的是 *Kimi*。

『*Kimi* 東大畢業的麼？』

『是的。』

『那一科？』

我真討厭極了，我忙叫龔君拿了一張團體名片來。他們看見我是理科畢業的，便問我幾時畢業的，我也答應了。

他們還神經過敏地問了許多話，我只當他們放屁。但他們要來檢查我的行李，沒有

法子，就讓他們翻箱倒笑的檢查了。可憐龔君因為和我同房，行李也被檢查了，真對不住他，我累了他了。

就這樣的糟蹋了兩三個鐘頭，到後來他們走了，祇留一個向我明白說，他要做我的侍從武官。

『好囉，你就跟了來吧。』

我和龔曹兩兄出來，那位永原先生也跟了來。他是個可憐的忠實人，故我特別稱他為永原先生。在途中看見陳團長，因為陳團長先和博士卯到日華學會等我們。

『等了半天，怎麼還不見你們來呢？』

『就是那班討厭鬼檢查行李，鬧了兩三個鐘頭。』龔君說。

『還有一個跟了來呢。』我笑着說。

『這真討厭！』陳團長正經的惱了。『這樣跟了來，精神不痛快，還參觀什麼！』到了日華學會，沈君因為等我們等得不耐煩，先走了。於是我們叫汽車到市政調查

會來。

後頭跟了一名偵探來，大家都無心參觀，於是我提議到帝國 Hotel 找鄭心南兄去，要煩他爲我們到外務省去交涉，由外務省再向警視廳交涉；撤回跟在我們後面的偵探。

外務省打電話到警視廳去了，警視廳也答應撤回那個私服偵探，上面握手，下面用腳踢，就是日本人的慣用手段，這是襲君說的，我覺得一點不錯。警視廳雖然答應撤退那個偵探，但他還是跟了來。

我會過了C兄，會過了R兄，會見了幾位同鄉舊友，我的心願償了，我再無留戀東京的必要了，我決意回去。我本很想快點回去看我的S，T，Z，三兒。

曹君也因爲學校的假期滿了，急於要回去，他答應我一同走。那時候我真感激曹君。有曹君同伴，總比我單一個人走強些。

由外務省出來，我們都相信外務省替我們交涉妥了，並且外務省還給了我們各人一張證明書，證明我們是來視察學術的，無奈警視廳當那張證明書上寫的文章是放屁。那

位永原先生又跟了來問我們，外務省如何說法。我們告訴他，外務省已經向警視廳說妥了，即刻下命令叫你離開我們。但他無論如何還要跟了來。五個人在日有比谷公園角上再開始談判，真有些像小商人們在街路上爭價的，煞是好看。

『你快點走開，不要跟到來。』

『有什麼要緊呢，你們走你們的路。我遠遠地在後頭走。』

『我們不知道，倒沒有什麼要緊，知道了你在後面是跟了我們來的，精神上就不痛快了。你真要妨害我們的視察麼？』龔君說得臉皮通紅了。

『有什麼要緊呢，我跟了來決不會妨害你們的。』

『不行！』我強硬地和他說，『你如要跟了來，我們就一同回到外務省去，儘坐，坐到警視廳撤你回去的命令到來。』我也生氣了。

『張君何必這樣生氣。在街路上，你走這一邊，我走那一邊，不好麼？』

『你這樣說，太把人當傻了！我們還是一同回外務省去吧。』我拉着那位永原先生

的手，要他同我到外務省去。但只一瞬間我就失悔不該有這樣的態度。我因為氣極了，沒有加以深思。

我想外務省何嘗不是一樣的討厭我，不過敷衍面子吧了。我想借他們外務省的勢力去恐嚇這個可憐的永原先生，——他因上司有命令，只在機械地動作，是很可憐的，——未免太可恥了。

果然，永原先生一句話不說，默默地走向那一頭去了。他像決意回去報告我們在外務省交涉的經過。他真的不跟我們來了。

我們四個再叫了一輛汽車，駛到神田三崎町的會元樓來喫中飯。我們來到樓上，就看見台灣留學生在開同鄉會。

『今天真倒霉。萬一有偵探來，又要說我們來參加他們的集會呢。』陳團長笑着說。永原先生，在日比谷公園傍，臨別時，還問我們下午到什麼地方去。我們答應他到理化研究所去參觀。我想他一定跑到那邊去監視我們了。

由會元樓出來，大家都沒有心緒參觀了。又決議各人自由行動。

我想，我到什麼地方去好呢。凡是有中國學生住的地方，都有偵探監視着。我不敢去看C兄，更不敢到R兄那邊去，怕增加了警視廳的懷疑。我想，回旅館去也不好，旅館裏定有人守着我的。並且他們不知什麼時候才回來，一個人行動不自由，是再辛苦沒有的。

曹君看帝國美術展覽會去了。我因為對於美術沒有興趣，沒有陪他去。龔君看他的小孩子去了。陳團長也像不願意和我同行，我覺得很可笑。在上野公園前下了電車，他們都離開了我走。我登時感着一種悲寂。偶然望見地下電車的廣告，我想，已到東京來了，坐坐地下電車是什麼滋味吧。地面電車和地下電車差不多，只是空氣差一點，又車費比地面電車貴，所以搭客很少。

由上野到淺草，一刻工夫就到了。我原想看電影戲去的，但到淺草來時，忽然有點頭痛，大概是太疲倦了。我在雷門前玩具店買了幾件小孩子玩的東西。我決意明天離開

東京了。

由淺草叫了一輛汽車趕到本鄉來，在高等學校前的文具店裏買了五十張 Mont 紙，這是買給 P. S. D. 君替樂羣畫封面的。再到郁文堂買了些書，然後買了一個手提籐籠，把這些什物裝好，提着走回日關旅館來。

永原先生果然坐在旅館的門廊裏。還有一個也像是偵探，在和他說話。一看見他便笑嘻嘻地向我說，

『張君下午到什麼地方去來？你們沒有到理化研究會去呀。』

我覺得他真討厭極了，不理他，一直回後面的房裏來。但他竟不客氣地跟了來，站在門首。

『張君，你今天下午到什麼地方去來？』

『沒有告訴你的必要！』我叱他。

『問一問有什麼要緊。何必這樣生氣呢。』

他說着想進來。

『滾出去！不得我的許可，不准進來！』我一面在寫明信片，通知在東京的友人，我要離東京了，不再去看他們了。

『把我嚇了一跳。』永原先生這時候的態度實在可憐，忙退出去了。

『張君你是赤門出身的，何以這樣不明白，儘生氣呢？』他站在房門首笑着說。

『赤門出身的，給人家當傻時，也會生氣的。』

『那末我回去了。對不住，攪擾你了。』他站在房門首向我點首。

『你回去不回去，沒有通知我的必要。』

永原先生真的走了。因為他要交班了。當我回來時，他已經把我介紹給那一個胖胖的，樣子很兇的偵探。永原先生的責任已經交卸了。

我的明信片寫好了，很無聊，本來想出去，再巡視舊書店。但想像到那一個樣子比較兇的偵探要跟着來，我真有點怕。我決意不出去了。就在沈君的床上睡着了。

像有人走進房裏來。我忙睜開眼睛，曹君挾着一大包書回來了。

『你幾時回來的？』

『回來了半天了。那個傢伙又來了呢。』

『沒有呀。門廊下和會客室裏都沒有人呀。』

『有的，不是上半天那一個，調換了一個新的來了。』

聽見曹君說沒有人在門廊下和會客室裏，我心裏暗暗地有點歡喜。我想，莫非命令到了麼？錦町警察署把他撤回去了麼？

『你試出去看看，是不是真的走了。鼻門首有一點鬍子，黑黑胖胖的，就是新調來的。』

曹君真的走出去，過了一會，笑着回來說，

『有的，有的。還沒有撤回去。站在門外去了。有鬍子的，是不是？』曹君說到這裏，用右手的食指摸了摸鼻孔門首，『他還有根很粗的手杖，比今早上的兇得多呢。』

『他們說偵探用的手杖裏套住有一枝小劍，不曉得是不是真的。』

『你害怕麼？』

『他若沒有帶兇器，我們可以和他開個頑笑呢。』

『我們喫飯去吧。我們故意跑一跑，多轉兩個灣，看他怎麼樣跟了來。』曹君笑着說。

『那不是更增加了他的猜疑麼？』

『怕什麼！』

我們走出旅館門首來了。那個偵探看見我們，精神似乎緊張一點，挺直他的胸膛，睜着他的雙眼，像在賞鑑東京城頭的白雲。他的身體一點不動，佯裝沒有注意我們。我想這真是滑稽。

我們只走了七八步腳，他也移動了。

『我們跑麼？』曹君笑着問我。

「不妥吧。我們跑，他也跟着跑，給街路上的人看見了，難爲情。」

我們在一家小食堂裏喫飯，喫了半個多鐘頭。這家食堂在一條單口胡同裏，那個偵探便不跟來，只在胡同口守着。

我們各喫了一碟 *Pork Cutlet*，一碟 *Osteriry*。一碟飯，和各喝了一盅啤酒，可以說是又醉又飽了，因爲我們都不能多喝。

『去叫那條狗來，請他喝一盅啤酒好麼？』

『好的。』曹君笑着出來看，但不見他的影子。

『恐怕回去了，不來跟了。』曹君回來說。

『他決不敢走的。他躲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偵察我們的行動呢。或許他由後門走進廚房裏，在窺伺我們也說不定。』

我們由小食堂出來，就在神田一帶轉了一個大圈子。由中華第一樓那條街向九段坂走去，再由九段坂沿電車路走到神保町，再由神保町走到駿河台，又由駿河台走到小川

呵，由小川町再折回旅館裏來。這幾條街的路程雖不多，但我們看了二十幾家的書店，在每家書店裏多則花二十分，至少亦十分鐘，五點半出來的，回來時已經十一點半鐘了。我每進一家書店，便翻轉頭來看那個偵探，他就在遠遠的對面電柱下癡站着，像一個銅像。我想他的生活真苦呀。假定他也有一個小女兒像我的丫兒那樣哭着望父親回來時，……我還是早點回去吧，好讓他早點回家去看看妻子。我把我的無聊的感想告訴了曹君，曹君搖了搖頭。

『不，不行吧。他今晚上怕要徹夜不睡，站在旅館門首看守我們呢。是他的值班，不到天亮他不得回家去的。他要做整夜的守門犬。你看，他的衣服特別穿得多，不是準備熬夜麼。還有頸圍呢。』曹君笑着伸手向頸項比了一比給我看。

我到這時候，真佩服當暗探的日本人了。他們的忍耐力真強，他們只忠實地跟着客人監視，不敢向客人囉唆一句，得賄賂的事更不消說。因為跟一個客人，他自己的行動自由都失掉了。他當然不是爲忠君愛國，他是要忠實地維持他的飯碗。假定我一跑，在

黑。暗。的。街。道。上。轉。一。二。個。灣，叫。汽。車。走。了，他。趕。不。上。來。了。時，他。的。飯。碗。就。難。保。持。住。了。明。天。他。的。妻。子。定。哭。着。罵。他。不。中。用。吧。

鄭心南兄很關心這件事，也爲我抱不平，爲我很忙地奔走交涉。我回來旅館，才知他來過了，沒有會着我們就走了，留了幾張名片，討論關於這件事。他主張，明天日本當局仍不撤退那個偵探，我們就全體回上海去。我聽見心南兄這個主張，心裏十二分感激。他還打電話來說，他已經打電話給外務省，並託日華學會去向警察當局交涉了。

過了十二點鐘，又有電話來了。我已進了寢床，龔君出去接電話。不一刻，龔君回來了。

『好了，好了。日華學會那邊來的電話。警視廳那邊已經答應撤回那個守門狗了。不過今晚命令來不及了，要等到明天八點半鐘命令，才得達到錦町的警察署。八點半以後，那個偵探一定回去的。』

『不管他們撤退不撤退，明天晚上我決意走了。』我把才睜開的眼睛再閉上。我只

擔心，明天黃，葉，沈三君若不來看我，那末又不知在什麼時候才得見面了。黃君研究地質，前面已經說過，葉君研究經濟學，沈君研究蠶學，都是同鄉，因為明天是星期日，他們都約定了要來看我。黃君雖在前天見過面，葉沈兩君還沒有會到。



廿八日，星期日，微雨。

七點多鐘，我和龔君都醒來了，但還沒有離寢床，下女跑來說。

『張先生，有客要會你。』

我聽見了有客，胸口便撲撲地跳，雖然不是害怕，但總擔心偵探們再來問長問短，實在討厭，精神上也很覺痛苦。我便問下女。

『穿洋服的還是穿和服的？』

『穿和服的，』下女說了。

我想穿和服的定要穿屐，偵探要跟人跑，決不至於穿屐來吧。我稍覺安心了。

『是那一個呢？』

『恐怕是我的同鄉吧。他們都約了今天來看我的。』我想定是黃君或葉君，因為他們都有穿日本服的習慣。

聽見下女在外面對那個來客說，

『張先生還沒有起床。』

『不要緊，那就等他起了床時再會他。』

聽來客的口氣，完全不像是中國人。我想莫非是『改造』社長山本先生麼。我又想快點起來會他。

在上海時，井上紅梅君寫了一封信給我，介紹我去會山本。我一到東京就把那封信寄出去，並請山本指定會面的時間。昨天由書店回來，龔君便告訴我，

『山本來過了，因為你不在，留下名片回去了。』

下女又進來了，我便要她引那位來客進來，因為我實在急於要知道他到底是誰。

『請到這裏來，』下女在外面對來客說話的聲音。

紙屏再打開了，一個年約四十多歲，沒有蓄鬍子，樣子雖然不兇，但像很狡滑的日本人，站在房門首儘望着我。他不敢進房裏來。看見他那種怪樣子，我就明白了。胸口再跳動起來，當然不招呼他進來了。

『你是那一個？』我問他的時候，龔君也儘望着他。

『我是錦町那邊派來的。對不住，太攪擾你了。』

我點了點首，把才由被窩裏撐起來的半身再倒下去，不理他了。龔君也只用鼻子哼了一哼，把被窩一拉，遮住了頭部，不看那位來客了。

那個狡猾像走了後，——當然他是在門首守着我，——龔君忙叫下女進來問她，幾點鐘了。

『我去看一看來。』

下女去了一趟，回來說，

『七點半鐘了。』

『還要一個鐘頭，此刻命令還沒有到錦町警察署吧。』

我們起來洗漱後到食堂裏來時，看見那個狡猾像坐在會客室裏吃烟。

但是到了九點多鐘，那位狡猾像還坐在那邊，動也沒有動。

龔君一個人參觀鐵道工場去了。我們四個還留在旅館裏。我託博士卯打了電話，叫心南兄過來。

九點半鐘心南兄和日華學會的總幹事來了。聽那位幹事的口氣，好像警視廳因爲日皇加冕式舉行在即，所派偵探不能撤回，並且還詭辯，這是出於保護的意思。

『像我們這樣的區區小子，用不到你們保護，這種保護實在不敢當。撤退不撤退不要緊，橫豎我今晚上要走的。』我對我們同伴說。但是日華學會的幹事是懂中國話的，他看見我態度這樣堅決，並且還說了些外務省的證書只值得揩屁股的話，他便自告奮勇再到警察署去交涉。

神田警察總署正在日華學會對過，那位老幹事和那邊的一個科長認識，大概他把一切情形說明白了，對我雖然還有幾分懷疑，但相信我是快要走了的。換句話說，他們是潛默裏以我的出境爲交換條件。他去了半點多鐘，打了電話來說，神田警署答應撤回那個偵探了。果然在會客室裏看不見那個狡猾像了。

我決意要回去。當然，他們也不便再留我了。曹君也說要和我一路走。於是心南兄對我們各貸一百五十元。我這次東遊是自討苦的，同時累了心南兄不少，我在這裏該對他表示謝意的。

沈，葉，黃三兄也來了。他們在日本領官費讀書，在國外住了十餘年，對於中國社會情形很隔膜，中國的革命潮漲高至如何的程度了，他們都不十分知道，這也難怪的。

正午我和他們出來，到會芳樓午餐。

曹君買書去了，他約我四點半須在旅館聚會，收拾行裝。其實我的行裝早整理好了，專等時間的到來。

很出人意外的就是恰恰朱鳳美君由海南回到東京來，他聽見我在日關，特由青年會過來看我。我也陪他到青年會去坐了半個多鐘頭。回來時，看見永原先生又坐在旅館裏的門廊裏。

日本外交之無信用，由此點可以證明。

我不理他，直回到後頭房裏來，看見曹君的行李也收拾好了。

「走吧。」曹君，看見我回來了，說。

「走吧！」

旅館主人也像十分討厭我了，我一天不走，刑事偵探一天不離開他的旅館。他早替我叫了汽車，並將行李搬出來，一一裝進汽車裏，於是我們也走出來。

黃君送我們到東京車站來，還送了些頑具，說是他的夫人買來送給我的小孩子頑的。

我們打算搭九點二十五分開往下關的急行列車。我們因為要買寢台票，也想早點到

車站去。

我們正在買車票，又看見永原先生了。他擔着一把洋傘，儘在望火車發着呆，我們把車票買好了，行李交託好了後，打算到車站外去喫晚飯。永原先生當然也跟了來。我向他一招手，他飛跑地走前來。

『回國去麼？』他問我們。

『受了你的驅逐，只好走了。』我笑對他說。

『你這樣說法，使我太難堪了。我只是奉命令來的，好說什麼話呢。我也知道很對不住你。』

『你可以回去復命了吧。』我說着把車票拿出來給他看。他對於『長崎』兩個字特別注意。

『我今晚並不是來尾行的。』

『那末，你來做什麼？』

「警視廳有命令來說，你今晚要動身的樣子，叫我來看你。」

「感謝，感謝。閒話不說了，我請你一同去喝杯酒吧？」

「你們去。我肚子不好，不想喫。」

「不要客氣，我們要走了的，揀一個僻靜的館子就好了。」

「……」永原先生不說話，像有點意思了。

「喫日本餐還是喫西洋餐？」我問他。

「支那料理才好喫呢！」他饑涎欲滴般地说。但他隨即又辯解，我的肚子不好，什

麼都不想喫。

「不要緊，喫點不要緊，多尾行幾個客，就容易消化了。」我說了後大笑。

「張君，你說話真厲害。我眞的肚子不好。」

「什麼道理？」

「我的職務真苦。真是個苦差。」

「何以這麼說？」

「昨夜裏尾行一個俄國人，——其實一點沒有可疑的，又是當局的神經過敏，——跟到午前兩點多鐘。那個俄國人在一家 *Bar* 裏頭儘喝酒不出來，害我在 *Bar* 門首儘站，冷死了。到兩點半才回到家裏來，老婆睡熟了，叫了半天才醒過來，你想我氣不氣。我雖然進了寢床，但精神反燥，睡不着。我剛剛睡下去了，老婆又把我叫醒來，說命令到來了，要去尾行一位貴國人。還沒有響六點，我又出去了，肚子又飢，身上又冷，你想這樣地起居不定，飲食無常，那裏不會把腸胃弄壞呢。」

「你有小孩子沒有？」

「五個小孩子了。」

「都長大了吧？」

「大的只十一歲。三個進了小學校，最小的還在喫奶。」

「你一個月的薪俸多少？」

「有。限。有。限。」

「有。六。七。十。元。吧。」

「……」他不說話。

「有。百。把。塊。錢。沒。有？」

「是。那。個。樣。子。」

看他的神氣。薪水是不很高的。

「你的小孩子將來進了中學，你的負擔又要加重些吧。」

「我們的小孩子那裏敢想進中學呢。」

「那裏話！像你這樣地勤勞，這樣地忠君愛國，你的小孩子將來一定上進的。你這樣地爲他們勞苦，他們將來對你要特別孝順才對啊。」

「……」永原先生只是苦笑。

「你們辛苦，他們賺錢，田中義一怕變成了一個大富翁了吧。」

『不見得吧。』

『你每月總要貯蓄一點吧。』

『……』他只跟着走，不回答我。

『再過十年二十年，你也可以把貯蓄下來的錢，買輛自動車呢。』

『張君，不要說笑了。』

我們走到一家珈琲店前來了。

『請進，請進。時間還早得很，請慢慢喫。我在這裏等你們。』他站在門首不動了。

『不要客氣，一同進去喝一杯吧。』我拉着他的臂膀強他進去。他向前後左右望了一望，看見沒有行人，便急急地拉了我們進來。我們揀了近門的一個座位，我和永原先生對坐，曹君坐在我的左側。

『你有五個小孩子了，佩服佩服！連教育費，很不容易吧。』

「所以我這樣的瘦了啊。」

我們三人分喝了一瓶啤酒，各喫了一分 Lunch，他雖然說肚子不好，但是啤酒還是喝了，Lunch 也吃得比我們乾淨。

我們由珈琲店出來，再向銀座那邊散步。

「昨天太把你罵狠了，真對不住你。你是機械地在動作，怪不得你的。」

「我對不住你了。不過奉了命令來，沒有辦法。」

「我和你雖不同國籍，但在社會上的地位是一樣的，你知道麼？」

「……………」他一刻沒有話說。

我也不便再多說。過了一會，

「你受過完全的大學教育，我那裏敢和你相比呢。」

「大學畢業有什麼中用呢？生活苦是一樣的啊。」

他每聽見這些話，他都不敢回答什麼，只默默地跟着我們走。

我在柳屋買了幾盒肥皂及幾件日用品，打算帶回上海去送朋友的。只買了十多塊錢的樣子，永原先生在傍邊望着，很羨慕的樣子。我也不敢再買無聊的東西了。

曹君還買了一大包水菓帶到車上喫。永原先生親切地替我提着走。我很覺得不過意，不肯給他提，但他爭着要提。

「你住什麼地方，可以告訴我麼？以後我會寫信來給你，我們是好朋友了啊。」

「……………」他只低着頭走。

「怎麼樣？」

「寄到錦町警察署轉交就可以。」

「你這個職務不見得是終身職吧。」

「當然不是。……不過，……我將來或許也會到上海去謀活呢。」

「上海還是一樣不容易啊。恐怕比日本還難些呢。」

我們回到車站了。因為要剪票，客擠得很，我的手提行李及買來的用品都是由永原

先生代我送到柵欄邊。

「過了神戶不會這樣戒嚴，你們可以到巖島看楓葉，慢慢地頑吧。」

「不，我們直回上海去的，在途中不下車了。你去對警視廳的當局說，可以放心了吧。」

「吵啲啫啦！」他笑着告別。

「吵啲啫啦！」

我們揀到了第十一號車箱，把行李收拾好了，就寫了一張明信片託 boy 投郵。明信片是寄給 R 兄的，因為我約了三十日再去看他，怕他望我。我不能不略把我要急急離開東京的原因告知他。



二十九日，星期一，晴。

整日在車裏，十分煩悶。想到我這次志望來日，真是自尋煩惱，又好笑，又好氣。

沿途車站都有偵探來監視我，看我下車不下車。甲站的偵探乘車至乙站，便交代給乙站的偵探，送我至丙站，就這個樣子把我直送到下關來。

過了海，到門司來時，十點半了。十一點二十分再趁由門司開往長崎的火車。在門司車站，還有偵探來檢查我的車票，是不是到長崎。

開了火車後一二十分，我疲倦極了，睡着了，有沒有偵探跟了來，我不知道了。一直睡到第二天的六點鐘。



三十日，星期二，晴，有風。

八鐘半到了長崎，又看見有偵探在等我們。我們忙取九十元交給山崎旅行社，託他代買船票，並託他們運行李到上海丸船上去。交點清楚了後，我們到四海樓喫早點。

上海丸於下午一點展輪，看見海面的風吹得厲害，有點擔心。明天雖可以回到家裏，但今晚上的苦就難挨了。

到了晚間，輪船果然簸蕩得十二分厲害。我睡在艙上，還像看見我在柳屋買東西時，很悲寂地站在我傍邊的永原先生。我想他此刻又接到了命令，在這寒風深夜裏出去尾行那一個客人了吧。

「不要想那些事了。只望快一點天亮。明天下午可以看見S，T，Z三兒了。」第二天下午，二點多鐘，上海丸進了黃浦江。我儘站在甲板上眺望遠遠的隱伏在濃黑煙霧中的上海城。

雖然是破碎不堪了，但舊山河，在我，還是十分可愛的。

祇半個月間，我竟演了一場悲喜劇！



『東京紀遊』原名『羣犬』，收在作者的短篇小說集：『素描種種』內。作為它的主要的題材的，是作者一九二八年至日本考察學術的日記。

但是，為什麼又寫着『羣犬』的標題呢？這是因為作者到了日本以後，便為日本當局所注意，以為他有什麼

危險性，終日派着偵探跟着他，監視他的行動。他（學術考察團的一員）和他們的同行者，一再向日本當局交涉，日本當局一面承認撤退偵探的要求，一面仍然經常的將偵探派出，直到他離開日本的時候。『羣犬』就是指這些偵探。

這一篇日記所涉及的範圍很廣，雖然日常的生活行動作爲了它的主要的題材。其間，關於學術考察的部分，是全經編者刪去了。這裏所留下的，大都是作者日常生活的紀錄，心理的解剖，『羣犬』的活動情形，兼及『創造社』的種種。其間，寫『羣犬』的態度的可笑可惱，尤令人噴飯——可以作爲很有趣的小說讀。

作者，廣東梅縣人，所著小說甚多，主要的有：『沖積期化石』，『飛絮』，『苔莉』，『雪的除夕』，『不平衡的偶力』，『上帝的兒女們』等；刊有『資平小說集』，已出三本，全書據預告係六大冊。

日

記

田

漢著

中華民國十年十月十一日

早晨漱瑜先我起來了。我正在睡夢中，忽然覺得唇上一冷。漱瑜笑着推我道『二哥，快起來，今天好太陽啊，快起來看。我剛盥洗了等你一塊兒去喝粥呢。』說着一面推開窗外雨板，日光同鳥語，同時跳到我的枕畔來。我一翻身便掀被而起，用兩個手背在那里擦眼睛。漱瑜笑指着我說道：『你看你這個大孩子哪！』我也笑了，披一件單衣便往廁屋小解去，漱瑜還在後面說道『你快來穿衣不要着涼了。』

穿衣，盥洗之後，在廊下略散散步。覺得今天到處都漂着一種使人舞蹈的空氣。略

看了各種日報，隨即照例將日日新聞連載的學者氣質剪下粘起，粥也懶得吃，便在坐位上看起來。漱瑜吃了粥後也拏着『朝日新聞』的小說坐在我的左膝上看。

我看書報的眼光被庭前的景物奪去了。你看甚麼書中，有這樣一幅生氣盎然色彩鮮明的插畫。紅的楓葉上，青褐的無花果葉上，蒼翠的松柏葉上，綠黃的芭蕉葉上，嫩綠的薔薇葉上，受着朝日的光都像點着無數的金蜻蜓銀蝴蝶似的。微風一吹，這些金蜻蜓銀蝴蝶在那些青綠紅黃的色彩中間飛舞起來。同時庭前好像黃緞子起紫花的地面上，那些紫花也跟着在黃緞子上飛舞起來，看了真令人起『地上樂園』之感。祇可惜秋風連夜，那枝大榆上的枯葉，蕭蕭的落了滿庭，黃緞紫花都減色了。

潘君鬚髮也見到了，忙下階級穿着『庭下馱』拏起掃筥把枯葉掃了，便晒衣履。晒了衣履之後，便拏起剪子棍子，蹲在一枝薔薇的前面去替他修枝扶幹。潘君甚胖。這時是陰歷九月天氣，他還穿着一件單和服，忙得熱起來，并和服的上身，都褪下來，納在腰帶上，蹲在地下。做事的時候，他那白胖胖的背上，滿映着一背的花。

阿呀。你看小蟲兒也飛起來了，小雞子也走出來了，殘蟬也曳起聲來了，蟋蟀不知早晚，也唧唧起來了，遠處的鷄也格格起來了，變雨後新晴的不祇我一個人呢。

下午教了漱瑜幾點鐘的王爾德的『獄中記』(De Profundis)。老大要我同他到公使館會某君，因為路不熟，恐怕找不到。我因為適有事情不大想去，潘君午睡醒來，我便轉託他。他接應了。晚飯後我把事略做完，便倡言一塊兒到葵橋去頑，潘君高興起來勸漱瑜和老七一塊兒去，打轉，到神樂坂去遊夜市。漱瑜不大願著中國衣服，且以沒有鞋子穿，初不願去！極力勸她，她纔笑說：『我和前日一樣著男子裝去何如？』大家拍手贊成，她於是拏着幾樣衣帽，到她房裏去了，我們各人穿好衣服戴好帽子，我還帶着一本The French Impressionists 安排到電車上去看。剛要到門前去穿靴子。忽聽後面有人拍肩喊道：『田君阿！那里去？』我回頭一看——仔細一看，不覺微笑起來，『這不是我的小弟嗎？』

我們一行從早稻田終點上了電車，從飯田橋換車向葵橋去，車中總是我与老大老七

夾着我那『小弟弟』坐了，他(?)望那里，我也跟着橫着身子望那里，他那『烏打帽』雖然把耳朵都蓋煞了，可是還蓋不了兩鬢及後頭的淺髮，就是他那兩個耳朵上的紅痕也逃不了我的眼睛，所以我非常耽心。可是看車上的人也有正襟危坐目不斜視的，然大都東倒西歪，無略顧人家環孔之有無，髮毛之長短。注意深的還是女人，從飯田町到葵橋的車上有一個帶着小孩的女人，始終望着漱瑜。這難道也英雄識英雄嗎！飯田橋購了兩份晚報，一時事報，一知報。

我們到葵橋下車便上永樂町那一個坂，這一坂，是我們民國八年五月七日，圍攻公使館時，八百健兒長驅突進之地，今晚重經此地，那一種壯烈的場面，不覺電影一般，又活動於我的眼底。上了坂近鍋島邸時，兩傍石砌內，蟋蟀之聲，叫的真是嘹亮，老大又幾乎安排去捉。已而近公使館，使我想起去年十月十七八幾日，靈光演習之時，公使館的應接室和彈子房都成了我們的新劇演習之場。聚當時東京留學界新劇之人數十輩，忍飢挨渴演習其中數日，不可謂不熱心。特草創伊始，諸事不齊，脚本及演出皆未能收

我們心望的成功，亦勢所必然。然而今日，則并此數十輩的幼稚演劇家，而亦風流雲散。最熱心的伯範君新自故國歸東京，亦言於故國劇界大抱悲觀，以後於東京留學界的劇壇也宣告隱退，使我想起真難過。雖然真有心的人，豈因外界的感觸而變其初志耶？他們進去許久方出，則云某君已隨中國使節一行赴美。某君爲吾湘同學中之富有膽氣與一貫的主張者，我雖未能盡許其主張，然殊祝此行於他有益。

我們下坂後依然坐電車歸飯田橋，由飯田橋上神樂坂，略購信紙畫片，經早稻田步行歸社。然而我的小小弟弟已經困頓得走不動腰了，帽子也懶取得了。

中華民國十年十月十二日

上午閱報外無甚深的印象。老大邀我同去找劉毅公先生問太平洋問題，因爲他昨日到橫濱和那些寄港的使節團會見了。可是我們在下戶塚找了許多時沒有找到他的地方，祇好算了。擬寫『速達』請他來舍。老大往郵便局取了二十元，我們遂回到江戶川橋畔一

書店，爲漱瑜購第四*New National Reader*（一圓十六錢）英和固有名辭詞典等書。又入正街購各物事，順便至山岳堂，購秋田雨雀氏「國境之夜」的戲曲集一冊及橡皮一塊而出，山岳堂爲一長寬不滿一丈的小店，然所發賣的東西，絕精雅而高尚。除店子的中部陳原稿用紙，信封信套等文房具外，兩邊則左陳歐洲各國原色版名畫，右陳各國及日本名山鉅嶽的寫真。正面則陳東西宗教藝術的著作。山岳堂之名，恐怕是專由右邊來的，此店曾有人說他是白樺派的小賣店，看他那種宗教的，貴族的，藝術的色彩，真使人頷首。

中華民國十年十月十三日

午後高見一雄君（早大英文科一年生），偕其友某君來，爲商量教授漱瑜及老大的日語事。我與高見君縱談日本文壇現勢，與新劇運動，意氣萬丈，各忘其國籍。

鬱居八疊席內，終日執筆，對着書廚，偶望庭前，花木就衰，落葉不掃，三兩隻小雞在落葉中爬搜，沙沙作響而已。擲筆而起，邀漱瑜老大入諏訪之森散步，森中一個人

也沒有，古寺階前，落葉較我們庭內尤多，林中更可知了。我們呼嘯一聲，滿林都起一種蕭然的反響，使我們不敢呼第二聲，漱瑜在地下拾了一些栗子，給老大，老大劈開要吃，漱瑜說：『不能吃，』老大鬍鬚很可惜的丟了。踏着落葉，過秋葉庵門前時，那暑假中繫着我們無窮的清涼味的葡萄藤，已經半枯了，那賢慧的水鋪女主人的門，也掩了。我們各人都向他那『秋葉庵』三字的舊燈籠上，報以懷舊之一瞥。出諏訪神社時，左邊的樹上，還掛許多的紙條兒，像耶穌聖誕節樹一樣。想是前月大祭那天掛的。我有意無意的扯一條下來，搓成一個紙團，不知道丟到甚麼地方去了。上靶場的長堤時，看見堤的兩旁生了許多野菊，黃豔可愛。漱瑜連忙去採，我和老大也幫着替她採。漱瑜不覺喟然和我們說：『你看，我們前幾次過這裏的時候，兩旁的草木，長得幾乎過不得身，並且望不見底，不想纔有幾十天不到這裏來，就零落到這個樣子。』我一面找野菊，一面應他的話，一留神把一枝灌木底下的小黃葉，當作了野菊去採，漱瑜因為祇穿一件夾衫子出來，在高堤上當着秋風，兜着我喊冷，我便扶着她下了堤，到暑假中，我們慣好來乘

涼，那塊草坪上去耍。久沒有舒展筋骨，一到草坪，不覺大家都本能的歡呼，活跳起來。這時潘君和老七也趕來了，我們五個人合在一塊兒頑。漱瑜祇顧摘野花，人家一摘了好的，她總哼著向我要，或直接向他們要，老七和老潘也爬到右邊隄上，沿着隄畔，一心不亂的尋野花，老大檢了一個暑假中在這裡乘涼賞月的人遺下來的酒瓶四只做鐵餅，丟爛了，也搶着來摘花。我摘的花，大都給了漱瑜。及到循堤歸家，各人手中好歹都有一大把花，可是我所有的，不過最後在池邊摘的兩小朵野菊，我定要再摘一些纔同回去。漱瑜連忙跑來止住我，說算了，回去了罷，你的和我的一塊兒在這裡，你要時我分給你。說着便安排分，我笑道不必，我原是說笑話的。

歸家後，老大和老潘的花，便和起插在大花瓶裏，老七便把他的花，都栽在院子裏楮樹下。我和漱瑜所有的，都理好插在她那小花瓶子裏。於是，我們屋子裏滿屋秋芳了。

中華民國十年十月十四日

早晨還睡在被窩裏的時候，得着初梨一封信託我兩事，一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君將至上海，要我飛檄上海友人與以便利，一爲本月官費不足二十元，無以資其弟，要我幫忙，我都答應他了。初梨日文書札幾乎盡是名文，固由他的日本趣味深，最大原因，還是心意之純真，和感情之熱烈呢。今日的信，抒對於愛羅先珂君的感想處，其詞優婉，其情急切，殆藝術家對於藝術家的同情之最純者，使天下藝術家讀之，誰不起挺身而起之念。我嘗以爲要得名文，當性格，境遇，事件都是文學的。以初梨的性情，寫一個不幸的盲詩人，漂泊異國的事件，文章有不好的嗎？

今日是日本鐵道開通五十紀念祭日，上午方散步庭前的時候，忽聞推進機的聲音，哄哄隆隆天際，抬頭遮眼一望，一在桑之巔，一在屋之角，漱瑜老大等前屋跑到後屋，漱瑜要下院子裏看，已經沒有「馱下」了，隨手把報紙散在地下，便跳下去。姚君初來，赤足跑到無花果樹的前面站着看，其熱心可知。閱報，知道兩機，一爲民間飛行家小栗氏的，一爲英國技師某君的，爲祝賀鐵道開通祭并佈宣傳說帖而飛的。

晚上高見君未來，庭前偶立，遙見月華如霜，燦人屋瓦，不忍辜負良夜，邀漱瑜老
 大老潘等，聚遊江戶川公園，并往 Cafe Paulista 喝珈琲去，將出門老大亦歸，拉他同
 去。議明月之夜，不宜步燈火之街，遂改向戶山原，以是地爲我們最愛遊之地，而老潘
 僅聞其名而未之見者也。取道諏訪之森，森中漆黑，月影瀉地，如美人黑髮上簌着無數
 夜光之珠。至林木稍疎之處，天色像藍寶石的結晶體似的，那團團的月亮掛松枝之巔，
 光華格外的清麗，使我們想起暑假中，這樣清麗的光華底下，那樣溫馨的密語來。出諏
 訪神社後，沿着大路走，眼界既寬，月色愈美。晚風吹衣，頗感薄寒。四野寂然，偶見
 人影。老潘戲作狗吠，嗶嗶數聲，引起遠處人家的狗吠個不止，老大和之，老七且作雞
 叫，我笑道：你們真是雞鳴犬吠之徒呢，過鐵道後登斜坡，遇一隊人散步歸，聽他們的
 話，像都是中國人，沒有打招呼，便過身去了。走過那一軒茶室之後，漸入戶山原。這
 時候老潘老大便趁勢跑跳起來，我和老七便喊起口令，漱瑜依著我的左邊懷裏，祇叫我
 『慢點走』，走到我們常到的那坡上時，那無數排的松樹，早化着幾大堆的黑雲。左邊坡

下是一個村落，輝煌着幾家燈火，我們常來睡覺的青草，比以前更深了，雖在月光的底下，藏不了她那枯黃的顏色，老七是赤足穿『下駄』來的，在草中走時，連呼『露水很重』，俯視我自己靴尖，早已光亮得和洗了似的，我們三個人手搭着肩頭，隨他們兩人走下坡去，老大立在樹陰裏若有所思，老潘便入一家小店子裏，買東西，我們趁這時候，便聯步走到松林裏去，老大也跟着來了。漱瑜剛到林邊，便扯着我的手不肯進去說：『我不願意，我怕！』（日語）我說：『有我和老七等，不怕，』她纔舉步，老潘也來了。他買了三盒牛奶糖，各人分了一些，我們一面吃一面走，談話的調子，一時都變成喉音多，齒音少的了，漱瑜指着東方一個大星問道：『那是甚麼星？』我答曰：『不知道；但一定是一個有趣的星，你看他的眼睛，那樣一睜一睜的。』她隔一會子，依然用正音說：『我在周南的時候，同學中也有那樣一個人，大家都笑她呢。』我們且談且走，由戶山原入八木村，由八木村又入戶山原，數轉乃就歸途，過戶山靶場時，議乘興登那三角的小山，老大靴子爛了，老七穿著『下駄』都不願，老潘奮勇先登，我和漱瑜隨之而上，舉目

四顧，前爲靶場，左爲戶塚町一帶居地，後爲戶山原，右方遼遠，莫辨地名，這時皓月愈加皎了。

中華民國十年十月十六日

午飯後，應佐藤春夫君之約，再訪之於上目黑五九三，以前次訪未遇也。步至高田馬場，上了高架電車，過東大六保，新宿，代二木，原宿諸驛，乃至澁谷。下車後，由右方出口下階段，至驗票口，交了車票，行不幾十步，入玉川電車停車右，購到大坂上的車票往復九錢。場內外大書某校對某校於某處野球戰，於今日午後二時舉行，故此觀者頗多，學生尤擁擠，對面照壁上大書沿途秋色正酣，并畫地圖風景，以引遊客，上車時，遇輕裝行獵的青年數輩，肩上以皮帶荷獵鎗，肩下垂網，裝所獲的獵物，舉動高慢，如凱旋了的將軍，我上車後不數分鐘便開車，經玄道坂上略停，其處似有劇場，又像一電影館，髣髴演『軍國之女』，印象太淺，無從證實了。已而到了大坂上，我便跳下車來，

下行數百步，下中將湯工場側邊之坂，至一茶店前轉灣拾級登右邊台地，則「佐藤」兩字名札，宛然在目。入門叩關門。把帽子擎在手裏，上了席子隨他入了他的書室，兼應接室。那時房內已經有了四位客，有三個穿着西裝，一個穿着和服，却沒有一個像我這樣穿着破舊的學生服的。佐藤君給了一個墊子，我照他們一樣的跪下來，也學他們一樣對大家行了一個洋禮，便默默無言的把兩隻手摸着跪膝的坐着。佐藤君先問我的學校，是不是高師，我說：『是的。』這并不是他聰明，因為我那制服的扣子上，明明刻着的。他又問學校教的是甚麼，我說是英文科。我聽了他這兩問，引發了我的火來，第一我并不是來拜門的，他不應該把我當做普通的支那學生和文學青年，所以我把墊子一移，擎出我的閑情逸致來觀賞他的院子，可是他的院子決沒有我們的好。我的視線便向內一轉，轉到他那堂上的一幅山水畫上，我的眼睛近來近視起來，也看不十分清楚，并且恐怕坐在正中那位客，以為我是望着他，所以我眼光便在四壁巡視一周，可是四壁蕭然，無一物可以駐眼，這一下沒有法子，依然祇好歸到佐藤君。佐藤君要那坐在正中的客，擎一

本書給他，他轉遞給我，說這是他最近的短篇集。我看紅綾爲脊紫紙爲面，而顏其中格曰：『幻燈』，其第一篇便是以前在『改造』上發表過的『黃五娘』。我們從『黃五娘』身上，纔談起興頭來，由此談到中國的傳說，談到中國的翻譯界，創作界，談到日本的明治文學大正文學的大家，談到戲曲，談到詩歌，談到介紹日本文學的要點。談到興闌的時候，夕陽已滿窗了，四個客剩一個了，并一個也去了。我也客氣起來說了一句，『我今天很愉快，』他便說：『我們還可以作長談，您不要走，日本的東西，想您都能吃罷。』我說：『能吃。』吃飯時，我和佐藤君對座，一中年的清雅的女人坐在側邊添飯，一看菜時，一盤子牛肉，一碗松菌湯，一盆酸白菜，另有一樣黑絲一樣的東西，不知道甚麼名字，大體清素可口，沒有伸出筷子不敢回來的東西，我真拜賜不少了。吃了飯之後，連喝了三道茶，又談起來，先說過他安排明年春上到上海去住一年。我說：『我也是那樣想，因爲我寫中國事情，每每訴之想像。此後非實地經驗之研究之不可。不過自己是南國的人，很願意到北邊去遊遊。』因爲他說吉林馬賊羅曼斯，如紅蝴蝶之類。又爲談計

劃中的劇曲『不朽之愛』的大概，他很贊賞，并勸以作日文小說。其他談話頗多，不能備述。要之，今日的談話，爲近來有數的快談，佐藤君的印象，亦爲近來滿意之印象。留後約後，說一聲，『失禮』，我依然擎着送來的帽子，穿起借來的靴子，與辭而歸，方上那長坂時，早已蟲聲唧唧，月色濛濛了。

中華民國十年十月二十二日

晨起閱報，朝日新聞第三版全面，載一記事，極使我拍案叫絕，我平日本好看新聞第三面記事（即社會欄），然使我奇絕快絕者無如今日。

所謂奇絕快絕之記事如何，『朝日』*Heading* 之曰：『白蓮女史捨其同棲十年之良人，到情人那里去了，』而小題之曰：以美貌和金力被謳歌爲『筑紫女王』，以『白蓮女史』馳芳名於新進女歌人之林的伊藤燐子，前者與良人傳右衛門氏相攜上京住日本橋數寄屋町島屋旅館。二十日午前九時，良人伊藤瓦搭東京驛發特別急行車先歸福岡後，夫

人不歸旅館，忽隱其踪，不知所往，據探其行動，則展開着大可驚奇的近代劇的場面云云。

如是據他說，所謂近代劇的場面者，則先序女史與傳右衛門結婚之不幸，及由不幸而生的長年間的懊惱，至由懊惱之生而新得愛人。於是女史乃不顧他的門閥，富力，浮名，毅然決然捨其良人，以求愛與自覺的生活，一言以蔽之，就是說：白蓮女史做了易卜生『木偶家庭』劇中的娜拉，同時做了『海之夫人』劇中的爰利亞罷。

白蓮女史的新戀人，就是宮崎滔天翁的令郎，宮崎龍介君！

我於今記起宮崎龍介君的最初印象了。說起來，已經是一年前的事。我送『北大遊日團』到東京驛上車赴京都和日葵，白情彥之等，入候車室的時候，『新人會』的幹部如赤松平早坂（？）君等；早在那里等着。不一會，一個廣額瘦顎兩眼盛着社交的笑，着亮紗西服手巴奈馬帽的少年，來與衆人招呼，與白情以頗流暢的英語談話，并爲團員打電與京都旅館并知會京都各文化團體及學者，態度很懇懇誠懇。參證以滔天翁的印象，一望

而知爲李大釗先生爲我介紹的宮崎龍介君。然我僅以通譯關係，和他問答數語，未通姓氏，詢之赤松（克磨）君，果云爲宮崎龍介，因託其紹介。至『遊日團』登車就道，余等由月台底下出驗票口（剪票處）時，三人適會在一塊，赤松君因爲我介紹，龍介君向我爲禮曰：『私ハ宮崎デス』Watakushi wa Miyasaki Desu，交換了熱烈的握手後，因道久願相見之意，龍介君示我以自宅所在曰：此後請常來坐坐，匆匆遂別。後來一因他的家住高田村，相隔太遠；二來因爲我也沒有甚閒功夫，他做辯護士也很忙，所以始終沒有去訪過他。祇在去年『可思母俱樂部』第一次開會於一橋學士會的時候，會過他一回，又偶於『日華公論』上看過他一些文章，因爲他做了該誌的編輯。可是夢想也想不到他今和白蓮女史發生這樣羅曼諦克的關係！

他如何會和白蓮女史發生這樣的關係呢？

『朝日』的社會記者紀之曰：

立於那一種背景的筑紫女王，徒以出身名貴，囚於因襲，送其懊惱之日於偷彈的血

淚之中，飼於燦爛的黃金線所編的籠中的小鳥的不自由的苦楚，旋發而為慰情的詩歌，與其曰詩歌，甯謂之心底流出的啼紅之結晶，熱淚的溜滴，滾滾湧出的夫人的詩才，多為求自由與真愛的對象者，筑紫歌人白蓮女史之名至是益高，會大正七年（當民國七年）白蓮女史偶以其新作脚本『指鬢外道』，發表於雜誌『解放』，當時解放社編輯適為赤松克磨宮崎龍介等帝大新人會一派。因為『指鬢外道』的評判很好，安排出單行本，派社員一人往九州別府與白蓮天人商議。承此役者適為宮崎君，以此成了兩人相識的機會。其時宮崎君為大學法科三年生，與新人會諸傑相攜為社會運動，元氣橫溢。承此使命，遂於大正八年一月末，梅花落後，遠道訪孔雀一般的女王白蓮女史於九州之『湯町』，對於現在之『生』所懷的懊惱無由發洩的夫人和宮崎君軒昂激越的態度，不覺深為感激。夫人心中欣慕久之的何物，不覺於冰似的心土上，抽起了新芽。夫人與宮崎君傾談於別邸者，一連數日。適夫人姪女柳原福子（戲曲家吉井勇氏夫人）與其妹德子來邸，春宵無俚，因招宮崎君為『加留多會』Carta Meetings，席間讀牌時，夫人為宮崎君說 Hicashi

Rezu Koso Omoihī Someshika『思君君不知』的戀歌的牌數。宮崎君不省其歌，無由知夫人之心，僅謂春莊一夜，爲終生永不能忘的印象而已。別府三日之遊既畢，將東歸，白蓮夫人送之小倉。宮崎君既歸京，不數日而解放之編輯室中白蓮夫人致宮崎龍介君的『手紙』（信也），日必數起。回數愈多，熱情愈烈。遲暮之美人縱其才思，其惱煞青春的宮崎君的心志者，蓋不知何許。心切情急，至以熱烈之戀歌，託之電報者有之。每年櫻花如醉之時，別府的楓葉初紅之際，傳右衛門夫婦必上東京一次以爲常。夫人追思春之別府的加留多一夜。於是四月早上東京。入京翌朝，以省其娘家（柳原的家）爲名，密至市外高田村宮崎家訪其愛慕之友。是日也，他們兩人之前，任何權威，已不能揮其破壞之力。久求而纔得的愛之情熱，高可知也。

自是之後，二人鶼鶼之姿，或見於秋夜之日比谷，或見於春夕之銀座街，或見其同坐帝國劇場的包廂內，共談藝術。他們每年雖祇有兩度相逢，而其間往復之書簡，未嘗稍斷，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夫人之心蓋有難言者。

雖然夫人果肯憂傷以終老耶？今年又楓葉紅於二月花矣！夫人又偕其夫上京矣！至這一次上京，而夫人叛逆因襲的結婚之心乃決！他爲免一切後顧之憂起見，服侍多年的婢女，則遣之他適，於伊藤歸九州之日，寫了一封長信，用掛號郵便送到他的本邸，把十年間結婚生活中，伊藤氏所與他的一切衣飾，三個鑽石戒指，兩個真珠盒，和三個金戒指等，一概送還了伊藤云云。

若此，則多年慘啼於黃金之籠之孔雀，竟破籠而飛，復原始的自由的天地矣。快心之事，孰過於此？可是據新聞探訪記者之言，則夫人既不在旅館，又沒有歸娘家，更沒有在宮崎處。然則這破籠後的孔雀，果飛向誰家去呢？

中華民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

午後應五哥之約，去到他那里拏寄存的書物。久不過茗荷谷口，今日重到，但見一帶斜坡上，秋草零亂，荻花蕭瑟，丈多高的石壁上，藤蘿垂垂，如暑中冰店之簾，伸手

可扯。上坂經竹早町電車道，過植物園，登坂，至白山御殿町，訪五哥寓時，他正安排出去，以爲我今日不來呢。我清了一回書，覺除三數本外，都是棄之可惜，存之無用的東西。取較有用的書包之，邀五哥同車到我的寓所。以我家尚有鯉魚一隻，儲簷前水桶中，可殺以饗客也。在電車上見兩姊妹，甚友好，長者眼光澄徹，可以象徵其人之明慧，令人想起日來朝日新聞的連載小說『海涯』中的環君。而其傍適坐一粗衣帽，濃鬚巨口的中年人，昂昂藏藏的抱着一本『武俠世界』。在那里縱讀，頗引我的注目。歸途經大觀堂借五哥九十錢，取前日約束的西書歸。書爲英國薄命作家John H. Syge的劇曲集，中有Riders to the Sea一篇，近世一幕劇中的名作，因此我特別要買他哩。歸後，老潘再司烹鯉魚，顧此鯉魚殊倔強，破好了放在鍋裏煎時，還高躍五六次，主婦看了難過，連念『南無阿彌陀佛』（日音·Namu aminabutsu）不止。不數分鐘後，鍋中魚作盤中餐，味亦特美。食後，談笑甚樂。五哥以八時歸，借英和國有名詩辭典去，我們睡甚早。

白蓮女史的藏身處，據今日新聞在府下中野辯護士山本安夫家。山本安夫與宮崎龍

介君的父親滔天翁同爲『支那浪人』。白蓮女史避居他家，并以善後事宜託之。山本君亦甚願盡力，白蓮女史離婚事，本欲更取穩善的手段。因爲新聞報道太快，圖窮而七首遂見，因於昨晚由山本氏招待東都各新聞記者於中野本宅。女史親對各新聞記者，述他離家的本意，大旨謂——

這一次的事情，他沒有和別人說過，是我一個人決意做的。我和九條武子君雖然是很好的朋友，並且這一次東上，在京都也會過他，可是關於我身上的事，一句話也沒有說。……我們這種飽食暖衣的生活，單從表面上看起來，決不會知道我心裏的苦楚。和那種知識上沒有理解，而心裏以爲物質上，可以征服一切的人同棲的苦痛，不是同棲者本身，無從知道。我與其說想由戀愛得救，甯可說想爲自由之身。以爲假如能和空中的小鳥一樣的解放，實爲人生最上的快樂。……若是人家以我這一次感情上的事件爲罪惡，而加以法律上和社會上的制裁，那我也甘心承受。

據往訪記者的印象記，謂女史自廿一日，對於良人親戚發了最後的書信之後，疲勞

懊惱，連日就床。是夜勉起應接，淡妝粗服，顏色亦憔悴可憐云。

中華民國十年十月二十四日

今日八時零三分爲霜降節。清早起來，步出庭前，日光爲暗雲所翳，天色作哈孟雷德式的表情。木葉掃而復亂，秋風之聲，較前幾天越發蕭颯了。可是那一株白薔薇，依然。在。秋。風。裏。弄。她。的。嬌。姿。近。而。嗅。之，暖。香。細。細，。浸。入。胸。臆，。這。真。是。今。秋『月。印。精。舍』的奇蹟呢！

日來報紙上關於白蓮事件評議頗多。唯『朝日新聞』所載白蓮女史與傅右衛門的信，在家庭問題，婚姻問題，思想問題上，都是很有興味的材料。



我現在以您的妻子名義，寄發一封最後的信。

現在我寄這封信，在您或者萬料不到，在我實在不過是當然的結果。我把從您我

結婚的那一天，以至今日的事回顧起來。依最善的理性與勇氣之所命，纔取了這一條道。

這是您知道的。您我的結婚最初就沒有理解和愛。我所以屈從這一種因襲的結婚，是我的周圍的人對於結婚全沒有理解，和我自己太弱小的結果。然而我很愚蠢，祇想使這一種結婚有意義，並且竭力想從這個中間，找出愛與力來。我自從抱着這一種空幻的期待，從東京到九州以來。現在已經十年了。然而我這十年間的生活，全然爲無可告語的淚珠所蔽，我的期待一切都消失了，我的努力一切都成了泡影了。您的家庭的複雜，全爲我的預想所不到。我在這裏也不願一件件細說。第一許多奉事您的女性中間，好像有一些和您不單止以主從關係而存在的。您的家庭裏，主婦的實權，有全爲其女性奪去了的事，那也是您的意志，可不待論。我是對於這一種意想不到的家庭空氣很驚怕了的。在這一種狀態之下，您我之間，沒有發生真正的愛情和理解的道理。我對於這一些事情，當然時有不平和

反抗的話，您聽了或者說『和您離緣！』或者說『把您送到娘家去！』那一種冷酷的態度，恐怕您自己也不會忘記。又對於那樣複雜的家庭，所生各種各樣的事件，您也常常沒有愛的表示，所以我也失了做妻子的真價。我的生活之如何寂寞，無援光景，您也沒有不知道的。

我有時，自憐不幸，至於欲自戕其生，然而我竭力壓抑我的苦惱憂愁，以至今日。所賴以慰這個不幸的運命者，詩歌而已。我爲這沒有的結婚所生的不遇，和由這不遇所受的苦痛，自以爲我的一生，且終於暗帳之中。然我的幸得了一個愛人，我想由戀愛找一條復活的道路。若是這樣的下去，恐怕對於您犯不能成罪的罪。我今日，已經到了依我的良心所命，把不自然的既往的生活，根本改造的時機了。就是去虛僞即真實的時候到了。因此我以這封信和以金力蔑視女性之人格的，尊嚴的您，爲永久之訣別。我爲培護我的個性之自由與尊貴，離開您的身邊。至於您十年間養育我的厚恩，則爲我所感謝。

再者，我的寶石類都用掛號郵便奉還。衣類等，則和寫給照山管家的信封在一塊兒了。請一切照目錄分給他們。我的實印雖沒有送上，若是以前有用我的名義的事件，現在要變更名義，我隨時都可以捺印。

十月二十一日

伊藤傳友衛門先生

燁子



作者曾經刊印過標題做『薔薇之路』的日記，泰東書局發行的，這就是其中的一部。裏面所寫的，是作者和他的夫人在東京的生活。因此，這日記，第一，可以使讀者可以看到東京生活的一角。第二，在生活敘述之外，包括了盲詩人愛羅先珂，白蓮燁子等的事件全部，可以使讀者了解一部分藝術家的生活思想。這篇日記，寫得比較草率，沒有作者其他作品文字的優美，大約是未經過修改罷。不過，作者在當時的生活觀點，是全部表現着的，要認識這作家在當時的生活面影，這是很可一讀的。作者，湖南人，戲劇家，『南國社』的主腦人物，著有『田漢戲劇集』，分印十冊，現代書局發行。

道 上 日 記

周全平著

無聊地終日枯坐在小小的亭子間中，除了空空如也的腦子裏是刻刻不停地旋轉着不可思議的空想外，你不能在你的日記上找出今昨兩天的生活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就像老槍訪員的作新聞一樣，從前的亭子間生活的日記幾乎可以用油印印起現成的表格，每天填一填空白就是——講究一些自然可以請『友文』的陶老頭去鉛印。

可是近來生活在漂泊的道上的生活，要記起日記來，便不似坐在亭子間裏那麼單調了。每天每天居然會有腦子所空想不到的新鮮事物來使自己驚奇，讚嘆，悲哀，憤慨。因此多時不曾繼續的日記又從凌亂的文件箱裏檢出來了。

從今天起，我又要恢復我每晚睡前記日記的習慣，雖然自己的生活是太漂泊不定。自然這裏面記的決不盡是使自己驚奇，讚嘆，悲哀，憤慨的新鮮事物，因為要每晚記，那麼那種老槍式的新聞自然有時也難免；但為使自己在將來被拘禁時能夠回憶漂泊時的生活更多些起見，便瑣屑點也好。

一九二六，一一，七，流到北京的第六天，記於哥哥的飯桌上。

一九二六，一一，七。星期日。半晴，不很冷，風小。

因為昨夜睡得早，今晨很早便醒了。但醒得太早，不願意起來，便躺着胡思亂想——想的什麼現在也記不起了。想了一會，又昏昏地睡着了，而且做了許多夢。但忽然有人的語聲把我從夢中驚醒。睜眼看，有一位客人用家鄉的方言在和哥哥說話。哥哥的床接着我的床，我們兄弟倆是接頭睡的，所以他的語聲驚動着我。哥哥介紹這位客人說是同鄉田君，我就知道他就是我們幾日來常常提及的一位。

田君是騎了自行車來的，起身後我去騎了一下，還好，但不及我的飛馬牌。可惜飛馬牌是英貨，而且留在上海忘了帶來。

早餐是煮白薯。說是白薯，其實倒是紅心山芋。三個人吃了四個。

田君說：昨夜高足大概又宿在老包那裏。

高足是老包的愛人。他們的故事我已知道好久，但我昨天纔第一次見高足，是梳辮子帶眼鏡的女郎，沒看清她的面貌，但好像很年輕，後來問起纔知道她還祇十九歲，許多友人對於高足和老包的常常同宿都不很滿意，說：爲什麼不結婚呢？其實依我看是無關緊要的，祇要兩人情願，婚式實在是絕對不需要。

哥哥因爲有點小病，不想出去，便由我伴了田君，推着自行車，到沙灘去看S F。

S F完全像他的哥哥。我真懊悔我不應該先見他的哥哥，S F的爲人是可親的，相貌也好，然而他哥哥給我的印象確不然，因爲他哥哥的年紀和我相差太遠了。因爲這樣的原因，S F和我談話時，我時刻會覺得是他的哥哥，那種不頂好的印象時刻在我的感

覺中躍動。因此我又悟到批評之難而直覺的也是不可靠了，假如我先見S F，一定會因S F給我的好感而看好他的哥哥；假如我不曾有先得着第一次他哥哥給我的不頂好的印象，我此次見S F一定會感着比現在更多的好感了。

午飯是S F請吃的，在東安市場的一家菜館，吃了差不多五塊錢。喝了酒，黃酒，四個人喝了一斤半。同座的是田君，S F，小佳。

午後到田君家小坐，見了田君的新夫人和她談了些時，我便和S F，小佳走了出來。

走過素君女士的寓所，想進去，又遲疑着，S F也叫我進去，可是我終還提不起勇氣。自從那天去過一次後到今已五天了，我還不曾第二次訪問過。

到家已六時，哥哥已把事做完，我回來太遲了一些。

晚飯後寫了一封信給素君。自己看了好幾遍，終覺寫得不像情書，簡直連很壞的情書都說不上，可也是沒法，由他吧，好在我這兩天已吃了不少冰糖胡蘆了。

一九二六，一一，八，星期一。陰，傍晚雨，不大。無風，不很冷。

醒得很早，哥哥還沒醒，怕驚動他，暫且躺着。

幾個月來真是奇怪，要是不想什麼，祇要一想，便會想着異性的問題。其實我並不是初開智識，我十八歲到了上海，到今年算是在外面混了八年了，在這幾個月以前，我像一點煩悶也沒有。近來的煩悶是爲的什麼呢？難道真是因爲失去了自己幻想的中心纔有現在的彷徨無主的現象嗎？啊，露茜，你是太冷了些，你不該這樣輕淡地把我的幻夢刺破！強自譬解着，無奈我的心兒已經碎在夢中了。

起身八時，早餐是照例和哥哥到校吃四個虎吞龍。二碗稀飯。

把照片掛號寄了。這次來京到天津幸得有我的可愛的姪女兒伴我，不然真會枯得死人。那個頑皮的小東西，她的聰明有許多成人也不能及的。她伴我在天光照了一個相，今天我寄了一張給母親，一張給她自己，照得還很不壞呢。

上午去東安市場買醬蘿蔔，順便在市場週圍認了一巡路，一五一公司，協和醫院都見到了。

午後哥哥伴我去看三點半開映的電影。門票大洋三角。無音樂。

看了坐前的對對的伴侶，心裏感着很大的壓迫。不知誰個女郎先肯和我同到這個電影場來？

出電影場的時候，已經下雨了，一毛錢雇洋車一直回公寓。

天雨不能出去買晚報，不知道鄂贛的戰事發生到了如何程度。可是我什麼地方都不甚願意去。在不曾覺得我的愛的寄托以前，一切對於我是無意義。無意義，青春去了的人看來一切都是無意義。

一九二六，一一，九，星期二。晴。無風，不很冷。

來了北京差不多已一禮拜，還沒遇見很冷的天氣，而且天氣的高燥也不如我以前的

想像之甚。許是天公惠我，因為他是知道我的呢大衣還沒做好，怕過冷了，我不好意思穿洋服。啊！我多謝你，天爺爺，可是你更應該知道我是雖有洋服也不很肯穿的，我爲什麼要穿好看了給不相干的人看呢？

同哥哥去吃了虎吞龍回來，買了兩份報。孫大帥已經不可救了。怎樣起的，怎樣倒，可是又難爲了研究系。

上午不能出去，因為要等美表兄來。閒着想寫完那篇論靈肉的信，可是始終不曾提筆。不知爲甚，近來沒有從前那麼勇於發表了。這也是老了的一種徵象。

美表兄來是十點鐘。我換了洋服伴他去逛北海。

美表兄穿得不甚整齊，據說他留在武昌的衣服完全遺失了，書也損失不少，來北京後又祇取到一月的五分之一的薪水四十元。『太難了，大學教授真沒法幹。』他半笑半認真地說。

午飯是美表兄請客，在西長安街的芳湖春。我喝了四兩白乾。

吃了飯，美表兄別去了，我忽然想訪素君。那天寫給她的一封信許會引起誤會吧，實在太不像寫給不甚相熟的女友的信了。我要再見她，我要更仔細地認識我的女友。

先到藝專，她不在。再到大沙菓，又不在。我便到田君家小坐。

兩點鐘時再去大沙菓，素君已經回來了，她邀我到房裏坐。

一間西向的小廂房，和亭子間差不多。東壁是一張白色小鐵牀，牀上覆着白線毯，看不出她蓋的是什麼被。一只木色的五斗櫥和牀平放着，有一雙紅鞋，裝飾用的吧，擱在櫥上。北壁是一張黑色寫字檯。西窗口有一個小櫃，櫃上有一面明鏡，許是她的粧桌吧。祇有一把椅子，她請我坐了，她自己坐在牀上。

——剛纔我已經來過，你不在，……

——是的，吃飯纔回來。密司脫周的信接到不久。

——已接到了？那寫得太不……

——那里！我正在奇怪，因為那天我到校看見，密司脫周留的字條，說明天來，我

所以在家等着，誰知一直沒來，我還怕不要你就走了；今天接了信本就來看你的，你到來了。

——真對不起，我是太荒唐了，我因為那天已經來過，便忘了還留了一張字條在校裏，累你等了幾天！我其實是想來，可是終覺有點不敢。

——這是一點也沒有什麼。我看了異性的朋友，和同性的一樣。那天他們的笑，是因為你走的時候他們剛在吃白薯，他來不及向你說話，不禁笑了。其實……

——當然，那當然，我那封信實在是太不認真寫的，我祇是這麼寫，因為我覺得沒什麼好說。那……

——我知道。北京像那種女子亦有，不過……

——我並不是這樣意思，我祇是這麼寫，真很抱歉，我是太不認真。

以上是我同素君談話的開端。我那封信果然引起她的誤會。我太糟糕，什麼時候總喜歡搗亂，搗出很乏味的亂子來。剛巧我今天穿了西服去，她恐怕真以為我是注重衣

衫的人呢。

實在她的態度確比我大方，她說異性朋友和同性一樣，許真不是過分矯情的話。然而我不然喲。我需要異性的朋友，我要把她看作異性。我老實告訴她，我的生活太單調，我需要女性的朋友。

不知道我這種話是否可以向女性說，我不管，我沒有別的話說，我祇能這樣說。

末後她約我禮拜四下午逛北海，我答應了。我慚愧，倒是她提出這要求，應該是我要求她的啊。然而我還是第一次和女性這樣交際哩。

別了，她送到天井裏。別了，我一人走出大門，白乾在腦中洶湧，剛纔的談話和她的一切都在壓迫我，很苦悶。我是太無經驗，我不知道她這種態度是否是熱或是溫。禮拜四下午我真去嗎？她祇冷冷的一送呢！是她的身分，還是我的猜疑？

椿樹胡同來不及去了，女師大宿舍也來不及去了。跳上一輛電車回家吃夜飯。

一九二六，一一，一〇，星期三，晴，無風，不很冷。

因昨夜睡過早，未明即醒，即朦朧睡去，怪夢亂作，迨起身已八時，頭昏昏然不甚好過。

早餐依然虎吞龍三枚，稀飯兩碗。

訪鶴。住一小房中，去時彼尚未起。談尚暢快，但總覺有些拘束，怕是兩種氣質的關係吧！

由鶴處出發，本預備找小佳，因時已宴，即返家午膳。

田君電話來約至S F處。適小佳及小受來，乃同往。

下午即在S F處打麻雀，五圈。圈將終時，老包和高足亦來，坐下打了一圈。

今日纔算把高足仔細看了。面孔圓圓的，正是我所愛的一種樣子。就可惜眼睛太近了，不然真是一個完完全全的可愛的女孩子，她的辮子很短，一望便知是廣東式樣。穿的黑的旗袍，身體大概是肥滿的，全身都很有肉的韻味。態度也很大方而不失女性的

美，這是廣東女子的長處。就可惜噪音不甚好，許是生理上的變化起得太早的關係吧。

高足今晚要和老包去看電影，明天是假日，她們今晚大概又要同宿。她們這種熱的性生活是我所贊同的。我祝禱着她倆。

晚餐又擾了S F。

一九二六，一一，一一，星期四，晴，無風，暖。

午後應素君招。大哥勸我換西裝，幸天暖，那件蹩脚大衣還可略撐一撐場面。

午飯是在東安市場長盛樓喫的羊肉鍋，味美而韙，回家漱口換衣，抵素君家已是午後二時一刻，

素君穿一件藍底白格的嗶嘰旗袍，在鏡前勻粉。我去使到了她房裏。

她已梳洗好了，鬢旁一顆紅珠，領下一簇紅珊瑚子，配着她頰上的兩顆暈紅，很配。

她的眼睛有些紅，她說她是砂眼，昨夜看了些書，便發作了。我問今天出去不妨礙眼睛嗎？她說不妨事。

三時許同出雇車至北海。在漪瀾堂喫了一壺茶，又叫了一碗炒麵，可是很不好，喫了一點兒便撤了。四時許出園，我送她到家。

一路上她說話比我多得多。她確是大方的，可是我像不需要她這種大方似的，我不甚戀她。她同我說她祇十九歲，這使我心上受了一刺。我是二十五了！我想着，我慚愧起來，她的說話是很不顧忌的，但我覺得太廣泛了，假如我要愛她，我不願意她和我講這許多話。好像她比我的個性強，對於她，我怕要成爲被征服者的。而且她的性情是很發揚，我呢，實在是一個沉默的孤獨者。我覺得我的嗜好不能滿足她。她問我能提琴不能划船不能網球不能？啊，我慚愧，我是怎樣的一個無趣的人啊！我的青春完全消耗在世俗的生活裏，我的生活是青年們所厭棄的呢！我想着憂愁夫人的主人公了，可是他還能吹口笛，而我啊！我……

好在我對於她是不會生出難題的，因為她有一位同年的好友，嘉祥，是一位很俊的少年。是一位多才多藝的驕子。我不願我對她有何等希望，但我是希望他倆永遠相愛着。他是年少，他是年少，我却已二十五歲了！

嘉祥是我送她回家後她介紹給我的。我羨慕他，我不能羨慕他，他是享用了他的美好的青春。

僅僅做一個朋友對於我是不是願意的？請問，你是不是對於她抱着更進一步的願望呢！在歸家的途上，我自己想着。

一九二六，一一，二二，星期五。陰雨間雪，有風，較冷。

因昨夜九時即睡，故早晨醒又較早。大概太早睡則醒過早，起時反覺疲倦！最好十

一時左右睡，則七時許醒，正好起來。

在床即見天色陰暗，起視已雨，飄東北風，頓有寒意。連日乾燥空氣，驟然一換新

鮮，前幾天的暖我正在詫怪，今日初寒，又似南方的深秋。在風中微立，雨絲撲面，忽覺悽然，幾欲流淚。這便是青春已去的徵象吧？無論何時何地，終覺生趣不多，便生悲感，其實近來生活，只有比從前好，而興趣反大不似從前；——我該咒咀誰呢？

九時許大哥同我到西皮市華興公司定做中國式大衣一件，毛呢面，駝絨裏，價四十五元。定洋五元是大哥代付的。

北京的路全是泥面，真壞，一雨便泥濘不堪。而且晴了以後的第一天第二天只有更糟，非得三四天乾不了。我的鞋底是膠皮底，踏在這濕透了的浮泥上，真有些立不住足呢。

素君來了電話說：今晚她的同學的劇不演了。又說嘉祥明天不去開明，又鬧滿成的信寫了沒有？

我完全識不透素君。她的態度是可愛的，然而我自從知道嘉祥以後，我又撫然了。無論如何，我是不會再享受青春的歡樂了。我的歡美是假的，是飾的，是勉強的。是

嗎？我的狂熱那裏去了？我的孩子氣那裏去了？爲何我要被稱爲『大了的人』？

下午天驟冷了。大哥說：如何，北京的天氣是說冷便冷的。不久雨又變成雪，但不久便止。天色仍陰晦。

晚至明星看舊劇。價一元，坐後排。有時慧寶之上天台，高慶奎尙小雲之女斬子。尙小雲扮相甚媚，眼黑，嘴圓，女人如此者亦不多。我本不喜舊劇，今晚雖名角，然仍覺乏味。惟尙小雲的樊梨花，一種嬌媚相，在性的煩悶中的我，看之還覺有味。而且那種裝束我以爲現代女子改新粧時也可拿作爲參攷。最好是頭飾，這是應該細細研究一下的。

回家已十一時，雇車價須五十枚，平時二十枚卽夠矣。

一九二六，一一，一三，星期六。晴，微西北風，冷。

昨因看戲睡遲，今晨一醒卽起，人很清爽。

早餐虎吞龍。早餐後作一書與滿成，係預備交素君發者。

出至祿米倉訪徐，不在，約禮拜一上午再去。

即至大沙菓，素君未出。談一刻，祥來。今日祥談話較多，很頑皮，但亦很有趣。午飯時約同吃飯，我推說有人約好。祥說：他又是你的哥哥。我說：此話怎講？他說：前晚不是你說哥哥在家等嗎？今天一樣怕他等，他不又是你哥哥嗎？我笑笑，我便答應同去。

在大陸春，喝了二兩茄皮，菜是麵包，蝦仁，奶油白菜，鴨肝湯，牛肉豆腐。我未吃飯，吃的花卷。價祇一元八毛五分，很不貴。

飯後送素君回寓，約明日午後遊隆福寺廟會。

素君和祥態度，一見當可瞭然。然我亦不妨有這樣的一對朋友，好調節我的灰色的無節制的生活。今天我寫給滿成的信上便說起我來北京接得新的友情，這種友情是溫柔的，能使我從前的疲勞感着舒適，從前的無節制變成有節制。真的，在素君前，不論她和祥怎樣，總之我能感着一種細膩的歡樂，雖然一人獨自時更感着淒涼。

一九二六，一一，一四。星期日。晴，風小，晨有薄冰。

午後隆福寺約未赴，因忽然怕和素君見面也。至素君處道歉時，素君正穿着新式紅鞋，行路時嫵娜可愛。憑良心說：我是想愛她的，然而我像不能愛她。她的嗜好不與我同，她有相配的友人嘉祥。於是我的熱心打不起了，奈何！北京之行，難道又成虛話。

被小佳，小昌，強邀遊清華，於六時步出西直門，沿京綏路直達清華，已七時。沿路幽靜已極，月光燦然，四顧只零落樹叢可見，遠遠更傳來犬聲及機械聲，悄然神往了。

夜宿清華客廳，講究之至！

一九二六，一一，一五，星期一。晴，暖。

上午遊圓明園，下午游清華，回家已晚膳時。

九時出觀平安電影，大哥同往。

一九二六，一一，一六，星期三。晴，冷。（一七日補記）

上午至蘭生處。

前星期六已去訪過蘭生，不在，留條約星期一上午去，但因為去清華便把他的約誤了，所以今天又去。

談了一些，他的談話還誠摯，但像沒有愛牟那麼熱，可是態度也一樣是很親切的。小僮捧上茶來，是日本式，和愛牟家的一樣，長方的一個黑漆小茶盤，高藤柄的小瓷茶壺，小茶杯，很精巧可愛。

十一時半出至亮果廠一視。

作函與愛牟及廣州。

復鳳函，論自己的兩種刊物事，用快函寄出。

午後智原來，談至三時始去。

一九二六，一一，一七，星期三。晴，風不大，冷。

這幾天的神思忽然又有些恍恍惚惚的，一顆心總收不住，只是想用物質的事來刺激自己，再也不會深深地想一想，靜靜地寫一寫，所以日記有多天不會記，而且不想補記。難道我真是老了！

漢年來快信，曾說到我不應只是幻想而不求現實。他說：『希望你把精神提起，打消飄渺不可捉摸的幻想，力求現實生活的充滿。由現實而生幻想是美妙的，只有幻想而不能現實的生活是灰色的，悲哀的！』

然而我是如何的灰色！拿近日來我對於素君的，對於自己生活的態度來看，我是只有幻想，而未會現實，而且也好像不想求自己的幻想能實現似的。我不知道這是爲的什麼，但我的灰色的心情使我不想勇猛地前進的事實是不可掩的。固然自己的挫折受了不算少，但我不能用百折不回的英雄來作自己的楷模嗎？如何只是悲嘆，憤恨，終至頹然

呢！

這樣看來，我不能不咒詛我自己是太弱了，對於新的生活。就如素君，我對於她實在是很易解決的。第一是先問你愛不愛她，她可愛不可愛？假如你不愛她或她不可愛，便撒開手好了。假如她是可愛的而你也愛她，便熱烈地去愛她就是，一點也不用顧忌。但若你以為她雖可愛，你雖愛她，而她不愛你，那麼你如果決心要愛她的便不問她愛不愛你，你只顧熱烈地愛她就是，好在愛是不受什麼拘束的；但若你不願引起她的為難，或自己不願使自己陷入單戀的苦悶，那麼也就毅然地撒開手好了。再若你愛她而她也不愛你，可是她另外有了更愛的友人，那麼你如果認愛是絕對的，便決心造成三角戀愛的悲劇好了；你如果認三角戀愛是太悲慘，便也決然撒手好了。總之，既然認定愛是肉體的，便不容再把自己陷入什麼靈的，純潔的，犧牲在愛之幻夢裏。但若果然自己是願犧牲了，便犧牲去，也不用再顧慮到以外的什麼。

可是話雖如此，而實行時是怎樣的相背啊！我是弱者，不，弱者的一個名詞是求人

哀憐的，我不願做被人哀憐的弱者，我情願做被人鄙夷的計算者。是的，我是個計算者，我對於一切都在計算着，但我並不是計算着利益，也不是計算着榮譽，也不是計算着災禍，我只是計算着，又是這樣，又是那樣，而終計算不出他的結果。『一夜思量千條路，明朝還是磨豆腐，』這就是說的我。所以我現在對於素君簡直是不知所可。我簡直不知道我是否愛她，是否要愛她。有時想去，有時又不願去，走在途中又折回來的事情已經有了好幾次了。我是這樣的多計算，這許是七八年來的生活太使我恐怖，猜疑的緣故吧！我要怎樣改變我這種遲疑不決的惡脾氣呢！我渴想着一個能掩護我那一切而又能愛我的女人，那時我將投身在她的懷裏，把我的全部交托給她，那時我是什麼都不計算了，我要以她的所好爲我的所好，以她的所惡爲我的所惡，她的思想爲我的思想，我受她的命令，我受她的撫慰。

然而這樣的女人恐怕我是永遠遇不到的吧！軍閥也好，革命也好，頹廢也好，出版部也好，家庭也好，啊！我是太疲乏了，我渴想一次甜美的休息！！

出去買了一支冰糖壺蘆吃，看一看前面寫的，不禁自己笑了起來。哭喊一陣有什麼用？既不甘心於現在的生活，便推翻他好了，何必仗別人。什麼疲勞，還不是懶惰者的推辭！以後不要再如此的婦人氣吧！或是英雄，或是庸人，不要專幻想而不求現實了，不，不是這麼說，應該說，以後要認定現實生活的意義，既是這麼生活着，便是這麼生活着就是。

午後出取款，至興華取大衣穿了。本想至素君處的，可是打不起興致來。

到亮果廠抄了一百賬，y用了也祇二百多元，便欲不措交賬，可笑。

回家時家中在打麻雀，我連坐處也無，晚飯後想出去，大哥邀我等着同去看電影。我看他正在熱心打牌，想獨自出去找素君同看，可是大哥定欲伴我，我不忍違他的意思，而且我也不很願找素君，所以我便等着他打完了牌纔走。

片名『苦樂家庭』，一幅錢的寫真圖也。去時已開映，坐邊上，前晚遇見的一個女

子，大哥說是高等拆白的，今天又遇着。

回家已十一時半，家中小吳等又在推牌九，我也不能睡。後來還是大哥叫他們讓了。

這批公寓的學生我不知他們能代表北京的學生不？若能，則大學生的公寓生活實在是太頹敗。怪不得田君他們第一次邀我便是打牌。

一九二六，一一，一八，星期四。晴，風較大，冷。

午餐同在京式飯館小喫，小吳，大哥，我三人。吃的是川丸子，炒醬，蔬菜肉絲，菠菜羊肉絲，白菜蝦米湯，家常餅四張，蔥花餅三張，已足飽矣，價祇九角餘，廉極！有豆汁，大哥云爲京人喜食之物，我試嘗一口，既酸且乏味，幾欲嘔出，口之於味，果同嗜耶！

午後買糖四方至小倩處遊玩。小倩今日有病，甚不活潑，曼筠則胡鬧依然，既可

愛，又討厭！

素君有電話來。明天去不去看她呢？又隔了好久不見了。

一九二六，一一，一九，星期五。晴。

早餐虎吞龍。

至椿樹胡同：訪狂飈社幾位朋友。十七號是個會館，推門進去問時，說鄭不住在這兒，但向在。付了車錢，直往裏走，小小的一個院子裏，一個年約二十餘的青年迎將前來。帶了鋼絲邊的近視鏡，頭髮是向後披的，很濃，面色白，面形上闊下略瘦，很有書生的樣子；鬚鬚好久不剃似的，雖不黑，却長。青布衫，提了一個手杖。

——你就是向培良？

——唔，唔。他答應時，頭微仰着，因為我站在較他高的台階上，有神的兩眼從鏡片裏凝視着我。

——我，全平！我看他像要問的樣子，我先說了。

——哦哦，請……

他邁步向左折入一屋，我跟走，屋門裏走出了效洵。走進門，二間空屋，再左折入一門，小小一間屋裏還有兩位。

——這，高歌！——一位不很高的身材，穿了一件破大衣，頭髮蓬亂，臉色黑黃，嘴唇略有些翕開，中間的門牙是黑色的，烟抽多了的緣故吧。其實培良不說我也知道，長虹早和我介紹過，說他弟弟比他更老樣了。

——這……！——是一位狹長臉，臉色很紅的半長條子。

——這，全平！

介紹過了，便隨意坐了下來。

房子是向西的，所以太陽都射在對面的屋子上。屋子狹長，約闊八尺，深一丈半。靠上壁是一張沒有帳子的床，（後來纔曉得是他們二人的臥床）床前是一張很舊的書臺，

抽斗都沒有了，然而抽斗孔裏塞滿了書和稿紙。臺上當然是堆滿了零亂的紙頭。以外是雜亂的幾張舊櫬。

隨意坐了後，隨意談了起來。培良能談，而且態度也好。講到文學了，他的批評很苛，但不刻。說到冰心，那天的演講，他大笑了起來。

——那天大半的人是去「看」演講的呢！效洵笑着說。效洵近來的臉色不很好看，然而說話依然是清脆。

談談也談到女人了。女人簡直是年青人談話的集中點！而且他們那一羣和我們這一羣一樣是找不到女人的孤駱駝。

——有兩個女人找我，可是我沒有錢。我答應祇供住的房子，不供伙食，她又不答應。糟極了！

培良大聲的笑說起來。

說到鄭振鐸，章錫琛他們，見面時禮貌是很週到的，可是談話總不暢快。實在他們

都老了，已經變了真正的成人，他們是很會敷衍，而且也很喜歡敷衍的。

午膳同到一個小京館大喫。喝了幾杯白乾。

同培良等到雲南會館找晶清。不料又遇到評梅，婦週的主筆，終於會了面，可是少
有話說。我喫了二塊酥糖，幾個栗子，他們都不喫，我也不好意思多喫了。

晶清是一位很矮的矮子。評梅活似一蘇州美人，臉圓，皮膚也白細。晶清穿的旗袍，更顯得矮小了，評梅是長襖，短裙，完全像江蘇的師範女生裝。

晶清的屋子裏先有一位男士，高個兒，大圓臉，說不出有種剃頭師父的神氣。久仰，久仰，久仰，久仰，這是他聽了報名以後的寒暄。

那知培良也是不善交女性的，我看他拘束極了，幾乎是目不邪視的。

出來時在路上閒談，我說要去做胡匪，做張效帥，那時我不說愛女人了，我要說要女人，因為女人祇是要的，你要了來，倒亦沒有什麼了。你要愛，那你等着吧，反正也沒有人不准你愛，可是愛得着愛不着是另一個問題。

大半的窮青年是不易交到女朋友的，因為戀愛現在是築在金錢上。說是新女子，除了衣服新以外，她新了什麼？唉，賣淫式的現代戀愛！我要做胡匪去!!!

別了他們，回到S. F. 處，略坐至老包處，又遇高足。何情之熱耶！

至興華拿了大衣，已五點半了，即乘洋車到素君家。

素君，嘉祥均在，歡談一刻，同至真光看電影。

嘉祥真好玩，素君也多趣，不過雖同為十九歲，嘉祥似乎更年青些。

約了禮拜日遊北海。回家已很遲了。哥哥未睡。

一九二六，一一，二一，星期日。晴，冷。

因星期日，起身較遲。決定明天去天津了，那麼今天該有許多事要辦，然而今天有素君的約呢！心裏划算了一下，覺得趕跑或可以幹得了，——然而，我何必這樣奔走呢？呸，還是一直到素君那裏去吧，她們一對兒確實是令人心愛的，雖然我插入了我自

己也覺得是很滑稽。亮果廠，北大，什麼！我何必這樣苦苦地奔走！

到素君處已十點半。素君不在家，小榴在等着。小榴見我來，便換起衣服來，亂七八糟談了一會，到十二點多，素君纔回來。

素君買回來許多薺菜，要包餃子喫。三個人自動手包了六七十個餃子煮了來喫，倒也別有風味。

素君今天給我許多照片看了，有她在十六歲時，十七歲時照的相，還梳了辮子，那時是正在嬌憨活潑的時候，比着現在，現在的她已老了些了。我比較着，不覺又懊然起來。最不可恃的便是少年的美貌！十二歲時和我在一處的露萍，和現在的露萍，……啊，這樣想時，真會令人心灰意冷，幹什麼，還不是一場空虛。

二時許同出至北海，租了一個划子，一小時八毛錢。開到中間，素君坐在船尾，小榴坐中，我坐前，便開始學起划子來。

北方的寒冬的陽光雖在午後四時，已經像沒有光熱似的，小小的北海上頓然浮起一

層涼意。風微微括着，淺淺的水也在船底汨汨地作起很響的響聲來。停住槳的時候，船流着，水也流着，船底是汨汨地響着。西邊的寒日在屋脊上流下光暉來，真是幽靜啊！素君忽然想起纔回南不久的家，於是大家黯然了。

在傍晚的薄暗的輕幕上池面的時候，素君和我們都唱了一二個小曲，然而我是老了，常常會這樣感着悲愁。

上岸時已經來了電火，夜的黑暗已在地上籠罩着。

她們明日要送我，我說不必送了。

到正叔處問有話到天津去否？其實是要去看一看可愛的小倩兒，可是沒有見着，祇好廢然回家。

打了鋪蓋，去真光看晚場電影，不很好。

回家寫了五個信片，四個信，算了，也不高興一一去辭他們了。

關照伙計明早六點喊我。今晚又和大哥睡在一榻，大哥近來真好呢！我自覺我是懶

了。

一九二六，一一，二二，星期一。晴。

記掛着要走，很早的時候便醒了轉來，回轉臉看一看窗上，已透着很多的曙光了。天氣好像很冷，臉露在被外覺得有風在鼻上往來，外面也很靜，一點聲息也無。想着要起來，又暫躺着。上海的事，北京的事，奉天的事，忽然湧到心頭來。上海的友人催我回去，因為他們實在太忙了，我也覺得忍心撇開他們是不應該，然而我有什麼辦法再留在上海呢？上海的一切都使我憎恨，我在上海時的生活我已經厭倦了，在上海八年我不知過的是什麼，包圍在愁城中的孤獨者生活，他已偷去了我的青春，我不忍再在那兒留連。留在北京吧，我的生活，物質的生活又怕起恐慌。我是太無決斷而祇有計算。我做什麼一定要去奉天？上海的友人，北京的友人，武昌的友人，不都在熱誠地等待着嗎，棄了如此可貴的友情而到那勢利的奉天，我不知我是自居何等。資產階級的毒是深

深種在我的心頭，我竟然被物質的享樂迷惑了嗎？啊，失了正途的可憐兒，回頭吧，回頭到你友人那兒去，便是窮些又何妨！

然而儘是心裏這樣想，人倒鼓了勇氣坐起來了。起來到房外一看，原先的曙色乃是昨夜留下來的月色。院子裏是冷冷清清的，昨夜的月已經躲在對門的脊頭，——天亮也快了。

大哥還睡着。看表時還祇五點半。不想再睡，便坐下寫起昨天的日記。

不一刻 天亮了，茶房來說洋車已來。大哥也起來了，梳洗過後，便別了公寓上車，大哥，我，行李，三輛洋車在冷的冬晨中直向東車站去了。

坐的二等車，因為我們去得早，所以車很空，大哥坐了一會便走了，因為他還要去上課。車是八時半開的，別了，暫別了，北京古城！



這一篇『道上日記』是從作者的『殘春』中選出的，是『殘春』裏的一篇。裏面所寫的是作者在北京的生活

，青年的戀的渴求，差不多成爲了這日記裏的主題。所以，這一篇日記，牠能給我們的印象，第一、就是青年對異性的渴求，一種心理上的需要的矛盾的描寫。第二、從這裏面，可以看到北京生活的一角，所謂當地的風光的一部。第三、是作家生活，在當時，一般青年作家的生活觀點的一種傾向，在這裏面是可以看到的。第四、是這日記的忠實，毫無矯柔做作之病，作日記非對自己忠實不可。第五、是文字技術的問題，記載得簡明自然，很可給青年日記作者作爲技術上的參考。作者日記，還有一單本，題名『箬船』（光華版），內容是『故鄉問災記』，寫南方的一個水災區的訪問，可以一讀。作者其他著作有『夢裏的微笑』，『樓頭的煩惱』等書。

不
死
日
記

沈從文著

七月一日

我第一句要寫的話，是我像這樣活下去怎麼活得了。

一切的悲觀，無法救。病態的性格的我，在不拘某一處地方似乎都有遇到討厭隣居的命運，一個平靜的心便很無理由的來爲別人談笑生氣，生了氣又恨自己無涵養，且自怨自艾，唉，這些事我也就覺得我生活是很可憐了。

別人在另一房中的互罵，罵過後又仍然吸煙喝茶，且在同一的一件趣事上打着儼然同樣的哈哈，我耳中却永遠爲這些離奇的罵人字言生氣，且像甲乙兩者全是在罵我。因

爲窮，工作的所得，終無從使我搬一個較清靜地方去住，窮給我受苦的間接方面，便是這聽隔壁的人罵娘吵鬧的義務。

天生的有這種以互相辱罵爲樂的人，自然也就應當有來傍聽這辱罵爲命運的人，：想到此又不由得苦笑。

我不圖這樣上了年紀的人還這樣容易因這些事激動。

生活真難，就是聽別人的打，罵，吵，也不容易活下去。雖然我是仍就活下來了。很奇怪的是這些人，成天同一個同學之類打打鬧鬧，也居然能把每一個來的日子混過，如今的天氣，一日真是一個頗長的一日呀！

我總想到我會忽然而死，是嘔血，或是腦充血，腦貧血，以至於……實在我連腦充血腦貧血究竟是什麼現象的病也不深知，不過我想總是在這一類來得很快的病中死去。死了也好。

不然像這樣成天心忡怔着，頭痛，眼花，耳朵叫，却仍然得於時時刻刻中想到兩個

角。色。的。對。話。或。一。段。家。庭。的。現。象，以。便。於。另。一。時。節。伏。在。桌。子。上。來。寫。三。塊。錢。一。千。字。的。小。說，這。生。活。我。真。厭。了，當。不。住。了，要。繼。續。也。不。能。了。文。章。既。不。是。隨。時。可。寫。的。東。西，寫。成。又。不。是。隨。時。可。賣。的。東。西，我。即。或。願。意。如。此。得。過。且。過。活。下。去，恐。怕。也。不。能。夠。罷。

一個人，窮是嚇不了我的。有錢就用，無錢餓也儘牠。至於媽，以及老九，不是應當如此過生活的。老人家可憐之至。九是小孩子，也應當像別人家小女孩一樣，至少在這樣年紀內不適於知道挨餓一類事。但是讓媽同妹來到這地方的我，有甚麼法子可以把生活弄好呢？出於自己意料以外的是各處寄來的錢數目的少且遲延。我不能怪人，我實在又并不寄過多少文字的稿件給我的主顧，他們是做生意人，豈能因對我慷慨來做賠本的事。

在此情形中人偏不能不生病。呵，這病，便是窮中的恩惠！

每天希望到憑空發洋財四百元，這希望到明年今日還恐怕無從實現。四百，多嚇人的一個數目啊！然而我又知道這只是闊人送小費的一個通常數目。爲了得這錢，倘若這

時有人要我作一點苦差，我是毫不濡滯便答應去作的。有了這錢我可以爲九留一百，作三個月的費用，剩那三百可以拿去同媽返鄉住。因此一來老人的病自然會好，我也會把空氣換換，不至如此萎靡罷。

但是，四百元，多嚇人的一個數目呀。目下是對於九的法文教員上月欠薪五元很是爲難，這個老實人，每月十元的報酬已夠微薄，還欠帳，即使知道這一面是怎樣一種情形，能夠用苦臉說可以原諒，可是自己好意思說話麼？我是每一遇上課時，便想走開的。無論怎樣說法也是對不起人，作教師的是比我們更可憐。

試想自己當真已經死去，是怎樣一種情形。

……媽是活不了，妹是讀不了書，無依無傍的獸在這地方。這一家完了，但因此，凡買過我一冊書稿的，將因爲賺錢原故，在廣告上稱我爲天才，且深致其惠而不費的惋惜。其次是一些自以爲明白我的人，來在一種流行雜誌上寫一些悼念我的文字，且也必

不吝呼我爲天才，或比之於歐洲某某，其次是當我在生時，與這些人論調不同的，便來否認，想在我頭上賺錢的書鋪廣告或類乎廣告的文字加以非難，於是在打倒天才之後他們得到了稿費以外還可以得一神清氣爽機會。

這樣看來我的死是對於少數少數的人很有益的。我且不能發現任何方面的損失，雖說并不缺少那樣死後知己的友誼的捏造。

先在此說吧，我的知己呵，你們不會知道我的。總有那種真想在此時要瞭解我的人，但我的脾氣，我的表現於你們面前的種種，只有增加你們對我的誤會。我們終究太隔遠了。我是我，你是你，在生誤解了我的，決不會到我一死你們就瞭然我的一切，這無理。至於在生既不會見過我的，更不用說明白我。我爲圖死後的清靜，不要一個人爲我作紀念或悼傷文字，我的活着的每一天，便是自己悼念的消磨了去，一死已完了。

我猜想是我在這世界上的位置，究居何等。我若是很聰明，能自殺，或殺了一個女人然後被刑，則我將怎樣給市僧們以歡快！且爲了這樣給人有趣味的新聞，也許當真有

些平素漠然的愚蠢男女，一有機會就來爲我流淚罷。也許媽仍然存在，便靠到此事得一個市僧的哀憐；或一個好事者哀憐，給媽同妹一筆錢，儘媽同妹好好過活下去。至於我忽然病死，恐怕不會有如此下文。至於還好好生存，那就理合儘一些書鋪老板用做好事的态度挑選我的小說稿了。——這樣一來他們是對的，因爲我存在一天便應當靠這買賣活一天，若不苟刻到我，下一次也許我就大膽的索價起來！

我因爲知道得清清楚楚，我的值一百元或八十元一部的的小說稿子，由這些人過手印出以後，第一版是便賺了若干倍錢，對於市僧總覺可敬的。中國有這些善於經營事業的人，正如此時中國有很多的革命家一樣，這都是些有福氣有本領的人，才能利用無價值的精力與無價值的性命，攬到金錢和名位。說話資格不是每一個平民皆有，所以我亦不敢作種種其他妄想。既然是平民了，看了眼睛熱，去做官倒可。至於抖了氣，說一有錢就自己印書，那真是小孩抖氣的話！在他們，只要把書店一開張，自然有那各樣貨色送來給老闆賺錢，我縱算把身贖了，還有其他窮的靠作文章爲活的人，因此我想改業也不

成。天生我們是爲世界上某種人用的，既能泰然坦然於五色旗或青天白日旗下作一順民，同市僧毅說絕交又怎麼辦得到？

死，好像是當真絕交了，其實則我死的一天便是凡與我作過生意的人發生更多關係的一天，他們誰都願意我死得離奇不經，好作出很聳人聽聞的廣告，一般不相識者也就想在這沈悶的生活中發生這樣一件事，好解除這單調周圍。社會是期待我一個荒誕的結果，即或是不曾有誰好意思來同我說過。

有人方以爲我在這樣生活的糟場下還不死去爲憾事！

一切生活中全有勇士，所謂勇士者，雖不免爲明眼人在一旁悄悄指點說這是獸漢子，——然而獸漢子自己只知向前，如蛾就燈，死得其所。至于與獸漢子相異，倒因爲怕熱怕焚，明知光之爲美，亦以蠟伏于暗中爲樂，這樣人自己可嘲笑處實比所謂獸子還多。

我若是遇事勇敢，胡塗的向前，我的所得決不是今日的一百零五個無聊。對女人，不胡塗的纏，豈有蒙人愛憐的一天。看看別的朋友，正有着頂好的榜樣在，用着那荒誕不經的撒野方法，一味癡，終於把所要的女人得到，也并不少。縱說碰壁機會多，然有天生善忘好性格，今日的事今日來負責，到明日，果又遇到了眼底恰當女人，無礙于再整頓精神，來使用昨天用于另一女人所失敗的把戲。經驗越多則從女子普遍的性格上更多認識，而用方法時有所修正。這世界，女人原本又是那麼多，全然慘敗是未必有的事罷。

然而我，將何所用其胡塗事可作，也決不能作。在夢中，勇敢便非我所有。我追想我這無用的原由，還是窮。因為窮，我把一切勇氣全失了。永是把麻煩人當成我心中一件不當的罪孽，便遠遠離女人與社會。依稀像是有半分驕傲而如此，這驕傲，真夠丟人！想到不全然是窮而無用到如此時，我就覺得正因為要我這樣無用的人在，才能顯出這世界上英雄的幸福與女子的命運。在許多地方，永遠是機會見到那些身長五尺腰大十

圍臉若醬瓜的漢子，偎倚到一個年青貌美的女子身旁，被糟場的女子仍然很少難過樣子，這之間，豈少全仰仗這漢子勇敢無畏而得到這勝利？

女人是瓶子，是罐子，凡在其底貼上了字條，寫着「這爲我所有」字樣，便有了這女人了。一些人，是不問這瓶罐願意與否，設法將這東西底子翻露，勉強貼上這一類字條，而使女人承認她自己屬於某某的。能幹人則雖明知這瓶底業已有別人貼過字條，却將一新字條貼到那字條上去，終於把這女人又引歸自己有的。要這些瓶瓶罐罐作主，說誰是牠主人，這無從辦到。瓶罐的口與心是爲容受水或燒酒白糖用的，女人的心則只爲容受男人愛情而有；女人的口那不過是最適宜於擦得緋紅，接吻一樣東西罷了。

貼過字條與不曾貼過字條的瓶子罐子，羅列於我眼中的，夠多了。我只徒然期待這東西說話，以爲一千個中至少有一個會憑空說「我愛你」的。實則我見到的多數全是在一個人將字條貼到了瓶底時，這瓶子才開口向那貼字條的人說「我愛你」。然而我偏相信瓶子有拒絕主人歡迎主人的理由，我在一個很蠢的信仰中把日子糟塌了不少，到如今，則

又感到人已老大更無權利說誰「應歸我」的話了。

還是這樣安分活下去吧。

只要莫流血，莫太窮，每月不至於一到月底又恐慌到房租同伙食費用，此外能夠在一切開銷以外剩少許錢，儘媽同九妹到一些可以玩的地方去玩玩，這生活算很幸福的生
活了。

想來這生活也好像並不算非分希望。爲甚麼就不讓我有這一天？

金錢，名譽，女人，三者中我所要的只是能使我們這一家三個人勉強活下來的少許金錢，這一點點很可憐的慾望還不能容易得到。

我恨我自己却如此無用。既不能把自己縮小，各處鑽營學一隻狗搖尾乞憐，又不能把自己放大，到各處地方各樣機會上去大吹特吹：生活方便法門原是這兩種，就是把賣文章作本行也少不了需要這樣本領。我實在是無用的人。這世界，正有着人自己來捧自

己的場，得到不少人敬服與憐憫者，這非凡聰明我那裏能學到？

唉！昨夜是又夢到發財了！我只能作一點小小的夢。

我與世界的一切一切，真隔離得太遠了。這結果，將來的生活總只有比目下更壞。我噴着一切人，很無意思的噴着。但是，心裏想，此時的中國，有一百個會說諷刺話的法朗士，中國不仍然是中國麼？口上的牢騷等於音樂，紙上的譏諷等於繪畫；不是人人可能聽到看到。即如魯迅，也只是一個無用東西 可憐之至！

關於魯迅這個人，我有下面一種感想；——

對於女人的要求，總有之，像他這樣的年齡，官僚可以討小老婆，學者們亦不妨與一個女人戀愛：他似乎趕不上這一幫，又與那一幫合不來，這個真苦了這人了。然而這個人又決不會像郁達夫，那麼乾喊「要」，彷彿活然也就喊到手了。處到這時節，也不會有女人反而去纏他吧。一些人，本來也無聊，讀了他文章，便說「這老頭子深刻」。說深刻，有甚麼用？最好是自己是那麼年青，那麼美麗的一個女人，像一個世俗所稱贊的

觀音菩薩，固執的愛了他，大膽的趨就他，這於老頭子或者是有用的。他雖然從不說過「要」的話，但假使真有一個這樣的女子，實在是救了他。……中國有一百個法朗士，中國還仍然是中國！年青人還是成天在各處被殺，年老人還是可以各處作官，買人口的販子還是用二十兩大秤一毛錢一斤的行市。……把他的東西，翻英文，翻法文，翻成世界所有的文字，也抵不了一個女人來大膽愛他為實際給老頭子幫助。至於把自己本來還很惑疑的作品，給一個人一翻成外國文字，便以為自己是了不得，而從此中得到一種如飲甘露的淳醪的微醉，這當是某某天才的事，不是魯迅這個人的事……

我這樣瞎猜，便來估定這人的苦惱因緣。其實我是連我自己也不曾能看得分明的。我要一個女人麼？這樣女人便能救我這下沉的心麼？

在我工作上，我想到我應怎樣把方向認清。這同我在生活上所下的決心一樣，結果是完全失敗了。

一些。憧。憬。的。感。覺。，。詳。細。看。，。只。是。更。憧。憬。，。眼。睛。因。爲。在。燈。下。看。書。，。成。了。近。視。，。心。眼。則。因。爲。孤。僻。成。了。近。視。；。我。是。始。終。無。法。把。我。一。切。生。活。方。向。看。清。的。，。所。看。到。的。全。與。別。人。兩。樣。，。雖。然。是。另。一。種。味。道。，。但。這「不。同」已。將。我。摒。除。在。世。俗。以。外。了。

我是願作一個平平常常的人的，這不是命運所許可的事。

人到不能爲名爲利所醉心，去冒一切險，這人不胡塗地方，只見其獨與世相外的多災多難，不適於生存，初無可敬處。我已無意中成了這樣的人了，因此我還得準備世人的揶揄。

這時節，只有一樣事是我可作的了，我死。實在死了後，怎樣的給了人家的方便與不方便，我不合在未死之先去估計預約。死以後，至少我是一無所知再無麻煩來到頭上了。

單是爲了隔壁一個客人，用那湖北口音學官話，罵混蛋，我想我既不能把這小雜種打死，又無從搬家，又無法禁止這「混蛋」，也就很容易的想到死。當我發現了自己是怎

樣的勉強的同到這一切人接近時，我爲我自己的忍耐實出奇的驚訝了。我並不真便如此輕易死去，而這些聲音的煩惱我又如何大而且長久！

人類是可憐的東西，我不能在此話上多有所解釋，但一想，總之處處是可憐的。

又一天呀！

看看自己所寫下的是些什麼東西罷。連自己也莫名其妙。

心是煩亂。是隨時隨事皆像可以生氣。

聽到東房的媽的咳聲，便把眉聚成一字。四百元是一個大數目，三百元也罷。三百元不能得到，兩百也好。有了兩百塊錢在手，則一個禮拜以後我們便可以把這個家搬到上海了。這時想，上海不一定是比這個地方爲好，不過至少我不會再有一個「混蛋」的芳隣了。

我要努力十天，來把這希望變成實事，可是我的血，你再流就全完了。

告媽說，再過一月我們可以到上海了。媽在微笑中露出不相信的神氣。她雖不問這錢的來源，但說是也不必太過分勞動。

我太不勞動了。懶於找尋一切的心使我一無所得。近來則連想像中的愛情也缺少構成想像的成分。

我是有一些部分已當真早死了。

——在北平作

七月十六

這日子是昨天才從西城見到的。

文章作完了，得當了衣去付郵。過一周是非到連當衣也無從的情形中受窮不可的。這事實只給我無法，不能怨誰。書舖不願寄錢那是合理，真知道我這樣可以餓死，或許

他們還能曠了房東來討我的賬罷。我知道有人是歡喜我死的。

這是早上。早上的感想，只是心燥。望到桌上的殘燭，自來火，信封，零碎稿紙，扣帶，茶壺，筆，一枚銅子……我還望到自己的心，是無沒落的心。

請來的先生，在這先生教九妹教讀法文時，竟不敢與其見面，怕人問到學費的事。另一時，見到了房東，也畏縮之至。那里還敢見面？聽聽這腳步聲也心中不安。無用的人啊！別人殺了無數的人，流了無數其他的血，還好意思說爲國爲民。別人腆然無恥的作着假慈善事業，儘其太太賺錢發財，也不以爲意。至於自己則所負不過債務五十元，也如此心疚不已，我真是無用的人啊！

只想在下月，上海能寄兩百塊錢來就好了。

媽的病，一面也未嘗不是因見到這窮而增加纏綿。救媽只是一樣藥，這藥是錢。有了錢，不必怎樣焦愁，且想服一點什麼，就買來，想玩，就去，那自然而然也總有好的。一天罷。但是眼前誰能從天空擲下一塊錢？我決心，只要有人要我，我願抵押一點錢，

來將媽設法醫好。只要有人要，我就去，不拘作何等事，我也能作的。明知是只有錢來可以將媽病診治，恢復已往的康健，但這少數之少數的錢，就無來源。窮，真只好是死了。「媽的死，恐怕至多不過三年」，這老人自己說的話使我要哭不能。我算殺了媽，因為我不能如一般作兒子的找錢。我自己相信是找到了那人間頂高貴的一點東西，是人情，但人情不能使我自己不肚餓，那里能將媽病醫好？

我且將九的天真傷了，因為作哥哥的在此時却不能幫助她安心讀書，強她參預生活的事。

說到媽病，九說，「把媽送到醫院好了」，

媽說，「不要緊」，然而說完就咳。

九又說，「去就好了」。

「醫院也不一定見效」，媽且同時將一句舊話說起，是「吃不下西藥」。

我不敢作聲。九不明白進醫院要錢。雖明白，也總以為二哥能借。雖知道借也不

能，還以為媽的兩件夾衣此時不一定要穿，當去也好。

說到衣，我仍然無語。媽返自己房中了，九在窗間哭。媽既去，九才說媽夜來咳得更兇，會危險。

危險，有甚麼法子可設呢？我們何嘗不會一同到餓死的地步。九却太相信時間會把我們生涯轉到好境的事了。那裏能夠？九不知道她的二哥也快為生活壓死了，她一點還不明白。但總有一天她會明白的。可憐的是她，她年青，美，不應當生這樣一個壞運，將她青春磨盡。

媽老了，餓死病死是應該，雖然這是我的罪。我自己則餓死病死也應該，雖然不能學壞一點勉強圖存也是我的罪。至於九，是應當有理由活在這世界上的。然而媽何嘗全無理由再多活二十年呢。

我寫這些事總無一個人能相信我與我家的目下情形。

方有人要我代他謀事，又正有人請我演講，又正有人問我要文章，……還有人在報

紙上吹我是天才。這天才，用「天才」就可以抵擋一天的生活麼？也許真是，對付文字是天才，對付生活則劣者了罷。我要人說我好有甚麼用？精神生活的向前，也不是一二知己者流捧捧誇誇給我的幫助算是幫助，我自始至終用不着這些。我要這同情或瞭解有甚麼用處？我不能拿這個活下去，也不能用這個治媽的病以及繳九妹的學費。

我不是偉大的人，天意只使我無法同平凡的生活接近一步。我要活，這時則雖苦着忍着也有活不下去之勢。我相信我若吃酒，則一到大醉也許真能夠用力將媽同妹殺死再來自殺。我平時，并不缺少這樣的心！可是我過細想想，爲甚麼原故我打量的計策總不外這些又笨又刻的計策？我只有忍淚告我自己，幸好我決不至於大醉。

八月十一

今天晴。

但是我說這個幹嗎？下雨同出太陽於我心情是不會兩樣的。凝視到晴空與凝視了簷

際雨的線，是給我一樣影響的。我常常爲天時發愁，不拘於晴雨。

我彷彿是病了。

沒有力作我應作的事。似乎需要什麼，失落什麼，但我無從說出我所要的什麼東西而檢點一番，也像心中并無所謂失盜負疚的事樣。我是有病的。

疲。倦。的。進。擊。使。我。放。下。了。一。切。淡。漠。的。悲。愁。着。自。己。的。死。亡。假。使。能。死。或。不。自。意。的。真。會。忽。然。的。死。去。我。的。事。給。人。的。趣。味。大。致。比。給。人。的。悲。哀。爲。多。

就是在北京公寓中的媽，悲哀也會只是暫時的事。妹則更容易忘記有二哥這一件事實。老人見事多，雖說一見着兒子的小病小疼便萬分擔心，但一到人是不客氣的居然死去，倒會將「命運」來處置自己，從而在另一寂寞生活下度她的殘年吧。

使老人在我死以前也常常感到「好像不有兒子」的心情，憂傷的沈默的擔着生的苦惱與寂寥，這是作兒子的我所能給媽的。

我願意另外給媽一點愉快，沒有這力，與這命。

想到這樣生活的多災多難，我的心，是成天在冒險做着一切事業的夢的。聽聞這地方，市政府，需要一個書記，就誠心想去碰碰。握了筆，寫那「等因奉此」以及「謹此奉聞」各式各款文字，用奪金標羊毫筆，伏在案邊辦公事，這生活，我想像我是仍然能做得下的。雖說是在另一件事上，同樣的握筆，寫一萬字的文章，便敵得過一個月書記的收入。但人家讓我去作這樣書記，我能下決心去做的。我還相信我做得總比別人更好。既然這樣，去考考，就行了。想雖然想這樣事，却又不去試試，這爲了市政府另外有熟人。有熟人，是反而把我勇氣失去的。因爲我不願意有一個人知道這時的我還得來作這樣不光輝的小事。若是願意把這希望給熟人明白，那倒隨隨便便也可以得到一樣事情吧。我不要恩惠，所以不去找事作。正因爲我不要類乎恩惠的把文章從相識處換錢，我想改業。

無用的驕傲，無用的心怯，以及無用的求與友誼離開，我是自己常常見到我的可憐處的。

人越疲倦也越可憐！

今天，是這樣讓他過去了，我抓著的是我的生命中什麼，我不明白的。

我老了。

且想想在北京的母妹，……但是，不想，是不會有着非流淚不可的需要的。這老人似乎到近年來也非常容易流淚。這老人心是灰了。羨慕我有這樣慈愛的母親的正有人，這人那裏會料到兒女的因緣全是用徒然的眼淚為遙遙傾寄的禮物？

在文學的事業上，朋友中，方對於我這小小建樹引為企慕的，也不乏其人。要對這些人說，「書是印過十來冊，却還日日思量作兵去」的話，應當看來是謊話吧。生活的疲憊，但是想着這些轉變的突然而獲救的，照情形說來，則似乎連仍然去作我那七塊三角一月的一等兵也將因了生活已成形態的諱忌而無法實現，否認眼前的我終不可能，然而這眼前的糾纏真是怎樣討厭呵！

用了像是洩氣的擺脫這人間恩惠的決心，我還想去一個地方作聽差去。這浪漫的思

索只增加我胡塗。若是真有這樣地方，我相信我這時會馬上就去就職服務的，但保不定明天我仍然又是在這桌邊生我自己的氣以後又來可憐我的無業人！

無業到連戀愛者所負的煎迫責任也無有，這是我更寂寞的原因。

八月十二

我生了一整天的氣。在生自己無用的氣中，日子是一天又過去了。

先一個時節，聽到一個長輩說到我，說是第一段青年危險期已過，不再會有一些不應有的煩惱了。是的，我今年是二十六，人到了二十六歲當然不會再有二十歲左右的年紀男子悲憤的。我並不無端撒野。

但我這時是較之我五年以前更危險的。

無端想起的是我彷彿只有自己死了一個辦法為好。且比較稱量，死是於我縱屬無益也可以說無害的。至少我從此得到了一種輕鬆。我像是抗着了什麼東西太久，而這責任

因了年齡的向前也彷彿益發沈重的。只有死是可以救我的。

假若是媽這時不要我，妹也不要我，就可以大大方方死了罷。

在這世上我是沒有可戀的。即或有許多可戀，似乎正因其如此，爲了把這青年的蓋唐保持到一定線上，死倒完成我的生活了。

到夜，爲夜的寂靜所嚇，我反照我的心，就哭了。

這樣的哭是爲甚麼，我也不明白。

但我的生活，我的對生活虛置的失當，從生活的失當上看出我的乏力，是可哭的。

我有甚麼權利可以要一個家庭？要母，妹，也無權利。要妻，妻是爲我這樣人預備的麼？一個女人，是爲了跟隨我這樣人而生長下來，那恐怕神還不至於如此昏聩。

凡是一切頂小的頂平凡的生活事業，也全不是爲我這樣人而有的。我有的也許正是爲人不屑要的。這算神的分配罷。

我的生活的繼續，是只給我感覺是世界上最另外一個社會的人的。在我的社會上，我

還。數。不。出。一。個。同。伴。也。許。這。便。不。是。可。以。有。一。同。伴。字。樣。的。社。會。了。

八月十四

寫了一篇名字取作第一次作男人的那個人。作小說，事實的寫述太少，心情的辯解太多，成了幾乎像是論文那類東西了。我是無法把小說作好的。雖然這是同過去許多作品一樣，並不缺少力與真，但這爲過多的問題上詭辯所影響，不是能使我滿意的東西。我的工作方向似乎是應變更，另走一條路才對。不拘拘於背景所在，句子的組織，應當變成自己的句子，不缺少通俗的明，特異處又能得到本鄉人說話的真，或者在瞭解上容易得到效率，辯論，研究，解釋，是都得應有自己的文法將調子加強加濃的。

把筆投下，酸楚在心，人是太疲倦了。

到這時，需要類乎家庭這東西了。就是有媽同妹在身邊，也還可以從這中得到換一口氣的方便吧。如今却正是錢不寄去兩人卽有在北京挨餓的惶恐，而自己，却這般無

用，縱得着彷彿恩惠的某大書館允許，只要有按行市兩元半拏錢，也不能多作！

我是真應當養成純爲拏錢而作文的習慣，才能對付市僧的。兩塊半作數，還是人情，這些人究竟是有知識的人，拏了小小的一筆錢來開書鋪，究竟比開工廠的利用人身，上牛馬的力方便多了。賺錢固然少，本却也不大，而所謂足資運用苦文人者又正這樣多，差不多隨時隨地皆可以有肘子與肘子樣觸着可能，書鋪是可以開的。

各事各業到近來，似乎都可以用罷工一事對抗資產代表者了，却尙不聞文學的集團將怎樣設法來對付榨取自己汗血的老板。真是到了義憤填膺那類時節，一同來與這些市僧算一總賬，也許可能吧。但這要到什麼時節才有這樣大舉呢？在此時，青年作者中，已就有少數被這壓迫死去了，不死者亦忙於二塊五或一塊五角一千字的工作，日夜拏拏的努力，卑辭和色周旋于市僧間，唯恐居於半施主性質的市僧生氣不要。

在他們，是看透了作者的窮，以及時間越久脾氣越不適宜於改業作他事的，便互相半宣言的說道：一不承認這社會形態相怎樣怎樣者，且聽着：我是你們的主人，思不利

於主人者，那是不行的。他不高興這待遇，他請便。不過在此我還有一句忠告，你們覺得這辦法不滿意時，以後那生意就不必作，生意一失我真可以想像你們挨餓的樣子呵！若他是一個聰明人，我決定他是不像應當有牢騷的。」

徘徊了，彷彿耳朶邊響着這樣話，放下不能，努力也不能。一個生活上的落伍者，還希望蓄着力反抗什麼，是妄想呵！

今夜無意中，與也平丁玲走進北四川路一個珈琲館，到了才知道這是上海文豪開的。到此的全是歷史上光芒萬丈的人物，觀光真不可不算是幸事了。幾個野雞模樣的侍女，充分的表現着一切肉感的體裁，於是這一般文人靈感就來了，詩也有了，文也有了。在作生意方面，則雖不比賣書賺錢，蝕本的事顯然也不會。他日有人作文學史，實在不會忘記這些對藝術發揚盡過大力的人；——至於由本店編印文學史，那當然不消說是不至於遺漏的吧。

到了那類地方，我就把鄉巴老氣全然裸陳了，人家年青文豪們，全是那麼體面，那

麼風流，與那麼瀟灑！

在我的心上，成天的放下了女人一件東西，恣肆的撒野，放蕩的開心，是並不以為自己是對於女子感到可怕的。誰知一到這類地方，我却慄慄慄慄了。這樣的女人，也能給以藝術或其他靈感的啓發，以及情慾的飽饜，是上海文豪的事吧，決不是初從北京跑來的土氣的我所能享受的。有許多地方，我是的確太土了。

自己只能用「落伍」嘲笑自己，還來玩弄這被嘲笑的心情。



中國作家所寫的日記，無論是古代的，今代的，大都是些行動的記錄，祇包括了生活的一面。所謂內心生活的方面，是很少涉及的，即涉及也是很簡略。沈從文的這一篇日記，內容却不同，大都是關於心理的解剖。本篇選出，是在這一意義上的。我們寫日記，不要僅止注意日常行動的一方面，應該同時注意到內心的生活——這才可以說是關於「生活」全面的日記。這當然比寫生活行動難，因為需要很縝密的內容的考察工夫，可是我們必需這樣做，日子久了，自然能克服這一困難的，這日記是作者日記集「不死日記」的一部分，這本書大概是絕版了吧。作者寫作的小說極多，大約有三四十種，這裏不能列舉了。

論日記文學（代跋）

來，可以得着這樣的一個結論：

就我所看到的關於日記文學的論文，闡明日記文學的意義與價值都很切到；歸納起

日記文學，是實際生活的記錄，可以打破一切文字上的陳套；（夏丏尊『文章作法』）它能使真實性確立，使讀者於不知不覺的中間受催眠的暗示；（郁達夫『日記文學』）它是文學中特別有趣味的東西，因為比別種文章更顯明的表出作者的個性。

（周作人『日記與尺牘』）

這定義是很周到的，日記確實是文學中最有趣味的東西，最能引人入勝的，如郁達

夫所說，愛讀文學書的人，首先愛讀名家的日記。不過日記的技巧，他們都沒有談到，周作人夏丏尊兩文雖指出了可以打破一切文字上的陳套，也僅止於這一個具體解釋。日記的方法，雖包括了文學上的各種體裁，可是究竟有不同的地方，所以，在這裏，想談一談關於日記的技巧問題。



我讀日記，最喜歡讀那着眼於細小地方的描寫。這種瑣碎的描寫，是最有趣味的，夾在較長的日記文中，如那沙漠上的綠洲，使人望着生一種快感。簡單幾個字，又嫵媚，又動人，寫景物的更如一顆露珠，玲瓏剔透。你讀到那裏，不由得你不停住目光，向下深深思索。說乾脆點罷，遇到這種地方，就如在酷熱的天氣裏，吃上一兩片冰雪梨，包管你內心涼適，別具風趣。周作人在『日記與尺牘』裏曾引用日本一茶的兩例，實則，在中國名家的日記裏也有許多同樣的，甚至比一茶描寫得更有趣，更有風味。如『徐霞客遊記』所記：

(一)二十四日。糧絕。……——滇遊日記

(二)初五日，雨浹日，買土參洗而烘之。——滇遊日記

(三)二十二日，早猶雨霏霏，將午乃霽，澣濯污衣，且補紉之。——滇遊日記

(四)三十日。炎威莫支，倦臥寓所。——粵西遊日記

(五)初四日。兀坐，聽雪溜竟日。——遊黃山日記

在那幾個例證裏，幾個字和一種簡單的動作中，描寫了窮窘，無聊，閒情，疲乏，雅適，種種的情趣靡遺。冗長的記事文裏，偶而夾上這樣的一兩則，你想該多麼的動人，使人快慰呢？其間亦有兼及心理描寫的，在『徐霞客遊記』裏，可以引出兩例：

(六)初七日。囊錢日罄，而夫不可得，日復一日，不覺悶悶。是早，金仲甫言將往荊州，予作書寄式園叔。下午，彼以酒資奉，雖甚鮮而意自可歆。——黔遊日記

(七)初三日，雨復霏霏，又不得夫，坐邨樓鬱鬱作記竟日。其店主葛姓者，乃市

僧之尤，口云爲覓夫而竟不一覓，視人之悶以爲快也。——滇遊日記

不過，關於解剖心理，闡明苦悶的日記，在中國的名家日記裏並不多，就是有也不過一兩句，像亞米愛兒那樣三十年如一日說明自己的作家，基本上就沒有。文文山楊椒山的獄中日記，無論如何是遠不如王爾德(Oscar Wilde)在獄中那樣的在斗室中創造別樣的天地，便是辛棄疾的『南渡錄』，亦止於悲慘的事實的記載而已。中國過去所有的日記，實在缺乏關於心理解剖的力作，將來總該有的。

中國的名家日記，他的特色是在描寫的一方面，用簡明的語句，具體的去寫生，去記事，微微的烘托出一些情趣，這是最有力的手法，懂得這手法的亦最多，至於前面所說的，着眼於細小的所在，如寫美女而盡量的說她的面痣，那自然也是使全日記生動的一種方法。如以下幾例：

(八)初三日。至湘鄉，住縣署，地卑濕，早晚飛蚊撲面。——使楚叢談

(九)初八日。雨。月甚皎；秋露如珠，潤衣皆濕。——征緬日記

(二〇)十六日。晨餐後，復移硯就暄於藏經閣前桃花下，日色時翳。下午，返東樓，嗽猶未已。抵暮，復雲開得月。——滇遊日記

(二一)十五日。雨竟日，及暮稍止。更餘，微見月；蛩語四起，江烟渺茫，不知今日又是中秋也。——征緬紀略。

這一類的描寫，風格極樸素，如淡粧少女，楚楚動人；又如水墨畫，淺淺幾鈎，便有山有水，使人深入玩味，其意無窮；寫小說用日記體有時也較他種體裁動人，而夾入一部分日記，尤有奇趣，如屠格涅夫(Turgenev)『前夜』便是一例。那一章是有意用主觀的心理敘述法，甚是得體。

★ ★ ★

總○之○日○記○的○用○處○，○實○在○是○說○不○盡○，○可○以○幫○助○作○家○練○習○筆○力○，○可○以○幫○助○作○家○儲○蓄○材○料○，○同○時○又○可○以○完○成○歷○史○的○記○載○，○又○可○以○完○成○一○些○水○墨○畫○似○的○短○短○的○，○硬○鈎○的○小○品○文○，○所○以○郁○達○夫○在○『日○記○文○學』篇裏說：『以日記體寫下來的文章，除有始有終的記事文之外，

更可以作小品文，感想文，批評文之類，牠的範圍很多很自由的。『在中國的名人日記，題跋，書札裏堆滿了這個理論的證明。』

(一一)初三日。是日晨起，大雨如雹。沿途山水下注，皆成飛瀑，匯於溪澗，驟湧丈餘，與巨石相激，聲若車轟，其有徑途而過者，奔雷濺雪，盤互與人足趾間，駭絕亦奇絕也！過黃，絲雨止，抵鄭陽，蓋平越州境。晚晴。夜。復雨。——

雪鴻再錄

(一二)初九日。微陰。辰刻過霑益州。自易龍以東，地頗平敞，申刻至宣威州，則四山環抱，林莽復蔽虧矣！夕抵洵塘驛，郵舍僅數椽，疥牆濕地，弗可憩也。飲畢卽行，西風作，五鼓寒甚。——蜀徼紀聞

(一四)十五日。五鼓行。四十里過阜康縣。又七十里抵黑溝，日平西，重車至定更方到，因分餉酒肉。是日寒不可耐，篝火亦不溫，然飯後向南北行各半里許。山光四面撲人，冰雪中炮竹一兩聲，唯見山禽桀桀，村犬狺狺而已！是夕，寒不

成寐——伊犁日記

(二五)初二日。晨雨。行五里，霧。抵新安塘，露日色頗熱。過牟珠洞，不入，小立洞門前，涼風刺骨，於此知仙山洞壑中，自有清涼世界也。經乾溪塘，早稻已吐穗，花亦香甚。至貴定——雪鴻再錄

(二六)初五日。已刻行，半道忽大風雪，如山奔電裂，并前雪積成丈許。四十里至松樹頭店，重車已不能行。轎車復冒雪行二十里，抵二台，時已及申末。然自松樹頭至此，二十里中，茫茫雪海，惟高下千萬松頂露青，亦奇觀也。是夜無臥具，無食物，冷坐一宵。——伊犁日記

(二七)二十五日。微雨。過直峒河，竹橋窄不可行，乃浮馬以渡；水深湍急，幾致漂沒。頃之，漸開霽，行四十里至翁冷駐營；水草極美，早稻已結穗矣！平野清蕪，一望無際，墾之，皆可成上畝也。——征緬紀略

(二八)三十日。發富陽。雪滿千山，江色沉碧；但小霽。風急寒甚。披使金時所

作綿袍，戴氈帽，坐船頭縱觀，不勝清絕！剡溪夜泛，景物未必過此，除夜行役，廟祭及鄉里節物盡廢，晚宿嚴州桐廬縣——驂鸞錄

(一九)八日。辰刻渡湖，一帆風正，水波不興，放乎中流，杳無涯涘。第見汪洋恣肆，天地混茫，氣象萬千，驚心駭目，洵五湖之雄長，九江之總匯也。諸峯離立湖上，山色在有無之中，惟君山一角修眉，歷歷可辨，一路水聲汨汨如琴筑，其軒轅之樂歟？抑湘靈之瑟歟？泊虞帝廟。連日舟中，以湖水試君山茶，與水一色，足潤詩腸。湘水北過長沙，湘陽，巴陵，與沅水會於洞庭，爲沅湘。——續驂鸞錄

(二〇)二十一日。陰。過蘆子，黃溪，洞庭諸灘，惟黃獅滾洞最險，蓋灘形至此三折，亂石槎枿，轟出兩岸間，水益湍激。然岩石絕佳，視清浪差小，出水俱二三尺許，亂立無行次。余戲謂升之：若移植江鄉，爲流觴曲水，正復佳絕也。是日風順，行百餘里，晚泊玉湖灘。西風大作。——滇行日錄

(二二)二十九日。陰。行三十里至晃水驛，貴州境矣。又十里至能溪。微雪，繼以雨；雨過，溪山益蒼秀，石楠殷紅，與栢欄篁竹相間。山麓人家小閣，盡得溪山佳處，山後復有遠山，如睡如倚；蒼烟濛濛，不知造物何以作此絕境。倘能卜居終老，吾志畢矣！行六十里，至三疊堂，泊。——滇行日錄

以上所舉例證，那一篇不能成一個獨立的小品寫生文？那一篇不是極動人的遊記？關於寫生文的條件，是樣樣俱備，結構，措辭，面面表現出文學的力量，有的具着詩意，有的具着畫情；在西洋文學中，據我所見，很少這樣生動的日記。不過對於風土及心理方面，少所記錄，這却是中國日記裏的一大缺點！但陸游的『入蜀記』却深能顧及這一點：

(二二)乾道六年七月十三日。姑熟溪，溪北土人但謂之姑溪，水色正綠，而澄澈如鏡，織鱗往來可數，溪南皆漁家，景物幽奇，兩浮橋悉在城外，其一通宣城，其一可至浙中。姑熟堂最好，得溪山之勝，適有客寓家其間，故不得至。又有一

酒樓，登望尤佳，皆城之南也。往時溪流分一支，貫城中，湮塞已久，近歲嘗浚治，然惟春夏之交暫通，今七月已絕流矣！——卷一

(二三)七月十四日。晚晴。開南窗觀溪山，溪中絕多魚，時裂水面躍出，斜日映之，有如銀刀，垂釣挽罟者彌望，以故價甚賤，童使輩日皆糜飫。土人云：此溪水肥，宜魚。及飲之，水味果甘，豈信以肥故多魚耶？溪東西數峯如黛，蓋青山也。——卷一

放翁的『入蜀記』，敘述山川風土，既詳且盡。這兩例將姑熟的地理，形勢，出產等等都說了。其實，祇是很簡單的幾筆，筆致是異常生動，姑熟溪就是現在的安徽當塗縣，在揚子江南岸，介乎南京蕪湖之間，且多蟹，曾經到過這地方的，讀放翁此記，當更感趣味。

關於景物的描寫，許多的作家更常常的祇點上一筆，使讀者追懷那種意境，在這一篇最初曾引過兩例，以下再錄幾條，以見淡描景物的風趣。

(二四)十四日。晴。自水榭起程，還出儀鳳門，東南風，不數刻而渡。復至浦口馬氏家飯，晚宿東谷，月甚明。——雪鴻再錄

(二五)二十九日。午晴。由小河至樊城九十里，渡漢江。夕照中，望襄陽帆檣城郭如畫。——使楚叢談

(二六)初十日——飯於雙廟，宿於揚居驛，是爲孝感縣境。日晴沙軟，行一百十里，與人以爲快。至夜，雷雨。——雪鴻再錄

(二七)十一日。晴。行一百二十里，暮抵常德城外，卽沅江，長橋亘之，蓋五代時雷滿所築者，水烟渺瀰，略見微月。——滇行日錄

(二八)初三日。行四十里，謁華岳廟小憩。又五里，宿華陰縣西關。華山兩日皆重霧相蔽，至是忽開朗，因怡坐店門，清切看山半日。——伊犁日記

(二九)二十六日，曉行五十里，過慈姑。又三十里，晚宿南浦驛。遙望高閣迥出人家雲樹之表，蓋別此已八年矣！——雪鴻再錄

(三〇)十五日。發赤門。早飯松江，送客入驪庵。夜登垂虹，霜月滿江，船不能發，送者亦忘歸，遂泊橋下。——驂鸞錄

(三一)初十日。曉行。風急天清，較春夏經過時，氣象稍別。抵八灣晚飯，趁月行抵潞江。江水已落，亂涉殊易。宿於民家，砍竹煮茶，飲少許即睡——征緬紀略

(三二)初八日。飯石槽，過懷柔，經九松山，途次尚有積水，與人取小路行，頗仆之至。晚宿密雲，黑雲漫天，頗有欲雪意。——雪鴻再錄

(三三)十二日。早，飯舍利寺。宿龍游縣龍邱驛。未至，有長橋，工料嚴飭，他處所未見。前令陶定所作。自登陸來，所至山有殘雪，邨落無處無梅，客行匆匆，自無緣領略，可歎也。——驂鸞錄

這種描寫，深得淡月疏烟的風味，雖非細磨細琢，確具着詩的秘竅，殊是含蓄不盡。我們據以上各例證去看，可以尋出作家是如何的選材，如何的注意特寫部分，如何的

斟酌字句。總之，這一切，是非能手莫辦的，非深有修養者是不能成功的。假如你具着『怡坐門前，清切看山半日』的精神，去體驗這些例證，你定可悟到一切關於日記描寫的方法。

在前面我們已經提出『特寫』的一個名辭。日記的作者，是不一定要提綱挈領去記載每個事件或景物的，有時，祇特寫一部分。簡單的說，從整個的事實中提出一部分來寫。那一部分應該提取呢？這是誰都不能說的，全看作者主觀所得的印象；印象深的，不是空泛的，通常的，當然要記錄下來；普通的，淺薄的，那自然沒有記錄的必要了。

以下便是關於『特寫』的例：

(三四)十八日。宿永州祁陽縣，始有夷途，役夫至相賀。新出一種板，甃疊數重，每重青白異色，因加人工，爲山水雲氣之屏。市賈甚多。——驂鸞錄

(三五)十五日。宿七里舖。自離宜春，連日大雨，道泥淖之漿如油，不知何人治道，乃亂寘塊石，皆剝面堅滑，與夫行泥中，則漿深汨沒；行石上，則不可着脚

，蛙步艱棘，不勝其勞。——驂鸞錄

(三二六)二十七日。晴暖。滇省南門最盛，值歲暮，梅花山茶，賣者盈市；而山茶尤殷紅可愛。是日立春。始得都中十月二十日家信——滇行日錄

(三二七)十七日。山中。晨興，晴，早餐後抄錄日記，及改山行詩，午後有土人以刀來售，鞘裹鵝絨，柄鐵質，塗銀，頗堅巧；抽刀視之，則新脫爐錘，非百鍊物也，却之。申刻，眉叔歸，相約出遊。予聞此處產馬素良，試呼乘一馳，則羸劣已甚，極鞭笞之力，不逾數里，且喜側行，鞍縱頗不易，遂攬轡歸，夜尋詩破夢，不能成寐。——南行日記

(三二八)二十九日。昧爽，放舟，曉色蒸霞，層嵐開藻；既而火輪湧起，騰燄飛芒，直從舟尾射予枕隙，泰岳日觀，不得謂之臥遊也。過二十四磯，泊黃楊鋪。——

——楚遊日記

(三二九)十五日。在州署，夜酌而散，復出訪黃沂水，其家寂然，花陰歷亂，惟聞

犬聲。還步街中，恰遇黃，黃乃呼酒踞下道門，當月而酌，中夜而散。——滇遊

日記

(四〇)初八日。臘日也。候司道諸君還，出北門詣鐵佛寺禮佛，此寺蓋梁文定公(國治)撫湖及少司空(敦書)爲藩司時所修，莊嚴潔靚。今兩公皆先後下世矣！前有塔，塔內鐵柱，勒：『南宋××年判官李××刻『顧生兜率內院願文』。十餘年前，文定曾攝以貽予。撫摩之下，慨息久之——使楚叢談

(四一)十二日。換緞子船行。又有麻陽船者，尤窄，僂僂而入，僅可趺坐，則以供家人載行李酒食之用。是日仍泊常德市巷，筭橋載路，值賤且佳，不嘗此者十年矣！但不得遺歸爲憾耳！舟人告明日冬至也，爲之累歔屑涕——滇行日錄

(四二)初六日。稍晴復雪。待重車至，日晡方到，是日僅食炒米數撮，屋前後左右皆松濤聲。吳越中得此一二株，卽以爲佳樹，至此則斷爲槽，折爲薪，鋪爲道，皆百丈青松也，又不止屈作屋材而已——伊犁日記

(四三)二十六日。留總兵馬君彪駐關。行二十里至章風街，始見人家，塋圃中油菜作花矣！緬人通貿易時，此地市集最甚，今人民竄徙，僅有竹房數架耳；營於高原，極敞豁；對岸多竹樹。是夜二更大雷雨。——征緬記略

(四四)二十二日。微晴。得家書云：六月初連日大雨，官道水深四五尺，繞榛莽岩礪中行，騎馱多損壞；家眷幸以十二日至鎮達下水矣。過半坡塘，俗謂之老鷹崖，自崖而下，屈曲數十盤，幾四十里；因此知滇境之高。申刻，宿於阿都田，安南好境也。——雪鴻再錄

(四五)十五日。捨舟登陸，登回雁峯，郡南一小山也。世傳陽鳥不過衡山，至此而回；然聞桂林尚有雁聲。又云：此峯預南嶽七十二峯之數，然相去已遠矣。小憩花樂寺，又行二十里宿。——驂鸞錄

(四六)初十日。晴暖如昨。過石經碑洞。其北數里，爲隋靜琬法師樹碑刻經於此，山因以得名。朱檢討(彝尊)『日下舊聞』，及查中丞(禮)『苾題遊記』所載甚詳。

余前屬房山令商君(衡)訪之，具言內有碑百餘，每兩碑背立，錮之以漆，上皆勒字。洞深年久，塵土莓苔堆積，不能搨也。亦不知所勒何經。二十一里過石亭尖營，渡昇平橋，其下有西巨馬河。又十八里過薛家莊尖營。又六十里至秋蘭行營，是涑水縣境也。望檀山石曾山，岡巒起伏。——懷台隨筆

(四七)十日。行舟數里，即再見南嶽峯岫敦可尊而仰。帶江別有小山一重，山民幽居，點綴其上。桃李花方發，望之如臨臯道中。盧全詩：『湘江兩岸花木深』，至此方有句中意。——驂鸞錄

(四八)八月十四日。……拋大江，遇一木棧，廣十餘丈，長五十餘丈，上有三四十家，妻子雞犬白碓皆具，中爲阡陌相往來，各有神祠，素所未覩也。舟人云：此尙其小者耳！大者於棧上鋪土作蔬圃，或作酒肆，皆不復能入峽。但行大江而已！——入蜀記

(四九)十月十二日。早過東瀕灘，入馬肝峽，右壁高絕處，有石下垂如肝，故以

名峽。其旁又有獅子岩，岩中有一小石，罅踞張頤，碧草披之，正如一青獅子。

微泉泠泠，自岩中出，舟行急，不能取嘗，當亦佳泉也。溪上有一峯孤起，秀麗略如小孤山，晚抵新灘，登岸宿新安驛。夜雪。——入蜀記

在這些例證裏，寫板，寫道路，寫花，寫刀，寫馬，寫日出，寫人家，寫寺，寫塔，寫筍橋，寫船，寫松，寫崖，寫市集，寫雁聲，寫碑石，寫小山，寫木棧，寫石，寫其他各項印象於作者甚深的特寫材料，都可以說是具體的輪廓的描畫。這些材料，有的是作者覺得新奇，有的是作者覺得富於詩意，有的是作者要繪出一個特殊的個性，或是特殊的色調，聲調，或是新的環境和新的感想。雖舉例偏於遊記，方法是一樣的；只要作者的領會力，觀察力，和描寫力強，所記當然能引人入勝。大體的講來，新奇的，美麗的印象，用詩意的筆致畫將出來，沒有不使人愛慕的。

各種藝術的製作都是一樣，並非是日記獨爲例外。材料的選擇，換句話說，就是材料選擇的經濟法，是要特殊注意的。我們不能預先說明何項材料應該採用，何項材料應

該特殊書寫。一切的例證，一切的理論在前面都有了，實在不能說出固定的法則來。選擇的力量完全靠自己。

這些話是彷彿說過幾次了，現在又重行提出。前面同時又也說過，日記的範圍很大，很自由，什麼都可以寫，祇要是你所想到的，看到的，聽到的，嗅到的，或摸撫到的。下面便引幾個這樣的例證，寫考據，寫對策，寫詩歌，寫米蟲，寫制服，寫范帽，寫夾巾，這些不僅是日記，且是有關於歷史的記載：

(五〇)四月二日。明文殿試制科，白衣蒲禹卿對策，其略曰：『今朝廷所行皆一朝一夕之事。公卿所陳者，非乃子乃孫之謀！暫偷目前之安，不爲身後之慮！衣朱紫者皆盜跖之輩，在郡縣者悉狼虎之人。奸佞滿朝，貪淫如市，以斯求治，是謂倒行！』執政皆切齒，欲誅之。衍以其言有益，擢爲右補闕。——幸蜀記

(五一)二十五日。陳炯齋(文榮)以詩稿見示，五古勝於七古，七古勝於近體，然五律亦饒風致。如：『竹簟招清夢，蕉窗響暗蛩』；『寒花猶戀蝶，疏柳不藏鶯』；

『有道甯妨拙，無生始出羣』；『晚花寒更白，殘蠟夜微紅』句，皆可摘也。炯齋，
楚雄縣人，余門下士，方爲騰越州訓導。是夕，微雪。——征緬紀略

(五二)七日。天富倉奏：米中生蟲如小蜂，尾後垂如米粒，曳之而行。——幸蜀
記

(五三)二十三日。入達園塞。塞凡三層，其制：下以棲夷人，中層右土司居之，
左爲喇嘛誦經所，中供佛，上層則土司婦女所憩也。夷人皆上衣下裳，婦女服長
衣，內着袴，辮髮作數十條，約以繩。其衣率罽毳氍毹之屬，附以雜色。男女戴
喇嘛帽，頭目耳綴大環二。瓦寺沃日人，皆薙髮作辮，金川則多蓄髮。——蜀徼
紀聞

(五四)六年，正月。禁民載危帽，其製狹中銳首，拂之卽墜——幸蜀記

(五五)咸康元年，正月朔。受朝賀，大赦改元。三月，衍至永陵，自爲夾巾，民
庶皆效之。還宴怡神亭。嬪妃妾妓，皆衣道服，蓮花冠，鬢髻爲樂。夾臉連額，

渥以朱粉，曰：醉妝。國人皆效之。——幸蜀記



現在想在這裏收束了。這一篇實在沒有說出什麼具體的方法來。一切的方法，大都藏在所引證的五十五個例證中。祇有希望讀者細細的領會去。至於前面所說的關於心理解剖日記，這裏，且徵引曼殊斐爾 (Mansfield) 日記的一部分，供給讀者們研究，從中國的日記文學裏找例證，事實上還不可能。

(一) 這一年我有兩個希望，寫東西和賺錢。想一想，有了錢，我們要走動的時候，就可以走動。在倫敦可以有一間房子，要怎樣自由就可以怎樣自由，可以完全獨立，用不着理會不相干的人。我們現在的偏促萬分，就爲了窮，麥雷呢不要錢，也不肯掙錢，我得去掙，怎樣的弄呢？第一寫完這本書，那是初步。什麼時候寫完？正月底。要是你能做到，你就有救了。要是我整天整晚的寫，我可以做得

到，是的，我做得到。來吧！

(二)我又要問自己一次，這一個永遠不得解決的問題，爲什麼產生的時候，在我是這樣困難？要是我現在坐下來只是把許多小說內的幾篇平鋪直叙的寫下來，——在我心中早就寫好的了，——還是要費好多天。小說多着呢，我坐在那裏把它們細細的想好，要是我克制了我的惰性，提起筆來，它們（它們是連一字一句都想好的了）應當自己把自己寫出來了，可是一到動作就難了。我沒有寫的地方啦！——這張椅子不舒服啦！——可是我一面口頭在埋怨，心中也知道這個地方，這張椅子就不錯。那麼，我究竟要不要寫呢？天哪！天哪！這是我唯一的志願，——唯一的滿意的出路啊！

(三)今天下午寫了『鴿巢』，我今天本沒有寫東西的興會，好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可是我寫完三頁，什麼都好了，這可以證明，（應當時時盡量的來證明）一個人已經想好了一篇小說，賸下的只有勞働這一層了。

(四)我自個兒在觀察人物得到的微妙的樂趣是大極了。……我對我平常稱爲自然

的感情也是如此，我要看的東西，別人不肯停下來看的，要是他們也停下來話，無非爲了要討我好，要順我意思，或是不願同我發生異見罷了。可是我生來的性情，只要我同人在一塊兒，我就在思量他們的意見同欲望，雖然他們的意見欲望，比起我自己的來，還夠不上一半那樣的當得起思量。

(五)我奇怪什麼虛心是那樣的困難。我並不以爲自己寫的很好；我看到自己的毛病，比無論何人都清楚些。我知道我失敗在那一點。可是，我在寫完一篇小說，沒起首寫第二篇的時候，我發見我已很有些得意。真是叫人心寒，看來我心中還有些根深蒂固的驕氣，一有些少的觸動便會生出一大枝芽來。……這給工作以種種不利。一個人應當清心靜性，可是一有了自滿的氣便不成了。……這是一種不應當有的內心的騷擾。安靜下來吧，純清下來吧。照現在的情形，無論寫什麼都不會行的；一定會滿是「渣滓」的……一個人應當學——應當練習——把自己忘掉，要是我不能自由的去掉了自覺心的望進她的心中去，我那能把安姑姑的真實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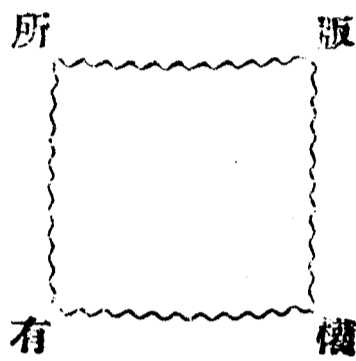
出來呢？——西澄譯

青年的讀者們，日記是最有意義的，無論在任何方面，你都有努力去寫，按日去寫的必要的。日記的用處，不但能以幫助你的思想和筆力的進展，幫助你記錄實生活，對於『人生』也是有莫大的關係的。所以，記得在阿麗沙日記裏說。『這日記，不會是我靈魂前邊立着的諂諛的鏡子。它可以幫助我在心裏重得着幸福。我要把它當成我自己完成的一個利器』，爲着『做人』，你也是有寫日記的必要的。



- | | | | | | |
|-----------|-------|-----------|-------|-----------|-------|
| (一) 驂鸞錄 | 宋 范成大 | (二) 入蜀記 | 宋 陸游 | (三) 幸蜀記 | 宋 居白 |
| (四) 征緬紀略 | 清 王德昶 | (五) 蜀徼紀聞 | 王德昶 | (六) 雪鴻再錄 | 王德昶 |
| (七) 滇行日錄 | 王德昶 | (八) 使楚叢談 | 王德昶 | (九) 懷台隨筆 | 王德昶 |
| (一〇) 西行日記 | 清 吳廣霈 | (一一) 伊犁日記 | 清 洪亮吉 | (一二) 續驂鸞錄 | 清 張祥河 |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三版發行



發行所

上海五四路
五百五十四號

光明書局

門市部 四馬路五六五號

分局 漢口特三區保華街五號

模範日記文選(全一冊)

實價大洋七角 (外埠酌加郵費)

編者 戴叔清

發行者 光明書局

印刷者 光明書局

青年創作辭典

全書十卷
實價一元

錢謙吾編輯
光明書局刊

你怎樣知道你不會創作？

鷄子出於鷄蛋，還在我們的時代是一件合乎科學的事實。工程師之出於打樣者，律師之出於低級辦事員，也是常有的事。同樣，文學青年的成爲大文學家，大著作家，也祇要經過相當的努力。怎樣去努力呢？……

向這條新路走！

- (1) 你必須經常研究創作；
 - (2) 你必須經常訓練觀察；
 - (3) 你必須經常學習描寫。
- 爲要有效地取得以上的三種創作能力，你更必須經常親近這部青年創作家所必讀的『青年創作辭典』。因爲……

這部書的特色是：

- 內容 全十卷，凡四百頁，從節季、天象、以迄萬種人物景情，從小說、散文、戲劇、詩歌、以迄一切描寫文章，都一律舉其絕妙好例，指示文學的方法與描寫的技術。
- 編法 分類詳密，註釋顯明，評解確切，方法直接，教學自修。均感新穎活潑。
- 作者 教育經驗豐富，著作質量充實，文壇聲譽甚高，編輯此書，尤費匠心，自謂曾歷時有兩年之久，選書至數百種之多，一再修改，始告成功。

現代青年書信

邱尼山 著 實價七角

現代青年書信是一本書信體中劃期的，啓蒙的青年讀物。

一，思想的新銳——這部書在各方面都不愧爲站着在時代的尖端及社會的指導層，爲了青年思想生活的進步，並爲了思想生活進步的青年而作的一部劃時代的書信讀物。

二，內容的普遍——這裏提出的都是青年實際生活上的問題，並給以正確的分析討論和批判，是普遍青年所需要的普遍內容。

三，材料的分配——在材料方面，大而至於世界，小而至於個人，以及青年時代的各階段，均有一定的分量。體製的完美，文筆的優異，範例的詳盡，爲任何同性質的書信集所不及。

四，編制的穎趣——有「書信寫法」一卷，說明了現代書信的本質，特點，分類，及其他如信紙信面等，持論純係根據最有現代風的著作而成。有「文藝書信」及「學術書信」各乙卷。「社會書信」「學校書信」「家庭書信」亦各占一卷，不僅具有文章風趣，又復可供實用參攷。

五，書價的平賤——全書十五萬言，字數與內容均富，印刷又與文筆媲美，售價僅七角，這點可以說是完全實現了「高級的書籍」兼「低級的書價」的理想。

上海光明書局發行

Mon Journal de Guerre 成紹宗譯

墨索里尼戰時日記

墨索里尼——
當代意大利的

一個最偉大的愛國志士和民族英雄——以他的勇敢戰鬥的經驗，寫了這一部美麗的三年（1915-1917）中的日記。亞爾卑斯山上的偉烈的血鬥，寒冬雪泥中的悲壯的苦戰，伊孫左河岸的駐防生活，一幅幅的都令人不忍掩卷！

尤其在目前救國抗日的防禦戰中，在反帝國主義的吶喊聲裏，同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迫近的前夜，這部戰史將以過去的事跡來教訓我們，來鼓舞我們，來策動我們。此時此際，這一部書確然是民衆的興奮劑，民族的強心針！

因此，我們要像墨索里尼把此書，獻給他的兵士一樣，轉示給全國的人民！懷着戰爭的熱情的人民！他自己說得正好：『這部書是我的，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一冊 實價七角

◀錄摘頁一記日▶

二月二十七日

〔全文見墨索里尼

戰時日記p.133〕

微微一點兒的太陽。現在，雪連綿地下了十五個鐘頭了。天如果繼續下雪，我們就會陷入難境。今天，我們沒有麵包了，這是第一次。如果奧國人認真進攻時，我們的戰壕的形勢是不容我們採取我們之所好的，我們必得抵抗到最後一人。這條戰壕正掘在從顧克拉峯崩下來的一堆岩石邊上，牠幾乎是壁直地延落到好幾百米突下面的旅團司令所在的高原。退是等於投入深淵，滾入深淵，所以必得抵抗，我們已準備着。

上海光明書局發行

國際名人傳
記叢書之三

蕭伯訥

【附輯「蕭伯訥
在中國」一卷】

石葦輯譯
實價九角

名滿世界的蕭伯訥，其足跡所至，每引起羣衆的熱烈追逐；其言論所及，羣衆的幽默深思。最近一度來華，幾番談話，大名動了愛好幽默的國人。但這迅

的新聞，猶如半傷殘碑，無以理解其所以然，更無鑑賞其偉大性。蕭七十

七年間的生活，偉業，軼事，妙語，有價值，又風趣

，故歐美各國，競相介紹，僅蕭傳單本，已有半打之多，愛讀者天下皆是，而我國迄無是項著述。蕭伯訥專書之輯譯，實有迫切需要。現本書

徑別具，容新鮮豐富，遠非尋常蕭伯訥傳記可比，且是蕭伯

訥講座和語錄，這是一部紀念碑的著述，給讀者們飽嘗一餐

饗宴，以滿足深刻緊張的求知熱與崇拜狂。全十四萬言，現已出版。

上海光明書局發行

新出版書 上海光明書局發行

青年創作辭典	錢謙吾編	實價一元	前	路	冰瑩著	實價八角
現代語辭典	李鼎聲編	二元八角	麓	山集	冰瑩著	實價六角
作文與修辭	石葦著	實價八角	碧血代替了唇脂	嚴夢著	實價四角	
小品文講話	石葦著	實價七角	春之煩惱	陳福熙著	實價五角	
現代青年書信	邱尼山著	實價七角	懷疑	陳福熙著	實價五角	
現代婦女書信	葉舟著	實價七角	深淵下的人們	邱韻鐸著	實價八角	
模範書信文選	戴叔清編	實價七角	長城中的少年	王獨清著	實價七角	
模範日記文選	戴叔清編	實價七角	綠村的戀愛	葉舟譯	實價四角	
曼殊書信	蘇玄瑛著	二角五分	國際名人二希特勒	楊寒光編	實價八角	
中國文學運動史資料	錢杏邨編	一元四角	國際名人三蕭伯納	石葦輯譯	實價九角	

重版書

中國文學史大綱	譚正璧著	四角五分	上帝的兒女們	張資平著	精二元二角 平一元四角
中國文學進化史	譚正璧編	一元三角	柘榴花	張資平著	五角五分
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	譚正璧編	精實價二元 平一元六角	素描	張資平著	實價四角
現代文學雜論	趙景深著	實價四角	戀愛與結婚	愛倫凱著	實價八角
國際名人墨索里尼自傳	魏谷合譯	精一元五角 平一元一角	社會進化史大綱	陸一遠著	實價一元
愛之渦流	張資平著	七角五分	中國社會組織	長野朋著	實價一元
熱情的書	邱韻鐸著	六角五分	汪精衛詩存	雪澄編	二角五分
暗雲	王獨清著	二角五分	汪精衛集	恂如編	一元四角
從軍日記	冰瑩著	實價五角	中國革命史	貝華著	四角五分
明珠與黑炭	張資平著	精一元四角 平一元	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	董霖著	實價七角

上海四馬路

光明書局

發行

門市部 四馬路五六五號
分店 漢口特三區保華街

